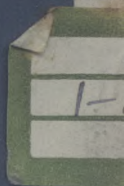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九

梨園原
顧誤錄
藝概
曲目新編
小棲霞說稗
詞餘叢話
續詞餘叢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九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九

目錄

梨園原……清·黃旛綽〔一〕
顧誤錄……清·王德暉 徐沅澂〔九〕
藝概……清·劉熙載〔一二一〕
曲目新編……清·支豐宜〔一三五〕
小棲霞說稗……清·平步青〔一七九〕
詞餘叢話……清·楊恩壽〔二三七〕
續詞餘叢話……清·楊恩壽〔二八七〕



梨園原



清·黄旛綽等著



梨園原提要

梨園原一卷，據本書序文說：在清代乾、嘉時候，有一位名叫黃旛綽的老藝人，彙集他生平所得，著成一書，名曰『明心鑑』。後來又經他的朋友胥園居士（莊肇奎）增加了一些考證，改名爲『梨園原』，有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序。書成未刻，原稿保存不善，頗有傷損。到道光時候，黃的弟子俞維琛、龔瑞豐得到這一殘稿，並各出心得，托友人秋泉居士（葉元清）代爲修正增補，再度成書，有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序。但仍未能刊行。一向祇有鈔本流傳。一九一七年，夢菊居士彙輯了兩種鈔本，並加以校訂，才初次鉛印出版。此後上海出版的兩種石印本（一種附在梨園大全之內），北京中華印字館出版的一種鉛印本（附老狠討封），都是根據夢菊居士本重印的。

在古代談論戲曲的著作之中，以表演技術爲主的，這是僅見的一部，尤其作者又是一個藝術修養很深的演員。雖然書中也還有些展轉鈔引的材料，迹近神話的傳說，難以置信，但其中藝病十種、曲白六要、身段八要，以及寶山集八則等，都是非常精鍊而扼要的實際經驗之論。



梨園原序

樂記云：『古者，樂部有樂師，分五音六律，以定四時八節之聲，以備享廟之用。』樂部之設，所由來也。今日梨園樂雖無金聲玉震、纍木貫珠，然亦作於朝廟，達乎鄉國，何爲乎以娼優例之，豈不負此梨園一業也！觀胥園居士贈黃旛綽先生梨園序，論梨園出處數則，皆有先聖先賢，證據班班可考，梨園之不應例入娼優也明矣。孟子有言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能無重？』余本陋劣無知，略明大義，爰敍數語以弁首。

嘉慶二十四年己丑望日，惕菴居士題。

惕菴居士姓鄭，名錫瀛，順天大興縣人。己亥科舉人，乙巳科進士。

胥園居士贈黃旙綽先生梨園原序

『鬼門道』者，乃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者，言其扮演者代鬼行事，故謂之鬼門道。愚俗不知，因戲場置鼓於門，卽訛傳爲『鼓門道』，於理無據；又曰『古門道』，皆非也。東坡詩云：『扮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正此謂也。趙子昂曰：『戲曲，良家子弟所扮演者，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或問其故，予曰：『戲文者，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其所作者，娼優豈能扮乎？推其門，正其理，娼優故以爲戾家也。良家子弟扮者，雖亦有風花雪月，然均合乎情理。當太平之盛，雍熙之治，欲追昔感今，故取良家子弟通於音律者，扮演戲曲，以飾太平，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戲」，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梨園樂者，唐明皇所賜；至於娼優，乃勾欄中樂工也。愚俗不明，呼爲一類，實未明其原耳。』

胥園居士姓莊，名肇奎，順天宛平人，乾隆癸酉科舉人。

修正增補梨園原序

乙丑之歲，余旅京師。暑夏長晝，頗厭塵囂。梨園中有俞維琛、龔瑞豐者，雅通文墨，於逆旅中時相過從。余每嘆其藝之精也，俞、龔謙抑特甚。處久之。一日，龔謂余曰：『吾子不嘗許吾之技爲可觀乎？』余曰：『然，誠絕技也。』龔曰：『吾之技，皆吾師教誨有方之力也。吾師黃旙綽先生，本江南書香，以家寒棄儒習樂，竟享大名。嘗彙其生平所得，筆之於書，名曰明心鑑。有胥園居士佳其志，助其考古證今，凡有關於梨園一業，雖片紙隻字，皆續載於是書。經數年之久，乃臻完美，復更其名曰梨園原。余幼孤，賴吾師鞠養，及長，敎之以技，每出示梨園原使讀之。嘗謂：『梨園之業，非賤業也。切須束身勿邪以自重，虛心勿怠以精其技。勿負吾言。』其後余出遊南省，數載始歸，而吾師已作古人矣。余弔其家，贈其貲。詢以是書，乃其後人不知愛護，鼠嚙蠹食，殆過半矣。余攜之歸，每欲修補以供後人，又苦不文。今吾子不以下交爲辱，敢布腹心，欲出此殘書，並平生所得，千君撰補，吾子其亦概許乎？』余欣然答之曰：『余於戲曲，固不了了，然心喜之深矣。況供撰繕之役，尚可勉爲無已。謹任執筆之勞，以成君之志。』翌日，龔出其書。

殘缺處，余代修補之；舛誤處余代考證之；龔、俞之所心得，余代撰述之。凡數十日，始告厥成。文不求工，但取其淺而易解。貽笑大方，是所不計。嗚呼！戲曲小道，精奥乃爾，可輕視乎？書成，爰序數語，以誌。道光九年，歲次乙丑，季夏，秋泉居士題。

梨園原

清・黃旛綽等著(註)

論戲統

古時戲，始一出鬼門道，必先唱紅芍藥一詞。何也？因傳奇內必有神、佛、仙、賢、君王、臣宰及說法、宣咒等事，故先持一咒，以釋其罪；兼利諸己——隔宿昧爽，因喉音閉塞，故齊聲而揚。古製云：『太子千秋歲，春園畫錦堂。一株紅芍藥，開遍滿庭芳。』取其曲牌名爲引口詞。後人因其單薄，添倒垂蓮，套其體也。

老郎神

老郎神卽唐明皇。逢梨園演戲，明皇亦扮演登場，掩其本來面目。惟串演之下，不便稱君臣，而關於體統，故尊爲老郎之稱。今遺有唐帽，謂之老郎盔，卽此義也。戲中所抱小娃，謂之喜神，取其善而利於技，非卽老郎。今人供翼宿星君爲老郎，其義未詳。

謝阿蠻論戲始末

戲者，以虛中生戈。漢陳平刻木人禦城退白登事，後爲之效，名曰『傀儡』。至唐明皇，選良家子弟，於梨園中演習戲文，分爲『生』、『旦』、『淨』、『末』、『丑』、『外』、『小旦』、『小生』，此八名爲正，而後增『付淨』、『作旦』、『貼旦』、『老旦』，共十二人爲全角，餘皆供侍從者。現身說法，表揚忠、孝、節、義，才子、佳人，離、合、悲、歡，揚善、懲惡，此亦大美事也。至宋、元則尤盛矣。董解元有曰：『扮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以四方之音傳戲，各從土語所傳，不可訛錯。習者擇之而取焉。

王大梁詳論角色

角色者，言其本角之物色也。生者，主也，凡一劇由主而起，一軼之事在其主終始，故曰生。旦者，乃於寅刻之先，以男扮女，是男非男，似女非女，見時不能分，因其扮粧時在天甫黎明，故曰旦。丑者，即醜字，言其醜陋匪人所及，撮科打諢，醜態百出，故曰丑。淨者，靜也，言其鬧中取靜，靜中取鬧，故曰淨。外者，以外姓人有尊崇之色者，故曰外。老旦，其所司母、姑、乳婆，亦應於黎明扮粧，老少雖不同，以其男女則一也，故曰老旦。末者，道始末也，先出場述其家門，言

其始末，故曰末。小生或作主之子姪，或作良朋故舊，或作少年英雄，或作浪蕩子弟，故曰小生。小旦或作侍妾，或養女，或娼妓，或不貞之婦，故曰小旦。貼旦，卽副旦也。凡男女角色，旣粧何等人，卽當作何等人自居。喜、怒、哀、樂、離、合、悲、歡，皆須出於己衷，則能使看者觸目動情，始爲現身說法，可以化善懲惡，非取其虛戈作戲，爲嬉戲也。

論鼓板樂式

雷海青傳古樂器云：『瑟、管、絃、絲、竹、塤、箎、鼓，文廟祀丁之日，合全樂奏之。漢武帝時，有東方曼倩其人，能識神鳥，能解鳥語〔一〕，善戲謔談笑，帝寵爲大夫。同朝之臣，惡其諂主，遣其他出。忽一日，鳥至殿，身羽五色，尾長三尺，朗鳴於庭。鳴時，雙目開閉不定，昂頭，立一足，伸一足，鳥尾搖擺。良久始去。帝詔朝臣問之，無一能識者。乃詔曼倩歸。帝述神鳥，曼倩答曰：「此神鳥，名十二鴻也。其鳴，乃歌也；其立，乃舞也。歌之時閉左目，出陽聲；閉右目，出陰聲。擺尾，乃分板眼。其尾分十二支，乃按十二月之數；加閏月生者，則十三支也。立一足、伸一足者，乃舞耳」。帝未深信。又過旬日，其鳥復至，朗鳴如前。帝使曼倩聽之。倩曰：「其所歌者，昇平之詞也。」帝命記其詞，大悅。卽日命諸臣作歌、作詞，而使曼倩作曲。於是曼倩按天文、地理、人物、宮室，分門編其牌名，依名塡詞。其後有毘陵蔣維忠先生，名孝，

嘉靖進士，製十三詞調譜；又有松陵詞隱先生，姓沈，名璟，萬歷進士，撰九宮曲譜〔三〕，辨陰陽，爲世所傳。此乃曲詞之始。至笙、管、笛、簫，古製有鳥頭，掩孔出字，卽如十二鴻閉目出陰、陽聲。笛有兩垂鬚，蓋卽鳥足之義。琴、瑟在同時就有，始三十六絃、二十四絃、二十六絃，後九絃、七絃。月琴四絃。琵琶四絃，彈出曰琵，彈進曰琶。琴、瑟調和，取「仙翁」二字和協。絃子等調，俗曰「堂」。諸樂器分爲尺、工、五、凡、六、合、四、一、上九字，而一、凡爲半音，六、合爲高低合音。此外尚有鼓、板、鑼。鼓之式，中心記黑，紅月，分陰、陽釘，蓋卽取十二鴻眼眶肉粟。古製有數尺見圓者，後來愈化愈小，故失釘數。板，古式十二塊，刻羽文在上，卽如十二鴻鳥尾。鑼乃點靜塞鬧，古製：進兵鼓、退兵鑼。今人亂爲敲鑼，可謂非法極矣。總之，各種樂器，均仿於十二鴻神鳥，依式草創耳。』

論曲原

王伯良曰：『曲者，樂之支也。自康衢、擊壤、黃澤、白雲以降，於是越人、易水、大風、瓠子之歌繼作，聲漸靡矣。樂府之名，仿於西漢，其屬有鼓吹、橫吹〔四〕、相和及淸商雜調諸曲。入唐而以絕句爲曲，淸平調、鬱輪袍、梁州、水之類；又創爲憶秦娥、菩薩蠻等曲，蓋太白、龜年輩實爲作俑。入宋而詞始大振，周侍御、屯田其最也。入元而益漫衍其製，北聲北曲，遂擅一代，顧未免滯於絃索，且

多染胡語。迨明季又變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歎，於善、美兼至，極聲調之能事。始猶南、北晝地相角；近年以來，燕都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盡效南聲，而北調幾廢。何元朗謂：「更數世後，北曲必且失傳矣。」』

明心鑑

詞曰：閑來仔細看端詳，關心音韻論幾莊：三仄還應分上去，兩平要辨陰陽。辨一番形狀、腔、白、情、文理，揣摩曲意詞合章。要將關目作家常，宛若古人一樣。樂處顏開喜悅，悲哉眉目怨傷，聽者鼻酸淚兩行，直如眞事在望。個個點頭稱讚，人人拍手聲揚，余前多受良方，今日始知無恙。

夫除恙者，非除人染病之恙，乃除梨園藝病之恙也。人病用藥療之，藝病豈可不求療治之法。求療治之法如何？必須於書中求之。可嘆人不知自己之藝病，不肯虛心，遂染成各種難改之藝病。病根一深，則雖欲再治，但恐不易耳。我梨園子弟務須愼之謹之。不必求其有功，只求無有藝病，日久技術必精，則可成爲上好之角色。卽如人，不必求身體何等強壯，如能善養，使其永久無病，則自然日見強壯矣。技藝之道亦然。

藝病十種

曲踵腿灣也。白火說白過火。錯字認字不眞。訛音將字音念訛。口齒浮口齒無力。强頸項頸不動。扛肩聳肩。腰硬腰不活動。大步行步太忙。面目板臉上不分喜怒。

曲　踵

無論踢腿、抬腿、坐時、立時，必須將腿伸直，不可曲灣。而行走時更須腿直、身不動，方能合乎台步。萬不可如平人隨便走路，曲直不定也。

白　火

說白固須字字清楚，不可含混，然而要分出陰陽、輕重、急徐，按其文之緩急，查當時之情形，應念急則急，應緩念則緩，方爲上乘。若一意急念，用力過猛，必致不合乎戲文；日久習慣，則成過火之病也。

錯　字

每讀劇本之時，必須字字斟酌。如有不認識者，或領教於人，或查閱字彙，必使其字音、字義全

然了了，然後出口。總之，虛心好問，卽無此病矣。

訛音

訛音者，似是而非也。比如『遺詔』念成『一道』，『彝蹈』念成『無道』，均係以訛傳訛，不但其音不對，聽者無從解釋，而其義亦無法講解也。

口齒浮

唱曲、說白，凡必須口齒用力，一字重千斤，方能達到聽者之耳；不然，廣園曠地，人數衆多，未必能人人聽淸。

强頸

凡唱念之時，總須頭頸微搖，方能傳出神理；若永久不動，則成傀儡矣。

扛肩

聳肩則覺項短，於台下視之，尤不美觀。

腰硬

腰硬則全身不靈活。文則如上馬、下馬，武則如舞弄刀、槍，皆仗腰間之靈活，方能出色。

大步

台步須大、小合宜。大則野，小則遲。行走過忙，勢必全身搖動，冠帶散亂，殊不雅觀。

面目板

凡演戲之時，面目上須分出喜、怒、哀、樂等狀。面目一板，則一切情狀俱難發揮，不足以感動人心，則觀者非但不啼不笑，反生厭惡也。

以上十病，皆係平素怠惰而得，切宜早日醫治。有詩如下：藝病渾身染，多因舊日惰。虛心當藥餌，病則立除却。

曲白六要

音韻。句讀(音逗)。文義。典故。五聲。尖團。

音韻

每發一字，先審其唇、齒、喉、舌、鼻，或半唇、半喉，或半舌、半齒，或半齒、半鼻，均須辨明。各有一定部分，不可強使歸於他部。特製出一表列下。按表類推，則不致有悞矣。

唇——非夫奉微
齒——至恥是射
喉——號奧靠歐
舌——黎樓亮列
鼻（無純乎鼻音，皆係與他音相轄者。如：）西一介進

按上表所列類推之，則發出之音，自然字正音圓，不致有唱者爲『天』聽者爲『焉』，唱者爲『地』聽者爲『息』，唱者爲『元』聽者爲『言』，唱者爲『黃』聽者爲『旁』之弊也。

句讀

句者，一整句也；讀（音逗）者，半句也。唱曲時不分句、讀，尚有腔調以繩之；惟說白必須句、讀分明，方能達出本意。如『豈不知聖人云』，『豈不知』三字爲讀，至『聖人云』始爲一句。說

白至讀時，略做一頓，不可過久；至一句，則稍久亦無妨也。

文義

曲白須先知其講解。又有字同義不同、字同音不同之別。

字同義不同：容易　從容　容貌

字同音不同：華山（音畫）　華夏（音划）　華蕚（音花）

以此類推，虛心研習，可免訛字、訛音之疵。

典故

詞曲說白之內，往往引用古人典故，務須查明出處，心中了了，則可以傳神。

五聲

五聲係陰平、陽平、上、去、入是也。唱曲不知發聲、收聲之理，則其字音出口卽變。要知五音之別，須將下列之表讀熟千遍，然後逢字卽知陰陽矣。

五聲表

陰平	陽平	上	去	入
風	縫	諷	奉	父
煙	言	眼	宴	易
聲	繩	省	盛	是
書	贖	屬	樹	朔

陰平——由高而低。發音高，收音低。

陽平——由低而高。發音低，收音高。

上——其音向上。

去——其音向前。

入——其音短而急。

凡工尺短者，可以脫口而出；工尺長者，須將一字分爲數音，如『人』字，若工尺長，則可分爲『任』、『惡』、『恩』，徐徐吐之。惟陰平字不宜分音。神而明之，得其三昧矣。

尖團

尖字、團字之分，近日罕有知其據者，往往團字變爲尖字，實爲曲白之大病。夫尖字係半齒音，

如酒、箭、線，乃半齒音，故應用尖；久、劔、現則不然，非隨意可以念成尖字也。近時多不察之。

身段八要

辨八形。分四狀。眼先引。頭微晃。步宜穩。手爲勢。鏡中影。無虛日。

辨八形——身段中有八形，須細心分清。

貴者：威容　正視　聲沉　步重

富者：歡容　笑眼　彈指　聲緩

貧者：病容　直眼　抱肩　鼻涕

賤者：治容〔四〕邪視　聳肩　行快

痴者：呆容　吊眼　口張　搖頭

瘋者：怒容　定眼　啼笑　亂行

病者：倦容　淚眼　口喘　身顫

醉者：困容　糢眼　身軟　脚硬

分四狀——四狀爲：喜、怒、哀、驚。

喜者：搖頭爲要　俊眼　笑容　聲歡
怒者：怒目爲要　皺鼻　挺胸　聲恨
哀者：淚眼爲要　頓足　呆容　聲悲
驚者：開口爲要　顏赤　身戰　聲竭

但看兒童有事物觸心，則面發其狀，口發其聲；喜、怒、哀、驚現於面，歡、恨、悲、竭發於聲。

眼先引——凡作各種狀態，必須用眼先引。故昔人有曰：『眼靈睛用力，面狀心中生。』

頭微晃——頭須微晃，方顯活潑；然只能微晃，不可大晃及亂晃也。

步宜穩——台步不可大，盡人皆知矣，然而亦不可過小。總之，須求其適中，以穩爲要；雖於極快、極忙時，亦要清楚。

手爲勢——凡形容各種情狀，全賴以手指示。

鏡中影——學者宜對大鏡演習，自觀其得失，自然日有進益也。

無虛日——言其日日用功，不可間斷；間斷一日，則三日不能復原。學者切記之。

寶山集八則

聲。曲。白。勢。觀相。難易。寶山集。宜勉力。

聲

聲歡：降氣　白寬　心中笑
聲恨：提氣　白急　心中燥
聲悲：噎氣　白硬　心中悼
聲竭：吸氣　白緩　心中惱

各聲雖皆從口出，若無心中意，萬不能切也。

曲

曲者，勿直。按情行腔。陰陽緩急，板眼快慢，當時情理如何，身段如何，與曲合之爲一，斯得之矣。

白

白病數字。數字者，卽按字直念也。昔人有詞曰：『說白病數字，佳者四聲全。（四聲乃歡、恨、悲、竭。）長、短、高、低語，官、私、緊、慢言，有如家常語，還同事樣般。聽者有興趣，能泣亦能歡。』

勢

樣勢也。昔人有詞曰：『勢貴如眞，要在虛心。對鏡去病，日見增新。』

觀相

學者於私下粧作古人，對鏡自觀。其品行忠直者，正直爲之；奸逆者，邪曲爲之。有意有情，一臉神氣兩眼靈。喜則令人悅，怒則使人惱，哀則動人慘，驚則叫人怯，如同古人一樣，始謂之眞戲。視聽之學，寔私下工夫也。有等登場者，意亂心荒，胆怯神散，雖認眞演唱，觀者惡之矣。

難易

概曰：『難』。余曰：『不難』。夫學者，必先難而後易。除是跨海、越山，餘無難事耳。能篤志學習，時時不倦，未登場之前愼思之，旣歸場之後審問之，焉有不日新日精者？若私下無工而妄想得大名者，未之有也。

寶山集

寶山集云：『曲唱千回腔自轉，白將四聲練如眞，狀多鏡里形容也，勢向三光觀影身。（三光乃日、月、燈之光也。影中勢好歹。）勤練，看』曲唱千遍，其身自轉。

宜勉力

寶山集云：『生、旦、淨、丑、末，雖分理一般。少年宜勉力，廢寢與忘餐。苦心天不負，技藝日加善。一朝聞妙道，夕死心也干。』

寶山集載六宮十三調

六宮

仙呂宮	清新綿邈	南呂宮	感歎悲聲
中呂宮	高下閃轉	黃鐘宮	富貴纏綿
正　宮	惆悵雄壯	道　宮	飄逸清幽

十三調

大石調　風流醞藉　　小石調　旖旎嫵媚

高平調　迢遙滉漾　　歇指調　急併虛歇

般涉調　惆悵頓挫　　商角調　悲傷宛轉

角　調　嗚呼悠揚　　宮　調　典雅沈重

徵　調　搖曳閃轉　　商　調　悽慘怨慕

羽　調　纏綿幽逸　　水　調　清幽委婉

雙　調　健捷激昂

涵虛子論雜劇十二科

一曰　神仙道化　　二曰　山林泉壑

三曰　披袍秉笏　　四曰　忠臣烈士

五曰　孝義廉節　　六曰　叱奸罵讒

七曰　逐臣孤子　　八曰　鏺刀趕棒

九曰　風花雪月　　十曰　離合悲歡

十一曰烟花粉黛　　十二曰神頭鬼面

書成何所名？名曰明心鑑。要訣盡其中，莫作等閒看。留贈後進者，暇時仔細參。天下無難事，惟須立志堅。大清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夏日，秋泉居士撰文。梨園後學俞維琛、龔瑞豐口述。

秋泉居士姓葉，名元清，字瑩子，保定府人。

重修梨園原序

余客京師，近十年矣。每於公餘之暇，留心社會。全國首都，百凡優美，而更以戲曲爲各埠冠，故酷好之。丙辰夏，訪余友逸菴於其齋，適有梨園老伶鄭蕙舫者，持抄本梨園原求售。蓋是書爲梨園前輩所撰述，後學視爲珍寶，秘不示人者。前清咸、同時代，三慶班名伶盧勝奎（俗名盧台子）獨藏此本。鄭爲盧之弟子，故得抄錄一册。迨至今日，乃成獨本。余素聞其書，無由得覩，乃囑吾友代購之。暇而披閱，始知遺漏甚多，深以爲憾。今歲孟秋，偶遊東曉市，見殘書堆中有抄本梨園原四頁，購之以歸。與舊本詳校，乃竟係舊本所缺者，欣喜過望。於是求助於逸菴，正其訛，考其誤，不半月是書乃成。並請於吾友，精印成書，以爲梨園後起之鄉導，顧曲者茶餘之談助。爰敘顚末，以爲重修是書之序。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上旬鄂人夢菊居士題。

〔註〕 原本無著者題名。

梨園原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梨園原，是用無名氏所鈔校的夢菊居士輯印本作底本。此本比較最爲完整，錯譌也最少。但仍有幾處顯然的錯字和脫字，已經改正，附識如下：

〔一〕『解鳥語』，原脫一『語』字。

〔二〕『九宮曲譜』，原作『九宮詳曲』。

〔三〕『横吹』，原作『簧吹』。

〔四〕『冶容』，原作『譪容』。

顧誤錄

清・王德暉 徐沅澂 同著

顧誤錄提要

顧誤錄，淸王德暉、徐沅澂合著。王德暉字曉山，山西太原人，著有曲律精華；徐沅澂字惺字，北京人，編有顧誤。兩書都不曾刊行。公元一八五一年，他二人在北京相遇，以同道知音，各出手稿，互相參校，合爲一書，標名作顧誤錄。

顧誤錄全書共四十章，其中約三分之一是談說律呂宮調的，多是陳陳相因之言，無甚精采；其它三分之二講論度曲方法，大體是綜合了度曲須知和樂府傳聲兩書而加以簡練的，但對於發聲、出字、收韵等法，該贍精當，頗有發明，亦足供研究我國戲曲歌唱法的參考。

顧誤錄的版本祇有一八五一年（淸咸豐元年）北京篆雲齋刻本。

序

凡物之秘，根乎氣，發乎聲，而皆可節之以語言文字。無心而聽之，則雖韶韹鏗鏘，何知其節奏；有意以求之，則即里巷謳啞，盡入於管絃。古人定律呂，別陰陽，編雅頌，理性情，譬如和羹者劑之以酸鹹，而莫名其酸鹹之妙，無非先得我心而已，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也。歷代之樂，損益有差矣。其求合乎旋宮者，大抵各由一徑，而同歸於入室。唐太宗集古樂之遺，翻成崑弋，蘊藉和平，允推雅正，迄今幾千百年，而僻壤荒陬，尙知學步，豈非莊子所謂天籟無方者乎？然而傳之不得其人，求之不盡其道，雖陽春白雪，幾於『下里巴人』等。何也？無樂書以爲之經，無律本以爲之緯。無韻學以爲之辨。他若梨園脚本，襲謬沿訛，荆野土風，偸腔換氣，求其聲聲合拍，不愧古人者，能幾何耶？慳字徐君，於讀書出宰之餘，輯成顧誤一編，探六律之源，闡九宮之秘，證今稽古，釐正詳明。其友曉山王君，素稱同調，辛亥歲遇於京邸，因出所著曲律精華，互相參校，付之剞劂。其將望大雅之有作，而進此道於依永和聲之盛，所以發明音律，而不與古樂俱泯者，亦僅僅賴此乎？余乃得觀其書，推其志，蓋恐後人之鹵莽滅裂，而愈深其誤，更冀後人之反

復詳求，而續正其誤，於以知此道之不可以語言文字盡者，亦在賞音者之各領其旨趣也夫。

咸豐元年辛亥花朝日山陰少白弟周棠拜手謹書。

顧誤錄目錄

四聲紀略
五音總論
五音口訣
十二律集說
十二律長短次序
十二律相生
十二律陰陽方位
七調方圖
七調圓圖
七調旋十二律圖
十二律旋宮圖
七音叶律圖
十二律宮調說
十二律宮調目
十二月宮調
音節所宜
度曲得失
度曲十病
度曲八法
學曲六戒
中原韻出字訣
辨聲捷訣

南北曲總說　南北方音論
南北宮調說　聲調論
工尺卽反切論　頭腹尾論
紅黑板論　襯字論
尾聲論　煞尾論
毛先舒陰陽略　沈衣仲养氣論
曲中厄難　韻學源流
陰去聲摘錄　北曲入聲字
南北韻逕庭字　俗唱正訛

顧誤錄

清・王德暉 徐沅澂 同著(註)

四聲紀略

蓋聞四聲之分，始於齊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因之作四聲類譜，而四聲始判。梁武帝以之詢周捨，捨以天子聖哲對之。至隋陸法言著切韻一書，唐孫愐增損之而爲唐韻，其學始盛行。元和韻譜云：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淸而遠，入聲直而促。後人爲切韻而設，又分平聲爲陰陽，陰平聲低而悠，陽平聲高而揚。樊氏五方元音，以陰平爲上平，陽平爲下平，誤矣。昔詞隱先生論曲，謂去聲當高唱，上聲當低唱，平聲當酌其高低，不可令混。其說良然。凡唱平聲，第一須辨陰陽，陰平必須平唱、直唱，若字端低出而轉聲唱高，便肖陽平字面矣。陽平由低而轉高，陰出陽收，字面方准；所謂平有提音者是也。上聲字固宜低唱，第前文遇揭字高腔，及曲情促急時，勢難過低，則初出口不妨稍高，轉腔即可低唱，平出上收。亦有上聲字面，所落低腔，宜短不宜長，與丟腔相做，一出即頓住，所謂上有頓音者是也。去聲宜高唱，尤須辨陰陽。如翠、再、世、殿、到等字，屬陰聲者，則宜高出，其發音淸越之處，有似陰平，而出口即歸去聲，方是陰腔。如被、敗、

地、動、義等字，屬陽聲者，其音重濁下抑，直送不返，取其一去不回，是以名去。然初出口不妨稍平，轉腔乃始高唱，則平出去收，字面方能圓穩；所謂去有送音者是也。若出口便高揭，必將被涉貝音，敗涉拜音，地涉帝音，動涉凍音，義涉意音，陽去幾訛陰去矣。俗云：逢去必滑；是送足必有餘音上挑，方是去聲口氣，然宜小不宜大，一有痕跡，失之穿鑿矣。入聲唱法，毋長吟，毋連腔，出口即斷；至緊板之曲，更宜一出便收，要無絲毫粘滯，方是入聲字面。否則，唱長則似平，唱高則似去，唱低則似上矣。惟平出可以不犯上去，短出可以不犯平聲。至於北曲無入聲，派叶平上去三聲中，此爲詞家廣其押韻而設，非爲歌者而言，然詞中旣叶三聲，歌時已無入韻。神明於北曲者，尤宜於呼吸之間，別其爲北曲之入，斯爲上乘。凡此皆登歌者所宜亟講，苟能細加體會，四聲當無遺憾，稍不經意，或賣弄太過，必致扭上作平，混入爲去，雖具繞梁，終不足取，吾願質之同好者。

五音總論

按五行之在天地間，無往不具。音之有五，亦猶行之有五也。天以五行化生萬物，物各具一五行。人之五音，即合乎五行，並應乎四時，配乎五方，通乎性情，准乎政事，動乎五臟，故宋史樂志云：盛德在木，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商聲乃作；盛德在水，羽聲乃作；

盛德在土，宮聲乃作；此合乎五行也。禮記月令云：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角在東，徵在南，宮在中，商在西，羽在北，此應乎四時，配乎五方也。劉向五經通義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使人恭儉而好禮，聞羽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白虎通云：宮者容也，含也，商者張也，角者躍也，徵者止也，羽者舒也，此通乎性情也。魏書樂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物、事，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矣。此准乎政事也。史記樂書云：宮動脾而正聖，商動肺而正義，角動肝而正仁，徵動心而正禮，羽動腎而正智；此動乎五臟也。可見聲音之道，感發性天，純乎天籟。昔者堯廷奏樂，百獸率舞，垓下聞歌，楚兵盡散，信有然也。

五音口訣

楊升菴曰：合口通音謂之宮，開口吐聲謂之商，張牙湧脣謂之角，齒合脣開謂之徵，齒開脣聚謂之羽。至於二變音，蓋因五音之中，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其音和，相去二律則其音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律，故謂之變徵，比徵稍殺，羽宮之間，近宮收一律故謂之變宮，比宮稍高，統謂七音。周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

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後人謂：宮音舌居中，商音口開張，角音舌縮卻，徵音舌拄齒，羽音撮口聚，與升菴之論吻合。今摘錄樊騰鳳五方元音一則，分列於左，以便初學。

喉音土脾宮，如烘、荒、呼、昏、歡是也。

齒音金肺商，如春、窗、初、攙、抄是也。

牙音木肝角，如經、堅、交、加、姜是也。

舌音火心徵，如丁、當、都、低、端是也。

唇音水腎羽，如崩、班、包、奔、波是也。

十二律集說

五音之本，生於律呂。陽聲六律，陰聲六呂，皆候氣管名。呂助律以宣氣，陰統於陽，故亦稱律。十二律中，以黃鐘爲律本，故黃鐘爲五音之宮。然旋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宋樂家用四清聲，合正律十二而爲十六。今太常仍循其舊，而所用者止黃鐘之合、太簇之四、姑洗之一、中呂之上、林鐘之尺、南呂之工、黃鐘清之六。其餘不用，猶隋所謂啞鐘也。其長短之序、相生之理、陰陽之位，及各調圖形，以及旋宮轉調之法，繪圖如左：

十二律長短次序夏尺分寸

黃鐘　一尺　用合
大呂　九寸四分三厘八毫
太簇　八寸九分零八毫　用四
夾鐘　八寸四分零八毫
姑洗　七寸九分三厘七毫　用一
仲呂　七寸四分九厘一毫　用上
蕤賓　七寸零七厘一毫
林鐘　六寸六分七厘四毫　用尺
夷則　六寸二分九厘九毫
南呂　五寸九分四厘六毫　用工
無射　五寸六分一厘二毫
應鐘　五寸二分九厘七毫
黃鐘清　五寸　用六

大呂清 四寸七分一厘九毫
太簇清 四寸四分五厘四毫
夾鐘清 四寸二分零四毫

十二律相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林鐘 上生 太簇
太簇 下生 南呂
南呂 上生 姑洗
姑洗 下生 應鐘
應鐘 上生 蕤賓
蕤賓 下生 大呂
大呂 上生 夷則
夷則 下生 夾鐘
夾鐘 上生 無射

無射	下生	仲呂
仲呂	上生	黃鐘

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下生應鐘爲變宮，上生蕤賓爲變徵。餘倣此。三分損一爲下生，三分益一爲上生。

十二律陰陽方位

孟春	太簇	寅陽	角
仲春	夾鐘	卯陰	角
季春	姑洗	辰陽	角
孟夏	中呂	巳陰	徵
仲夏	蕤賓	午陽	徵
季夏	林鐘	未陰	徵
中央	黃鐘		宮
孟秋	夷則	申陽	商
仲秋	南呂	酉陰	商

季秋	無射	戌陽	商
孟冬	應鐘	亥陰	羽
仲冬	黄鐘	子陽	羽
季冬	大呂	丑陰	羽

自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東故謂下生。其餘在子午西，故謂上生。子午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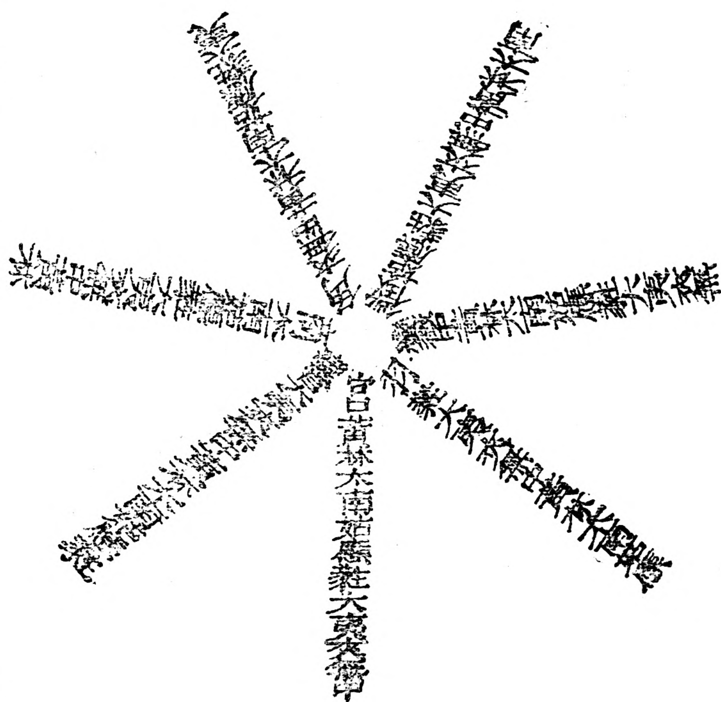
七調方圖

尺	尺	尺	尺	尺	尺	尺角
上	上	上	上	上	上商	上
一	一	一	一	一變宮	一	一
四	四	四	四宮	四	四	四
六	六	六羽	六	六	六	六
凡	凡變徵	凡	凡	凡	凡	凡
工徵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七調圓圖



七調旋十二律圖



十二律旋宫圖



黃鐘左旋隔八位，下生林鐘徵，徵右旋隔六位，上生太簇商，商生南呂羽，羽生姑洗角，角生應鐘變宮，變宮生蕤賓變徵，此黃鐘爲宮所用之七律也。如旋相爲宮，以大呂爲宮，則以夷則爲徵，夾鐘爲商，無射爲羽，中呂爲角，黃鐘爲變宮，林鐘爲變徵。餘俱倣此。查十二律中，有變徵，無變宮，兼倍律、半律而後七聲始備焉。

七聲叶律全圖

聲	律	管（律）	弦（度）
下羽（半太簇 半夾鐘）	倍夷則	一尺寸二分三厘六毫	八十五分小餘三三
	倍南呂	一尺零六分六厘六毫	七十九分小餘八九
宮	黃鐘	九寸	八十一分
	大呂	八寸四分二厘七毫	七十五分小餘八五
商	太簇	八寸	七十二分
	夾鐘	七寸四分九厘一毫	六十七分小餘四三
角	姑洗	七寸一分一厘一毫	六十四分
	中呂	六寸六分五厘九毫	五十九分小餘九二
變徵	蕤賓	六寸三分二厘	五十六分小餘八九
	林鐘	六寸	五十三分小餘二五
徵	夷則	五寸六分一厘八毫	五十四分
	南呂	五寸三分三厘三毫	五十分零五六
羽	無射	四寸九分九厘四毫	四十八分
	應鐘	四寸七分四厘	四十四分小餘九四
變宮（倍無射 倍應鐘）	半黃鐘	四寸五分	四十二分小餘六六
	半大呂	四寸二分一厘三毫	三十九分小餘九四

制律之則，長律生短律，皆隔八下生，三分去一，卽短律之度；短律生長律，皆隔六上生，三分益一，卽長律之度。此古制也。今此圖以陽律陰呂之五聲二變，與絃度淸濁二均之七分，分列於七聲之下，凡十四律，又益下羽二律，尤便旋宮轉調。其數下生隔九，上生隔七，管絃聲律皆叶，爲審音捷法。

十二律宮調論

古昔遵用雅樂，詳考載籍，久已失傳。至宋時已用燕樂行世。查宋史樂志，乃以夾鐘爲律本，以律爲經，以音爲緯。七音之中，不收徵音，不列二變，僅省爲四，曰宮、商、閏、羽，閏卽角音。以音之四，乘律之十二，合而爲四十八調。凡以宮聲乘律者，皆呼曰宮，以商、角、羽乘律者，皆呼曰調。除去中管五律，僅用黃鐘、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而成二十八調矣。宮聲者，生於黃鐘；商聲者，生於太簇；羽聲者，生於南呂；角聲者，生於應鐘。今其調已多散失。查續通考云：大石本外國名，與道宮、歇指，俱不多概見。般涉調卽般贍，譯言般贍，華言曲也，亦祇寥寥數曲而已。姑列其目如左，以存餼羊之意。

十二律宮調目

黃鐘
宮名正宮　商名大石調
角名大石角調　羽名般涉調

大呂
宮名高宮　商名高大石調
角名高大石角調　羽名高般涉調

太簇
宮名中管高宮　商名中管高大石調
角名中管高大石角　羽名中管高般涉調

夾鐘
宮名中呂宮　商名雙調
角名雙角調　羽名中呂調

姑洗
宮名中管中呂宮　商名中管雙調
角名中管雙角調　羽名中管中呂調

仲呂
宮名道調宮　商名小石調
角名小石角調　羽名正平調

蕤賓
宮名中管道調宮　商名中管小石調
角名中管小石角調　羽名中管正平調

林鐘　宮名南呂宮　商名歇指調
　　　角名歇指角調　羽名南呂調即高平調
夷則　宮名仙呂宮　商名商調
　　　角名商角調　羽名仙呂調
南呂　宮名中管仙呂宮　商名中管商調
　　　角名中管商角調　羽名中管仙呂調
無射　宮名黃鐘宮　商名越調
　　　角名越角調　羽名黃鐘調一名羽調
應鐘　宮名中管黃鐘宮　商名中管越調
　　　角名中管越角調　羽名中管羽調

查大成九宮譜所載北曲十七宮調、南曲十三宮調，皆出於此。

十二月宮調

正月用　仙呂宮　仙呂調
二月用　中呂宮　中呂調

三月用	大石調	大石角
四月用	越調	越角
五月用	正宮	高宮
六月用	小石調	小石角
七月用	高大石調	高大石角
八月用	南呂宮	南呂調
九月用	商調	商角
十月用	雙調	雙角
十一月用	黃鐘宮	黃鐘調
十二月用	羽調	平調
閏月用	仙呂入雙角	

九宮大成云：諸譜皆載仙呂入雙調之名。宮調並無是名，不知何倣。今選仙呂宮南詞、雙角北詞合套爲閏月，是爲仙呂入雙角，蓋取正月十月合而一之，履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十二月所用羽調，卽黃鐘調，因缺其一，故兩用之。子分夜半，於義亦合。

音節所宜

正宮、宜惆悵雄壯。　大石調、宜風流醞藉。
高大石調、宜拾掇坑塹。　中呂宮、宜高下閃賺。
雙調、宜健捷激裊。　道宮、宜飄逸清幽。
小石調、宜旖旎嫵媚。　南呂宮、宜感歎傷悼。
歇指調、宜急併虛歇。　仙呂宮、宜清新綿邈。
商調、宜悽愴怨慕。　商角調、宜悲傷宛轉。
黃鐘宮、宜富貴纏綿。　越調、宜陶寫冷笑。

以上音節，與曲情吻合，方不失詞人意旨，否則宮調雖叶，而對景全非矣。此製譜與登歌者，所亟宜審究而體玩者也。今人常有將就喉嚨，將曲矮一調唱，是歡樂曲痛哭而歌，悲戚曲嬉笑而唱也。切宜戒之。

度曲得失

凡人聲音不等，見解亦不同，或於此有所長，於彼即不能無所短。如唱得雄壯的，往往失之村沙。

唱得醞藉的，失之乜斜。唱得纖巧的，失之寒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又有專於磨擬腔調，而不顧板眼。或又專主板眼，而不審腔調，均係一偏之病。惟腔與板兩工，唱得出字眞，行腔圓，歸韻淸，收音准，節奏細體乎曲情，淸濁立判於字面，久之媚熟，則四聲不召而自來，七音啓口而即是，洗盡世俗之陋，傳出古人之神，方爲上乘。以下十病，八法，六戒，乃爲初學不求甚解者針砭，知音者幸勿以其淺近而忽之也。

度曲十病

方音

天下之大，百里殊音，絕少無病之方，往往此笑彼爲方言，彼嗤此爲土語，實因方音乃其天成，苦於不自知耳。入門須先正其所犯之土音，然後可與言曲。西北方音之陋，犯字固不可更僕數；南方吳音，所稱犯字最少，而庚青盡犯眞文。其餘各處土音，亦難枚舉。愚竊謂中原實五方之所宗，使之悉歸中原音韻，當無僻陋之誚矣。

犯韻

同一方音，又有各人單犯某韻。如北人多犯支思，南人多犯江陽，只須較正數字，其餘盡可隅反。未經道破時，更正似難，一經指明，易如反掌也。

截字

一字出口，無論幾許工尺，必得唱完，口不改樣，至尾方收本字之韻，方是此字音節。若中間略一張合，已將字截爲兩處，單字唱成叠字矣。或工尺未完，收口太早，下餘工尺，僅有餘腔，並無字面，此病最易忽略，亟宜審究。

破句

句法乃文理所關，切忌誤連誤斷，割裂詞旨，稍不經意，識者笑之。

誤收

某字收某韻，乃一定之理，人所盡知。常有出字並不舛誤，及至行腔，自恃喉音清亮，縱情使去，遂至往而莫返，收音時信口所之，不知念成何字。此爲曲中第一大病，雖名優老伶，皆所不免。

不收

一字唱完，須交代清楚，再唱下字，方是本字之音。如出而不收，張而不閉，是僅有上半字，無下半字，欲其入聽，不亦難乎？此病與上誤收，犯者極多。然最易治，一經道破，卽可立改，稍爲留意，卽不再犯。

爛腔

字到口中，須要留頓，落腔須要簡淨。曲之剛勁處，要有稜角；柔軟處，要能圓滿。細細體會，方成絕唱，否則稜角近乎硬，圓滿近乎緜，反受二者之病。如細曲中圓軟之處，最易成爛腔，俗名「緜花腔」是也。又如字前有疣，字後有贅，字中有信口帶腔，皆是口病，都要去淨。

包音

即音包字是也。出字不清，腔又太重，故字爲音所包，旁人聽去，有聲無辭，竟至唱完，不知何曲。此係僅能用喉，不能用口之病。喉音到口，須用舌齒唇鼻，別其四聲，判其陰陽，全在口上用勁，方能字清腔正。若聽喉發音，不用齒頰，雖具繞梁，終成笑柄。

尖團

北人純用團音，絕鮮穿齒之字，少成習慣，不能自知。如讀湘爲香，讀清爲輕，讀前爲乾，讀焦爲交之類，實難備舉。入門不爲更正，終身不能辨別。然而不難，要知有風即尖，無風即團，分之亦甚易易。

陰陽

四聲皆有陰陽，惟平聲陰陽，人多辨之。上聲陰陽，判之甚微，全在字母別之，曲家多未議及。入聲陰陽，中州全韻分之甚細，可以逐類旁通。至於去聲陰陽，最爲要緊，輕清爲陰，重濁爲陽，如凍、洞、壯、狀、意、義、帝、地、到、道之類，不可不審。

度曲八法

審題

曲有曲情，即曲中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中為何如人，其詞為何等語，設身處地，體會神情而發於聲，自然悲者黯然魂銷，歡者怡然自得，口吻齒頰之間，自有分別矣。觀今之度曲者，大抵背誦居多，有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所言何事，所指何人者，是口中有曲，心內無曲，此謂無情之曲，與童蒙背書無異。縱令字正音和，終未能登峯造極，此題之不可不審也。

叫板

曲牌不同，故起板各異。如集賢賓、二郎神、傾盃序、繡帶兒、小桃紅等曲，起板在一二句之後。如桂枝香、解三醒、鎖南枝、駐馬聽等曲，一二字即起板。其未起板之前，無論幾字，萬不可拖長，務須連唱、快唱，使之一氣呵成，緩則節奏散漫，上板處不能扼要矣。須於上板之前一字，蓄勢叫板，庶緩急可以自操，不受管弦束縛，否則為和我者所制，緩急焉能自主。

出字

每字到口，須用力從其字母發音，然後收到本韻，字面自無不准。如天字則從梯字出，收到焉字；巡字則從徐字出，收到雲字；小字則從西字出，收到咬字；東字則從都字出，收到翁字之

類。可以逐字旁通，尋繹而得，久之純熟，自能啓口即合，不待思索，但觀反切之法，即知之矣。若出口即是此字，一洩而盡，如何接得以下工尺？此乃天籟自然，非能扭揑而成者也。

做腔

出字之後，再有工尺則做腔。闊口曲腔須簡淨，字要留頓，轉彎處要有稜角，收放處要有安排，自然入聽，最忌粗率村野。小口曲腔要細膩，字要淸眞。南曲腔多調緩，須於靜處見長。北曲字多調促，須於巧處討好。最忌方板，更忌乜斜。大都字爲主，腔爲賓。字宜重，腔宜輕。字宜剛，腔宜柔。反之，則喧客奪主矣。至於同一工尺，有宜大宜小，宜連宜斷，宜串宜縮之處，則在歌者之自爲變通，隨時理會。

收韻

何字歸何韻，乃一定之理，往往一不經意，信口開合，則歸入別韻，不成此字，實爲笑談。此條最易忽略，犯者十居八九，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歌者盲心，聽者棘耳。常有名優老伶，以此貽羞而不自覺者，皆苦於無人道破也。

換板

曲之三眼一眼，本係一體，原可無須頭末眼，如納書楹僅載中眼，已足爲法。蓋緣頭末眼本無定處，可以聽人自用，今譜爲初學立法，故增之爲容易地步。至換板之說，乃配宮調者，此牌

板數不足，須加板方合格局，或板數已足，須撤板以符定數，度曲到此，須將氣勢搬足，順其自然節奏，總成一板，方無拗折之患。凡尾聲疊板之下，接唱處皆然。

散板

曲之有板者易，無板者難。有板者，聽命於板眼，尺寸自然合度。無板者，須自己斟酌緩急，體會收放，過緩則散慢無律，過急則短促無情，須用梅花體格，錯綜有致；有停頓，有連貫，有抑有揚，有中有縮，方能合拍。

擻聲

曲之擻處，最易討好。須起得有勢，做得圓轉，收得飄逸，自然入聽。最忌不合尺寸，並含混不清，似有如無，令人莫辨。即善於用擻者，亦不可太多，多則數見不鮮矣。

學曲六戒

不就所長

人聲不同，須取其與何曲相近，就而學之，既易得口氣，又省氣力。往往有絕細喉嚨，而喜闊口曲冠冕，嫌生旦曲扭揑者。又有極洪聲音，而喜生旦曲細膩，嫌闊口粗率者。舍其所長，用其所短，焉能盡善？是首戒也。

手口不應

初學入門，必宜手拍板眼，口隨音節，方易純熟。且板路一順，日後不致有舛。若自負口有尺寸，竟不拍板，或信手亂拍花點，最爲誤事，經久必有板眼模糊之病。又有手雖拍板點眼，而與口中不合，不能手口如一者。須先令其將手習准，不至爲口之累，然後再爲授曲。

貪多不純

此人之通病，穎悟者爲尤甚。曲詞並未成誦，板眼亦未記清，即要看譜上笛。略能記憶，即想再排二支，此套未完，又想新曲。如此學法，焉能盡善？且轉眼即忘，必至一生之曲，並無一套完全者。切宜戒之。

按譜自讀

此穎悟者之病。略解工尺之高下，即謂無須口授，自己持曲按讀，於細膩小腔，纖巧唱頭，不知理會，縱能合拍，不過背誦而已。甚至有左腔別字，缺工少尺之處，罔不自覺。而於曲情字眼，節奏口氣，全然未講，不知有何意味？

不求盡善

今人聲歌，雖屬陶情之事，然既性躭於此，爲何不求甚解？苟能曲盡其妙，亦人生快事也。何以半生所好，猶不解四聲，莫辨陰陽；甚至油口爛腔，俗伶別字，俱不更正，同流合汙，有何

樂趣？識者告之，反覺多事，吾不解其何心也。

自命不凡

亦人之通病。恃自己聲音稍勝於人，加以門外漢贊揚，箇中人事故，遂眞覺此中之能事畢矣。其實並未入門。此等人，於人之長處，必漠不關心，己之短處，更茫不自解。又復逢人技癢，不肯藏拙，從此學盡詞山曲海，永無進境，實爲可惜！

中原韻出字訣

一東中，舌居中。　二江陽，口開張。

三支思，露齒兒。　四齊微，嘻嘴皮。

五魚模，撮口呼。　六皆來，扯口開。

七眞文，鼻不呑。　八寒山，喉沒攔。

九桓歡，口吐丸。　十先天，在舌端。

十一蕭豪，音甚清高。　十二歌戈，莫混魚模。

十三家麻，啓口張牙。　十四車遮，口略開些。

十五庚青，鼻裏出聲。　十六尤侯，音出在喉。

十七浸尋，閉口眞文。
十八監咸，閉口寒山。
十九廉纖，閉口先天。

辨聲捷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次兼行。
難呼語句皆爲濁。易紐言詞盡屬清。
鬭口班豹碧邠剝。舐舌當帝滴都丁。
口含呼虎烏胡顧。舌捲伊幽乙謁英。
口撮尊春書呂出。齒齊之時始實成。
正齒止征眞志只。穿牙租摘塞箏笙。
通喉勾狗侯鷗厄。逆鼻蒿豪好赫亨。
齶上囂妖嬌矯轎。舌根機結計堅經。
縱唇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詫宅棖。
口合甘含咸監甲。唇開何可我哥甖。
字母貫通三十六。要分清濁重和輕。

會得此中眞妙訣。　世間無字不知音。

南北曲總說

曲源肇自三百篇，國風雅頌，變爲五言七言，詩詞樂章，化爲南歌北劇。自元以塡詞制科，詞章既夥，演唱尤工，往代未之踰也。迨至世換聲移，風氣所變，北化爲南。蓋詞章既南，則凡腔調與字面皆南，韻則遵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靑陽、四平、樂平、太平之分派。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憤南曲之陋，別開堂奧，謂之『水磨腔』，『冷板曲』，絕非戲場聲口；腔名『崑腔』，曲名『時曲』，歌者宗之，於今爲烈。至北曲之被絃索，始於金人完顏，勝於婁東，然巧於彈頭，未免疎於字面，而又弦繁調促，向來絕鮮名家。邇來詞人頗懲紕謬，釐聲析調，務本中原各韻，於是絃索之曲，始得於南曲並稱盛軌。於今爲初學淺言之：南曲務遵洪武正韻，北曲須遵中原音韻，字面庶無遺憾。唱法：北曲以遒勁爲主，南曲以圓滿爲主。北曲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詞情多而聲情少；南曲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詞情少而聲情多，故有磨腔絃索之分焉。至於南曲用五音，北曲多變宮變徵；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多於正字落板，而襯字亦少，北曲襯字甚多，皆可一望而知者也。

南北方音論

方音之不同，或誤於不分母，或誤於不分韻。如北音尖團倒置，則香、廂、姜、將、羌、槍之類，無所區別。南音雖辨尖團，而於商、桑、章、臧、長、藏之類，亦不能分。此母不分也。北音於陳、程、銀、盈、勤、檠、神、繩、林、靈、貧、平、民、鳴、親、青、賓、兵、奔、崩、根、庚、眞、蒸、新、星、賀、貨、個、過等字，分之甚細，南或合而爲一；南於饅、蠻、豌、彎、官、關、氈、詀、潘、攀、般、班、堅、艱、賢、閑、延、顏等字，分之甚清，北或合而爲一。此韻不分也。又如詳、徐、鼠、初四字，北音讀邪洋、邪于、審五、穿烏切，皆與等韻同。南音則讀晴陽、全魚、喘武、村舒切，皆與等韻異。又如詩、書、知、朱、城、池六字，南音則讀如思、蘇、玆、租、層、慈，此不同之顯者。如年、娘、女三字，北音舌舐上腭而出，南音則舌舐下腭，疑北方爲土音。幸詞隱先生追考正韻，窮源到底，而土音之宼始辨，此不同之微者。其餘天下之大，百里異音，即南與南，北與北，亦有大相懸絕之處，何可勝言哉。

南北宮調說

宮調之說微渺矣，周德清習焉而不察，沈詞隱語焉而不詳，其雜見於歷代韻書者，筆難殫述。第

撮其要：蓋古以十二律乘七音，得八十四調，復以律自爲經緯乘之，得百四十有四聲。後世不勝其繁，減去徵音及二變，省爲四音，乘十二律而爲四十八宮調。自宋以後，仍不能具存，而僅存中原音韻所載六宮十一調，曰：仙呂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鍾宮，正宮，道宮，大石調，小石調，高平調，般涉調，歇指調，商角調，雙調，商調，角調，宮調，越調，總之所謂十七宮調也。自元以來，北亡去道宮、歇指調、角調、宮調，南亡去商角調，僅存十二宮調，惟北曲用之。南曲又變爲九宮十三調，蓋去宮聲不用：其中所列仙呂等六宮，皆呼爲調。蓋以仙呂爲一宮，羽調附之，正宮爲一宮，大石調附之，中呂爲一宮，般涉調附之，南呂爲一宮，黃鍾爲一宮，越調爲一宮，商調爲一宮，小石調附之，雙調爲一宮，仙呂入雙角爲一宮，共十三宮調，變之最晚。調有出入，詞則略同，而與十七宮調，不妨並用者也。

聲調論

古制律呂，陰陽各六。其生聲之理，陽律六音而繼以半律，陰呂六音而繼以半呂，各得七聲，至八而原聲復，是律呂雖有十二，而用之於七也。五聲二變，合爲七音。近代用工尺等字以名聲調，四字調乃爲正調，卽宮音也。是調皆從正調而翻。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下，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者，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於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

上字調。曲音過哀，則用凡字調，或六字調。今譜中仙呂調爲首調。工尺調法，七調俱備，高不過五，下不過乙，旋宮轉調，自可相通。

工尺卽反切論

反切始於魏孫炎，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以兩字相合而成一聲，上字爲母，取其反母，故謂之反；下字爲韻，取其切韻，故謂之切。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蓋取反覆切摩以成音之義也。愚謂曲之工尺以度其音，猶字之反切以得其韻，如曲中有二工尺之字，乃天然反切，絕無纖毫假借。卽字用一工尺者，亦出口之字，與收音之字，與反切脗合，不殊此理。至工尺多者，無論幾字，試去其中間工尺，只取首字之音，與末字之音，合而讀之，卽本字之反切也。出乎天籟，毫髮不差，如明晳其理，倘有未准之字音乎？

頭腹尾論

字各有頭腹尾，謂之聲音韻。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頭；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三者之中，韻居其殿，最爲重要。計算磨腔時刻，尾音十居五六，腹音十有二三，若字頭之音，則十且不能及一。蓋以腔之悠揚，全用尾音，故爲候較多，顯出字面，僅用腹音，故爲時

稍促。至於字頭，乃幾微之端，發於字母，爲時曾不容瞬，於蕭字則似西音，於江字則似幾音，於尤字則似衣音，卽字頭也。由字頭輕輕發音，漸轉字腹，徐歸字尾。其間運化，既貴輕圓，猶須熨貼，腔裏字則肉多，字矯腔則骨勝，務期停勻適聽爲妙。

紅黑板論

板、卽古之拍也。魏晉之代，有宋纖者善擊節，始製爲拍，唐黃番綽造爲之。蓋凡曲句有長短，字有多寡，調有緊慢，一視板以爲節制，故謂之板眼。初啓口卽下者爲實板，亦曰劈頭板。字半下者爲掣板，亦曰腰板。聲盡而下者爲截板，亦曰底板。場上前人唱前調末一板，與後人接唱次調頭一板，齊下爲合板。此古法也。後人分板爲五：、爲頭板，」爲腰板，一爲底板；三者皆爲正板。×爲頭贈板，×爲腰贈板。葉廣明納書楹分之最細，俗稱紅黑板。是以正板爲紅板，贈板爲黑板也。惟南曲用之。大抵紅黑間用，無論何樣板起，末字必須紅板住也。次曲抽去贈板，取其便易；如首次曲牌名俱同，再次曲可以抽板矣。有贈板中唱散板一句者，或贈板中忽唱無贈板者，又或末二句唱無贈板者，此皆演家取其便處，並非正格。至於浪板，原爲跌宕曲情而設，雖清唱亦不可少，如活捉思凡撈月羅夢之類，被弦索者，皆宜用之；但要審度音節，不可濫用耳。

襯字論

古詩餘無襯字。曲之有襯字，猶語助也。凡對口曲，不能不用襯字，以暢達文理，而不可當作正文。俗譜不能辨別，將襯字亦下實板，致主客不分，體格錯亂，句法參差，後人認作實字，襲謬承訛，伊於胡底。

尾聲論

尾聲乃經緯十二律，故定十二板。式律中積零者爲閏，故亦有十三板者。句僅三句，字自十九字至二十一字止，多卽不合式矣。如四夢傳奇之尾聲，多不入格局，至有三十餘字者。度曲不顧文義，删落字句，遵依尾聲格式，則兩失之矣。

煞尾論

北調煞尾，最爲緊要，以之收拾一套之音節，結束一篇之文情。宮調旣分，體裁各判，在仙呂調曰賺煞，在中呂調曰賣花聲煞，在大石角曰催拍煞，在越角曰收尾。諸如此類，皆秩然不紊。至於慶餘，乃諸調煞尾之別名，用者尋其本而自得之。

毛先舒陰陽略

四聲俱有陰陽，惟上聲不講可以無礙，其餘三聲，俱當細細體認，使之判然有別，方不致拗喉棘耳。其法每部以四字爲准，諸聲尋理，逐類可通。

陰平聲，冲、該、箋、腰。陽平聲，蓬、陪、全、潮。

陰去聲，貢、介、霰、釣。陽去聲，鳳、賣、電、廟。

陰入聲，穀、七、妾、鴨。陽入聲，孰、亦、爇、蠟。

沈衣仲養氣論

度曲者得四聲之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於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音稍長即類陰，陰平發音稍重即類陽矣。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有鏗鏘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辨別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譚子化書云：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跡矣。

曲中厄難

聽曲者，須於字面腔調，及收放齒頰之間：辨歌者工拙，若一聞喉音清亮，便擊節稱賞，人早知其爲門外漢矣。或有並不聽歌者優劣，稍記曲詞，卽從旁隨聲附和，其聲反高於歌者之聲，不容歌者盡其所長。又或强作解事，信手代拍板眼，以致歌者節奏不能自主。甚至從旁喧嘩鬨鬧，行令猜枚，以及烟氣薰人，使吹唱者氣咽不能張口，凡此皆是曲中厄難。遇此等時，只好停歌罷吹，不必免强從事。

韻書源流

漢魏以上無韻書。晉陸機文賦曰：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文人言韻，始見於此。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唐郭知元附益之。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爲謬，復略加删正，別爲唐韻之名。宋眞宗祥符元年，改唐韻爲廣韻，以行於世。學者多言韻書本於沈約，隋書藝文志，有約所著四聲類譜一卷。不知約書，實本於齊中書郎周彥倫四聲切韻而作。隋志舊唐志亦載聲類等凡十餘家，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宮羽。是約之前，已有此書，約特小有更定耳。宋景祐四年，著禮部韻略五卷。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乃翰林學士丁度所修，止九千五百九十字，

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止爲科舉之用；其曰略者，不備之稱也。又按宋時有集韻一書，乃寶元二年詔宋祁鄭戩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書成賜名集韻。元初黃公紹，纂韻會舉要一百七卷，後之詞人相承用之。

陰去聲摘錄

中原十九韻，上去入三聲，不分陰陽。中州二十二韻，四聲盡分陰陽。不分者未免混淆，盡分者又多牽涉，學者幾於無所適從。因思出字陰陽，惟去聲辨之宜審，而北人口中，盡係陽去，並無陰聲，故將陰去聲摘錄於左，以便查考。

東鍾

凍都弄切。　棟　蝀　痛土弄切。

送蘇粽切。　宋　縱租送切。　貢孤瓮切。

供　空枯貢切。　控　甕烏貢切。

諷夫貢切。　衆阻瓮切。　種　中

迸逋孟切。　閧胡貢切。　哄

江陽

絳家漾切。
喪思葬切。
相西向切。
當刀浪切。
葬遭喪切。
瘴
抗
况花誑切。
帳
戇
掆

降
誑孤放切。
向奚漾切。
擋
髒
帳
曠枯妄切。
晛
暢
上升帳切。
愴又妻喪切。

虹又叶紅。
將嗟相切。
嚮
放夫妄切。
嶂張去聲。
漲
壙
唱車讓切。
鬯
尚中州歸陰。
怏衣盎切。

盪他浪切。
醬
謗巴放切。
盎衣浪切。又烏浪切。
障
亢考妄切。
纊
倡
壯撾讓切。
創窗去切。
胖鋪謗切。

支時

試詩主切。　弑　使　始
帝又叶翅。叶帝。　次倉四切。　刺　廁作四非。
泗思漬切。　駟　賜　思
笥　伺　肆　四
恣資四切。　漬　滓　至之是切。
志　識　誌　痣
觶張世切。　贄　摯　幟
熾　質　識

齊微

記背意切。　計　季　悸
旣　曁　冀　薊
驥　繼　寄　忌
髻　繫又叶戲。　氣區意切。　棄
企　契　禊　憩

器　締　替湯利切。　祭精細切。　細西計切。　倚　饐欣計切。　蔽　沸方未切。

砌妻計切。　禘　剃　際　壻作絮非。　瘵　戲　臂北叶貝。　譬品謎切。

妻　蒂　涕　霽　意陰計切。　縊　陛邦謎切。　秘　屁

帝滴意切。　蝃　嚏　濟　裔　懿　閉　嬖

歸　回中原此韻入齊微

桂孤畏切。　檜　誨　晦

貴　獪　悔　繪

饋　儈　諱　畏溫貴切。

膾　賄胡畏切。　會以下三字，斛要作陽。　穢

尉　慰　塊哭畏切。　愧

綴阻稅切。　贅　吹出畏切。　說尸畏切。

稅　銳　蛻　帨又叶兌。

對當畏切。　碓　最尊畏切。　醉

翠粗畏切。　脆　毳又初瑞切。　吹初瑞切。

誶蘇畏切。　碎　粹　歲

祟　遂以下四字，韓要作陽。　隧　穗

邃　貝邦妹切。　背　輩

配滂妹切。　轡　沛　旆

霈　帔　墜之瑞切。

知如

中原此韻入齊微

注張恕切。　註　炷　駐

澍　鑄　紵　著又北叶潮。南叶灼。

世申智切。　勢　處昌恕切。　製張世切。

制　致　置　智
緻

居魚中原此韻合蘇徒爲魚模

踞居遇切。　距　鋸　倨
據　遽　句　娶全聚切。
趣　覷　絮須句切。　去區遇切。
恕書務切。　庶　戍

蘇徒

固光惡切。　顧　蠱　故
庫枯故切。　袴　惡鳥故切。　污又平聲。
數霜故切。　疏又平聲。　妒東兎切。　蠹
吐湯路切。　兎　做足務切。　措粗務切。
醋　錯北叶草。　素蘇故切。　遡

訴　塑　布卜務切。　佈

怖　舖素暮切。　付方故切。　咐

計　富　赴　副

賦　傅

皆來

介江隘切。　芥　擠　戒

誡　界　解又叶械。又上聲。二音。　屆

帶當賴切。　戴　櫴　給又叶太。又音上聲。

貸中州陰陽雙收。　太湯賴切。　汰　泰

態　再賊愛切。　載又上聲。　菜倉賫切。

縩　賽桑載切。　塞北叶死。　塞又之愛切。陽音亦收。

隘乙愛切。　拜邦賣切。　派旁賣切。　湃

蓋各愛切。　丐　漑　槪

慨克愛切。　愛阿蓋切。　怪光外切。　壞呼外切。

快匡外切。　塊　蒯　帥朔愛切。
率南入拍陌韻。　曬雙愛切。　殺　嘬抽怪切。
蘶　債讒愛切。

眞文

鎮之認切。　振　震　賑
娠　趁痴忍切。　櫬　櫬
舜書閏切。　瞬　頓都論切。　褪土損切。
晉擠印切。　進　縉　信西晉切。
迅　汎　訊　俊疽醞切。
雋　駿　峻旬去聲。　濬
徇下二字，韓要歸陽。　殉　寸粗遜切。　遜孫去聲。
巽　印衣覲切。　釁希印切。　慍紆訓切。
醖　蘊　訓需閏切。　鬢賓去聲。
殯　擯　奮分去聲。　僨

憒　簣　分又平聲。　棍姑醞切。
困苦搵切。　闠　搵烏棍切。　艮哥恨切。

寒山

幹干去切。　看康幹切。　按阿幹切。　案
漢呵幹切。　慣光患切。　丱　串叉叶劍。
篡粗按切。　間江限切。　澗　諫
歎湯爛切。　炭　贊臧散切。　讚
瓚陽亦收。　粲倉散切。　璨•　燦
散桑讚切。　晏衣澗切。　訕山去聲。　絆邦按切。不叶伴•
扮　盼滂慢切。　泛方扮切。　販
限希按切。陰陽雙收。　腕烏慣切•　誕當按切。　旦但入陽。

歡桓

喚火慣切。　渙換入陽。　煥　貫戈玩切。

灌
冠
算桑喚切。
鑽臧算切。
泮伴、畔、俱入陽。

觀
斷當亂切。陰陽雙收。
蒜
彖湯亂切。

鸛
爨倉算切。
半波漫切。
判鋪幔切。

盥
竄
亂郎斷切。
叛畔要入陽。

先天

殿爹燕切。陰陽雙收。
濺賤入陽。
霰
咽又野入聲。
片皮面切。
扇奢釧切。
徧邦面切。
見雞燕切。

箭嗟線切。
茜且燕切。
燕衣見切。
獻希見切。
騙
煽
變
建

薦
倩又青去聲。
宴
憲
戰遮怨切。
絢虛怨切。
釧船去聲。
鑒

餞
線西燕切。同綫。
嚥
怨於脊切。
顫
眩
捵梯練切。
勸區怨切。

劵　眷居怨切。　狷　絹
卷　選須怨切。又上聲。　譴邱燕切。　囀朱怨切。又上聲。
轉又上聲。

蕭豪

肖桑要切。　笑　嘯　鞘
眺湯料切。　跳　糶　弔底要切。
釣　豹邦奥切。　報　造倉竈切。
操　竈兹傲切。　躁　噪桑告切。
燥　奥阿告切。　懊又上聲。　噢
鈔尺奥切。　少傷照切。又上聲。　哨　燒又平聲。
靠康告切。　犒　票披要切。　剽
套湯撈切。　竅邱要切。　峭倉笑切。　俏
悄又上聲。　醮藏笑切。　要衣叫切。　告岡奥切。
誥　耗亨告切。　好又上聲。　照張奥切。

詔　罩　叫江要切。　教又平聲。
覺又叶角。　較　校又叶效。　到當澇切。
倒　孝希要切。　砲滂奧切。

歌羅

箇干賀切。　个　過官涴切。　課康個切。
坷　唾拖去聲。　做臧箇切。　佐
左又上聲。　貨呼臥切。　破頗去聲。　播補貨切。
剁多去聲。　挫倉箇切。　些鎖去聲。又西磋切。

家麻

稼江亞切。　嫁　架　駕
價　假又上聲。　亞央駕切。　婭
迓　訝　霸班駡切。　壩
靶　卦關化切。　掛　怕攀駡切。

帕　化荒卦切。　詐莊價切。　跨苦化切。
胯　岔產詐切。　姹　汊
杈又入皆來、歌羅。　凹瓦去聲。又叶天。　嚇香亞切。　罅
唬

車遮

這張舍切。　蔗　蹠　炙又叶隻。
柘　舍申蔗切。　赦　借茲夜切。
卸仙借切。　瀉　趄親夜切。

庚青

敬基映切。　竟　徑　鏡
映伊敬切。　應　媵　慶溪映切。
磬　罄　訂低另切。　釘
定　錠　聽亭去聲。　磴當映切。

橙　鐙　性西映切。　姓
興奚映切。　正知映切。　政　証
症　諍爭去聲。　掙　聖除正切。
勝　清妻性切。　更雞應切。又平聲。　柄比命切。
摒　聘披命切。　秤痴聖切。　稱又平聲。
甑增去聲。

鳩由

救鷄幼切。　究　廄　灸又上聲。
疚　鬪當漏切。　透湯漏切。　奏增漱切。
幼衣救切。　宿西幼切。又叶粟。　秀　繡
嗅希救切。　臭又抽去聲。　姤岡候切。　詬
彀　構　購　遘
覯　覆方構切。　扣康垢切。　釦
叩　寇　蔻　鷇何垢切。

晝之獸切。　咒　狩尸咒切。　獸
瘦　縐莊扣切。　甃　皺
漱思奏切。　嗽　湊倉嗽切。

侵尋

沁妻廕切。　浸　寑蹐廕切。　廕陰去聲。
蔭　喑　窨　飲又上聲。
禁饑廕切。　噤　讖初廕切。　譖簪去聲。
滲尸譖切。　闖痴廕切。

監咸

監家暗切。又平聲。　鑑　勘可暗切。　紺戈暗切。
淦　贛　擔當暗切。又平聲。　暗阿紺切。
諳諸韻入平。韓要雙收。　站之暗切。　蘸　懺初暗切。
探湯暗切。又平聲。　瞰溪監切。　嵌

纖廉

僭尖去聲。　塹妻厭切。　厭衣僭切。　饜

占遮厭切。　劍江厭切。　欠斯厭切。　店當厭切。

玷　墊　坫　點又上聲。

北曲入聲字

嘗考平上去三聲，南北曲十同八九，其迥異者，入聲字面也。諸韻皆叶入三聲中，惟范氏多所較正，第有歸本音處，亦有不歸本音處。然視諸家已爲善本，故仍其舊，並採沈詞隱正吳編入聲字，重增較辨，宗洪武正韻，分八韻附入，便於查考。

屋　讀入魚模尤侯

獨徒祿切。北叶徒。　讀　犢　櫝

瀆　瀆　匵　纛

毒八字同上。　突豚咄切。北叶徒。　篤徒祿切。北叶堵叶徒。　伏馮福切。北叶扶。

茯　縛又入歌羅、蕭豪。同上。　彀二字同上。　孰　朮　續同上。　濮　瀑又入蕭豪。五字同上。　促三字同上。　觳　速松足切。北松古切。　叔　幅　紼　拂

袱　彿焚弗切。北叶扶。　蜀誰叔切。北叶殊。　塾魚模、鳩由雙收。　述　逐蟲孰切。北叶除。　幞　族叢足切。北叶徂。　谷官兀切。北叶古。　梏　簌　菽　蝠　髴　馥十字同上。

復　鵠洪谷切。北叶胡。　贖　熟　術九字同上。　軸二字，魚模、鳩由俱收。　暴又入蕭豪。　鏃　穀　告又入蕭豪。　觫二字同上。　束又入鳩由。三字同上。　弗　腹　卜崩木切。北叶補。

服四字同上。　斛　屬　淑　俗宋速切。北叶徐。　僕蓬木切。北叶蒲。　曝又入蕭豪。　蹴　骨　牿六字同上。　縮霜肉切。北叶暑。　福風伏切。北叶甫。　黻　覆又入鳩由。　不同上。

局扃抑切。北叶舉。
鞠
曲
祝
燭又入鳩由。
沃
肅
忽
哭空沃切。北叶苦。
畜又叶許。
蠱五字同上。
蓄三字同上。
禿通祿切。北叶土。
酥
沐

菊
鞫
麯二字同上。
粥
築
兀
宿又入鳩由。
惚二字同上。
卒明屋切。北叶祖。
慉
旭凶菊切。北叶許。
鬱于橘切。北叶宇。
祿盧篤切。北叶路。
陸又叶慮。
穆

掬
橘六字同上。
簇匆速切。北叶粗上聲。
竺
筑七字同上。
忛三字同上。
夙三字同上。
恤雪力切。北叶須上聲。
足宗速切。北叶疽羽切。
黜
勗
駛同上。
鹿
六又叶溜。五字同上。
睦

踘
屈穹郁切。北邱羽切。
竹忠弱切。北叶主。
囑
屋翁谷切。北叶五。
粟松足切。北叶須上聲。
笏昏骨切。北叶虎。
戌同上。
出充肉切。北叶杵。
獨又入鳩由。
漉
撲烹木切。北叶普。
簏
木蒙卜切。北叶暮。
沒

牧　目　歿　鶩又音務。八字同上。

綠璣篤切。北叶慮。　錄　戮　勠三字同上。

律綸聿切。北叶慮。　勿文弗切。北叶務。　物同上。　辱戎竹切。北叶如去聲。

褥同上。　入如聿切。北叶如去聲。　玉峪菊切。北叶豫。　獄

欲　育　浴　郁

慾　峪　蔚　毓

鬻十字同上。　肉戎竹切。北叶柔去聲。　猝初肉切。北叶取。

恤律入齊微

弼閉密切。北叶兵迷切。　鼻　逼　愎

髲四字同上。　闢平覓切。北叶疲。　尺稱式切。北叶耻。　赤

斥　勅三字同上。　逸寅急切。北叶異。　佾

佚　易　驛　繹

譯　嶧　液　腋

掖　益　溢　鎰

鎰　翼　翌　役

疫　逆　亦　弈

弋　域　邑　揖

憶　臆　億　抑

蜮三十字同上。

質　直入支思齊微

十神失切。北叶失移切。　實　石　射

食　拾　碩　什七字同上。

姪陳日切。北叶征移切。　秩　帙二字同上。　直澄集切。北征移切。

値　擲　殖　植

窒又入車遮。五字同上。　疾秦一切。北叶齊。　嫉　蒺

集　輯四字同上。　籍情積切。北叶齊。　藉

寂　楫三字同上。　夕錫昔切。北叶星西切。　習

席　襲　隰四字同上。　狄亭力切。北叶題。下同。

荻　敵　逖　笛

糴　迪　滌　覿上九字，中原丁離切。

惑洪國切。北叶回。　或同上。　賊曾則切。北叶玆眉切。　核亨額切。北叶亨梅切。

及鷄一切。北叶鷄移切。　極　給又上聲。　汲及上聲。三字同上。

得登勒切。北叶登美切。　德同上。　黑亨克切。北叶亨美切。　赫同上。

則增塞切。北叶玆美切。　國觥或切。北叶鬼。　克阬黑切。北叶可美切。　尅同上。

慝湯勒切。北叶湯美切。　忒同上。與特通用。　的丁力切。北叶底。　滴

嫡二字同上。　昔星席切。北叶洗。　惜　息

析　淅　晳　錫

媳　舄　悉　膝十字同上。

吸欣急切。北叶喜。　隙　檄　綌三字同上。

壁兵覓切。北叶比。　璧　碧　辟

必　畢　愊六字同上。　惕汀力切。北叶體。

踢　剔　倜三字同上。　叱稱式切。北叶耻。

吉巾一切。北叶巾以切。　激　擊　棘

戢
急
給
級
汲
亟九字同上。
七親悉切。北叶妻上聲。
漆
緝
戚
刺又音次。
葺五字同上。
卽津悉切。北叶將洗切。
唧
積
績
蹟
稷
跡
脊
瘠
幘九字同上。
乞欽一切。北叶豈。
泣
訖二字同上。
日人質切。北人智切。
密民必切。北叶謎。
蜜
謐
覓三字同上。
歷零滴切。北叶利。
瀝
櫪
靂
嚦
力
櫟
立
粒
笠
栗
慄
礫十二字同上。
一因急切。北叶以去聲。
壹
乙三字又作上聲。
屐擊益切。北叶技。
劇同上。
勒楞德切。北離妹切。
肋
泐二字同上。
匿女益切。北女計切。
溺又尼覓切。又叶義。
昵三字同上。
匹品密切。北叶痞。
劈
癖
霹三字同上。
筆賓密切。北叶邦美切。
北崩墨切。北叶邦美切。

別筆一切。北叶避。
質眞日切。北叶知以切。
隲
汁
只
執
蟄
隻
炙
織
職九字同上。
失申日切。北叶申以切。
室
濕
釋
式
拭
識
適
飾八字同上。

拍陌入皆來

白朋白切。北叶排。
帛
舶二字同上。
宅橙責切。北叶柴。
澤
擇
翟又丁離切。三字同上。
畫胡劃切。北叶懷。
獲同上。
拍烝陌切。北叶烝買切。
珀
魄又入蕭豪。二字同上。
策撑色切。北叶釵上聲。
册
測
惻
拆
坼
柵六字同上。
伯崩陌切。北叶擺。
百
柏
迫
擘四字同上。
格梗厄切。北叶解。
革
隔
膈三字同上。
馘光獲切。北叶拐。
虢
幗二字同上。
率疎白切。北叶疎矮切。

蟀同上。　客阬尼切。北叶楷。　刻又康黑切。同上。　責爭色切。北叶之靄切。

嘖　摘　謫　側

仄　昃六字同上。　色生責切。北山靄切。　嗇

檣　索又入蕭豪。　濇四字同上。　櫛茲色切。北叶之靄切。

厄恩革切。北叶矮。　塞僧則切。北叶死。　澀詩日切。北叶史。　瑟

搤二字同上。　麥蒙百切。北叶賣、叶妹。　陌　貊

驀　脈　墨五字同上。　額昂尼切。北叶陽介切。

默蒙北切。北叶妹。

約略入蕭豪

鶴杭各切。北叶毫。　貉　涸二字同上。　濁牀捉切。北叶牀嘲切。

鐲　擢二字同上。　鐸唐洛切。北叶桃。　⿰忄度

度又叶渡。二字同上。　薄旁莫切。北叶巴毛切。　亳　雹

箔三字同上。　學卷角切。北叶奚爻切。　著長弱切。北叶潮。　鑿臧作切。北叶曹。

昨　怍上三字，又入歌羅。　酢三字同上。　嚼牆爵切。北叶樵。

矱黃郭切。北叶黃高切。
彠
籰
鑊三字同上。

芍舒涵切。北叶韶。
杓又叶標。
削襄爵切。北叶小。
角姜約切。北叶皎。

覺又叶去聲。
脚
攫
蹻又叶敲。四字同上。

捉莊朔切。北叶沼。
卓
琢
啄

桌
斫
酌
妁

灼八字同上。
爍商酌切。北叶少。
鵲槍削切。北叶悄。
爵將削切。北叶勦。

雀同上。
託湯落切。北叶討。
托
魄又叶柏。

橐
柝
籜五字同上。
搽桑作切。北叶嫂。

郭姑兀切。北叶古襖切。
槨二字又叶果。
廓枯兀切。北叶匡襖切。
擴同上。

朔霜捉切。北叶稍。
溯
數又入蘇模。二字同上。
剝邦莫切。北叶飽。

駁
搏
博三字同上。
作臧索切。北叶早。

錯倉索切。北叶草。
各剛惡切。北叶果。
閣同上。
壑罕各切。北叶好。

郝同上。
綽昌弱切。北叶昌襖切。
殼腔約切。北叶巧。
確

卻
恪三字同上。
約央角切。北叶杳。
渥

握
幄三字同上。
惡烏各切。北叶襖，叶務。
謔女角切。北叶曉。

搉陽角切。北叶曜。
嶽
樂
藥
躍
鑰
鸑六字同上。
虐娘約切。北叶要。
諾難落切。北叶鬧。
莫忙博切。北叶冒。
寞
漠
幕
膜
模
末六字同上。
落郎萿切。北叶勞。
絡
烙
洛
酪
樂
駱六字同上。
蕚昂惡切。北叶傲。
鶚
諤
愕三字同上。
弱穰酌切。北叶日皓切。
若乂入車遮。同上。
略良藥切。北叶料。
掠同上。

曷跋入歌羅

合奚葛切。北叶何。
盒
盍
闔
曷
褐五字同上。
跋盤木切。北叶婆。
鈸
勃
渤三字同上。
活桓括切。北叶禾。
奪　捋切。北叶陀，叶多。
葛干遏切。北叶果。
割同上。
鉢搬末切。北叶跛。
撥同上。
潑潘末切。北叶叵。
璞滂莫切。北叶叵。
聒官兀切。北叶果。
括同上。

渴看過切。北叶可。
磕同上。
闊寬斡切。北叶寬火切。
撮粗兀切。北叶倉果切。
脫端拶切。北叶妥。
霍荒郭切。北叶火。
喝罕葛切。北叶罕果切。
抹瞞卜切。北叶磨，叶罵。
秣同上。

豁達入家麻

達壇辣切。北叶他孥切。
撻
蹋
遝三字同上。
滑胡刮切。北叶華。
猾同上。
狎閑甲切。北叶霞。
匣
柙
峽
俠
狹
洽
轄
黠八字同上。
乏煩髮切。北叶煩巴切。
伐
筏
閥
罰四字同上。
雜殘匝切。北叶殘牙切。
卡同上。
閘棧札切。北叶茶。
拔旁末切。北叶爬。
甲艱鴨切。北叶賈。
夾
戛
蛺又入車遮。
恝又叶介。四字同上。
搭攤辣切。北叶他上聲。
獺
榻
搨
闒四字同上。
匝子鴨切。北叶子沙切。
殺山札切。北叶山鮓切。
煞
霎二字同上。
劄齋殺切。北叶齋雅切。
札

紮二字同上。　察產殺切。北叶產傻切。　擦　刹

插　鍤四字同上。　法翻伐切。北叶夫瓦切。　發

髮二字同上。　答丹辣切。北叶打。　搭　妲二字同上。

颯商匝切。北叶商雅切。　撒　薩　卅三字同上。

瞎香甲切。北叶香雅切。　恰強鴨切。北叶強雅切。　掐同上。　穵弯刮切。北叶瓦。

鴨央甲切。北叶瘂。　押　壓二字同上。　八班末切。北叶把。

刮姑穵切。北叶寡切。　刷拴穵切。北叶拴瓦切。　臘蘭笪切。北叶蘭大切。　蠟

拉　辣　刺四字同上。　納難笪切。北叶難大切。

衲　捺二字同上。　襪晚法切。北叶瓦去聲。　豁胡襪切。北叶胡瓦切。

屑轍入車遮

協奚結切。北叶奚爺切。　叶　脅　挾

絜四字同上。　竭虔謁切。北叶茄。　碣　桀

杰　傑四字同上。　疊田列切。北叶爹。　迭

牒　諜　堞　蝶

垤
蹀
闕
涉二字同上。
絕疽日切。北叶疽靴切。
掣產熱切。北叶昌惹切。
屑仙節切。北叶西也切。
媟
紲八字同上。
結堅謁切。北叶堅也切。
頰
孑八字同上。
節籛屑切。北叶姐。
癤
脅二字同上。

凸
跌十一字同上。
倔三字同上。
捷前節切。北叶前斜切。
穴霱厥切。北叶靴，陽平。
澈
薛
屧
竊妻屑切。北叶且。
桔
鋏
怯溪謁切。北叶溪也切。
巀
睫五字同上。
血霱月切。北叶霱也切。

瓞
掘樞越切。北叶瘸。
折善設切。北叶蛇。
截同上。
轍長舌切。北叶長蛇切。
徹
燮
卨
妾
潔
莢
愜
鰤
歇奚結切。北叶奚也切。
缺區曰切。北叶區也切。

耋
撅
舌
別冰篾切。北叶冰爺切。
蟄同上。
撤三字同上。
泄
褻
切二字同上。
刦
訐
慊二字同上。
接
蠍
闋

闋二字同上。
訣
鐵天列切。北叶天也切。
瞥偏篋切。北叶偏也切。
拙朱爇切。北叶朱惹切。
摺
啜川熱切。北叶川惹切。
咽叉入先天。
熱然哲切。北叶然夜切。
臬
捻
業
蔑
烈
齾六字同上。

玦居月切。北叶居也切。
橛
帖
撤同上。
茁
浙二字同上。
徹同上。
噎
絕徐月切。北叶徐呆切。
葉叉叶夜。
孽叉叶夜。
拽二字同上。
鑯三字同上。
冽
月于厥切。北叶于夜切。

決
厥
發
鼈必篋切。北叶必也切。
餟二字同上。
設時熱切。北叶時惹切。
雪胥月切。北叶須也切。
壓三字同上。
爇如月切。北叶如蔗切。
聶
嚙七字同上。
滅米葉切。北叶迷夜切。
列離跌切。北叶邐夜切。
獵
曰

譎
獗六字同上。
貼三字同上。
癟同上。
哲之熱切。北叶者。
攝同上。
謁衣結切。北叶野。
說書熱切。北叶書惹切。
捏泥葉切。北叶泥夜切。
躡
葉延結切。北叶夜。
篾
裂
躐
別

悅　閱　輒　越

鉞　粵八字同上。　劣閭月切。北叶呂夜切。

南北韻逕庭字

前所選字音，惟中原音韻一書，迨後填詞競工南曲，而登歌者遂尙南音，入聲仍歸入唱，盡反中原之音，一遵洪武正韻。其改之未盡者，猶帶中原音響；其趨承太過者，又甚至以南音溷按北詞，遂至南北混淆。其後沈寧菴王伯良諸公，釐正字音，究心於此者，稍知分別。要知南宗洪武，北准中原，自無舛誤，然二韻之中，亦有相逕庭之字，今錄如左：

醿中原叶梅。洪武叶迷。　彼中原叶比。洪武叶卑上聲。

謀中原叶謨。洪武叶茂平聲。　棼中原叶焚。洪武叶分。

袖中原叶囚去聲。洪武叶思救切。　倫中原叶驢敦切。洪武叶龍春切。

犬中原叶壹上聲。洪武叶勸上聲。　鳳中原叶夫貢切，屬陰。洪武叶馮貢切，屬陽。

話中原叶化，屬陰。洪武叶胡掛切，屬陽。　幼中原叶右，屬陽。洪武叶伊謬切，屬陰。

向中原叶奚降切，屬陽。洪武叶許亮切，屬陰。　待中原叶帶，屬陰。洪武叶度奈切，屬陽。

晉中原叶申智切，屬陰。洪武叶時智切，屬陽。　按中原叶昂幹切，屬陽。洪武叶厄幹切，屬陰。

擋中原叶徒浪切，屬陽。洪武叶丁浪切，屬陰。

俗唱正訛

龍閭容切。南北俱同。　隆同上。　窿同上。　橫叶紅，不作行。

濃尼容切。不作農。　穠同上。　噥叶農，不作濃。　榮叶容。

慵中原叶蟲。中州叶庸。　崇中原叶蟲。中州叶從。　盲叶蒙。　甍同上。

鬉叶同。不作冬。　弄盧湅切。　捧上聲。　觥叶工。

勷鐃張切。　鏹叶講。不作強。　襁同上。　帑叶倘。不作弩。

詳似羊切。不作牆。　祥　翔　庠三字同上。

頏叶杭。　龐叶忙。　龐叶忙。作姓，叶旁。　妄叶望。

巷奚樣切。　項同上。俱不作何浪切。　仰叶痒。　晌叶賞。

骯上聲。　髒中原作上。中州作去。　誆光去聲。　餉上去雙收。不作享。

盪他浪切。　蕩桃浪切。　宕同上。　擋刀浪切。

防叶房。不作旁。　釀尼浪切。　恣資四切。　使上聲。

棲叶西。不作妻。　嘶叶西。不作斯。　撕同上。　笞赤衣切。

倈叶四。　賜同上。　制張世切。　製

致　智　置　治

雉　幟　彘八字同上。　殢叶膩。

鼻叶陛。　繫叶戲叶計。　師叶尸，不作思。　几上聲。

倚上聲。　七賓米切。　妣同上，不作痞。　皮南叶脾，北叶培。

臂南叶閉。北叶貝。　秘叶閉。　履叶里。　砌青細切。

鄙上聲。　彼南奔美切。北叶鄙。　吠南非異切。北非畏切。　袂南叶妹。北叶謎。

壻叶細。　砒培陰平。　被中原叶貝。中州叶閉。　避

斃　婢　幣四字同上。　披醅陰平。

宜叶移。　疑　鯢　霓

倪　猊五字同上。　靡叶枚。　縻

麑　糜三字同上。　刺刺繡叶七。北妻以切。　幾叶飢。又叶其。

瑞叶稅。　魁陽平聲。　雷嵋回切。　壘盧委切。

跪叶匱。　穢叶畏。　惴叶綴。　璀上聲。

毳初位切。　僞叶位。　櫃中原叶貴。中州叶匱。　餽同上。

塊枯畏切。　茱叶書。　銖同上。　梳傷初切。

疏　疎　蔬三字同上。　廬叶閭。

臚同上。　顱叶慮。　鑄叶注。　飫叶御。

聚倉絮切。　獳去聲。　侮叶武。　戊文付切。

務　霧　鶩　婺四字同上。

逋崩吳切。　謨叶模。　謀同上。　殂叶粗。

譜叶補。　圃同上。　錯南叶醋。北叶草。　忤去聲。

楚除上聲。　助租去聲。　阼　祚二字同上。

哺叶布。　捕同上。　賭叶堵。　咍叶苔。

駭叶蟹。　骸叶諧。　慨看愛切。　薤叶械。

灑尸矮切。　埃叶哀。　藹叶豕。　紿中州叶岱。中原作上。

噯抽怪切。　嘅可愛切。　欬同上。　倫閭云切。中州作崙。

輪　淪二字同上。　綸同上。文叶關。　尹諸韻叶引。輯要叶允。

嬪叶貧。　窘君上聲。　宸南叶神。北叶陳。　辰

晨二字同上。　棼叶汾。　唇池文切。　盾殊允切。人名叶鈍。

浚叶殉。
濬
峻二字同上。
純池倫切。又殊倫切。
淳
醇
蒓三字同上。
邯叶寒。
赧拏懶切。
絆叶扮。不作伴。
拌同上。
蔓叶萬。
瞞摩完切。
伴婆慢切。
疃拖卵切。
軒希烟切。
捐叶元。
菅叶奸。
綰彎上聲。
緩諸韻作去。輯要作上。
湮叶因。
闞欺禁切。
您作你解，叶印。
恁如此也，叶稔。北叶賸。
隼須允切。不作准。
竄叶儁。
昆孤溫切。不作坤。
崑
褌二字同上。
暝去聲。
馴叶旬。
詢須氳切。不作去聲。
洵同上。
婉叶遠。不作烏緩切。
晼
宛二字同上。
阮叶遠。不作如椀切。
輦離典切。不作碾。
踹叶舛。
劵上聲。
耑叶專。
狻叶酸。
蹇叶繭。
戀閭院切。
嘲爭稍切。
凹叶夭。又入家麻。
愀叶悄。
褒叶包。
媼叶襖。
剿精小切。
柯叶戈。不作科。
窠叶科。
鞾叶朶。
夥羅上聲。
迤叶拖。又叶陀。
笳叶加。
葩攀瓜切。
蟆叶麻。
藹郎打切。
衩叶姹。又入皆來，歌羅。

涯叶牙。叶移。叶崖。　暇叶下。　亞去聲。　婭同上。
耶叶爺。　呆　揶　琊三字同上。
謝詞借切。　榭　藉二字同上。　斜西爺切。不作西牙切。
爭之生切。　櫺叶靈。不作楞。　庚叶京，不作戈京切。　賡
更　羹　耕四字同上。　諍之映切。
頳痴升切。　貞叶征。　禎同上。　境叶景。
骾　梗　哽　耿
頸　綆　儆七字同上。　蕤見追切。不作雖。
聘批命叶。　猩叶生。不作星。　衡叶行。　恒侯仍切。中原亦作行。
獰中原叶能。中州叶寧。　盟叶明。　更作去聲者，叶敬。　傾叶輕。
坑　鏗　卿三字同上。　牖叶有。
誘　莠二字同上。　袖囚去聲。　瘦尸縐切。
耨能漏切。　矛叶侔。　鍪同上。　浮扶侯切。北叶扶。
簪之深切。　尋西銀切。　吟叶淫。　廩林上聲。
凜同上。　啣叶咸。　函同上。　嵐叶籃。

棽同上。
俺上聲。不作平。
臉叶檢。
昝上聲。

𪑳叶兖。不作去聲。
喊希減切。
眩去聲。
駢皮言切。

湛叶站。
蘸
綻二字同上。
檻霞鑑切。不作鑑。

塹妻僭切。
殲叶尖。
暫臧暗切。
忺希焉切。

黯叶掩。
涎夕言切。
厮作賓，叶思。作慮，叶齋。
浸即印切。

絲中原叶司。中州叶尸。
恢枯威切。不作灰。
詠叶用。不作勇。
剖滂九切。又滂卯切。

〔註〕 原書卷首次行分署：『太原王德暉曉山、北平徐沅澂惺宇同編輯。』

藝概

清・劉熙載著

藝概提要

藝概六卷，清劉熙載著。熙載字融齋，江蘇興化人。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咸豐初，因病請假。同治初，爲國子司業，遷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學廣東，未滿任，告歸。後在上海龍門書院主講，凡十四年。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卒，年六十九。清史稿儒林有傳。

劉氏一生治學，以經爲主，更精於聲韻和算術。至於子、史、詩、文、詞、賦，也靡不通曉。他的著作有四音定切、說文疊韻、說文雙聲、昨非集、持志塾言、藝概等，彙刻爲古桐書屋六種；又古桐書屋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等，續刻爲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藝概六卷，內分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文概，各一卷。本編止摘取了詞曲概中論曲的部分。

藝概一書是普遍的來論各種文體，故此論曲部分，首先着重在論曲和詩、文、詞、賦的傳統關係。又因劉氏是聲韻學家，所以後部又多談聲韻。中間略有幾段評曲的文字，大抵都是轉錄它

書，惟有『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一節，是作者獨特的說法。

古桐書屋六種，有同治間刻本。本書以此本爲底本。藝概一種前有一八八六年（同治十二年）自序。

藝概又有一九二七年北京富晉書社鉛印本。

藝概詞曲概的曲的部分，新曲苑曾收入，改題爲『曲概』。

藝概（卷四詞曲概曲的部分）

清・劉熙載著（註）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敍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卽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爲記目耳。

樂曲一句爲一解，一章爲一解，並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案：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並非章、解遺意。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

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余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眞。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耶？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蓋促故快，緩故諧耳。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云：『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鼇，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消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者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只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屛春風』也。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中呂高下閃賺，黃鍾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十一調曰：『大石風流醞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沈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脗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可借某牌名，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婉之宜，當各由其宮體貼出之。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騁，鍼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要抑揚，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既選定一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

多寡、平仄，當盡用此人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曲所以最患失調者，一字失調矣，一牌、一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元玉之北詞廣正譜，原非好爲苛論。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記，足爲注脚，蓋卽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旣視遼志爲故常，當不疑姜記爲奇祕矣。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句，尤以末一字爲重。玉田詞源，最重結聲。蓋十二宮所住之字不同者，必不容相犯也，此雖以六、凡、工、尺、上、一、四、勾、合、五言之，而平、上、去可推矣。

北曲楔子先於隻曲，南曲引子先於正曲，語意旣忌占寔，又忌落空；旣怕罣漏，又怕夾雜：此爲大要。

曲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幾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游不竭。

纍纍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蓋取分明而聯絡也。曲之章法，所尚亦不外此。

曲句有當奇，有當偶。當奇而偶，當偶而奇，皆由昧於句讀、韻脚及襯字，以致誤耳。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闋中，要具事之首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爲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鋪排也。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塌填去，關鎖之地旣差，全闋爲之減色矣。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脣收，眞、文、元、寒、删、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四韻閉口收。六部旣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眞、文、元、寒、删、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時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卽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字『東』

之入聲，『沃』字『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眞』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槩已。

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令、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鐘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昔人言正淸、次淸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淸聲，要其淸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脚。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

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卽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並以勿用爲妥。蓋南曲本脫始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曲家之所謂陰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陽聲，卽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母已標清、濁，明陳藎謨獻可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徵度曲須知列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母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曉、清、心、穿、審十母次清，羣、定、澄、竝、奉、匣、從、邪、牀、禪十母純濁，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次濁，總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尙也。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溱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清、濁之名早立矣。

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逗、陰陽而已，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易悉言，姑舉其槩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于』，『模』收『嗚』，『齊』收『噫』，『麻』收『哀巴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笑』。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卽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淸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

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合，不論聲之淸濁，合聲則兼辨淸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喩二母，如哀、噫、嗚、于，皆是。

事莫貴於眞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閒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眞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夫小悟亦豈易言哉！

張平子始言『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卽是絃存，沈君徵論板之正贈，通於彈拍，近之。

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己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堯典末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卽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即曲之辭，曲即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

〔註〕書名下今加括號標明輯錄部分，著者原題『興化劉熙載融齋』。

曲目新編

清・支豐宜編

曲目新編提要

曲目新編一卷，清支豐宜編。支豐宜，字午亭，道光間江蘇鎮江人。生平事跡待考。

曲目新編，是就揚州畫舫錄所轉載的黃文暘曲海目，並焦循增補部分，列成一表，以便於查閱，並据編者所知，作了一些增補。但往往把散曲如雍熙樂府、添香集等，也一槩列入，是不合於黃氏原目的體例的。

曲目新編的版本，計有：

（一）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樸存堂刻本。

（二）清末刻本　此本刻者未詳，書名改爲『曲目表』，內容也有一些改訂和删節。

按：汪穰卿筆記卷七稚言錄云：『曲目表……鎮江支君所編，有錢梅溪先生序。……後爲江建霞同年刻入靈鶼閣叢書。』上記清末刻本，疑即江建霞所刻，但現在所通行的靈鶼閣叢書六集中，並無此書。

（三）重訂曲苑本　此本題名、行款、字體，都和清末刻本相同，可能用清末刻本重印。

曲目新編小序

昔揚州黃文暘工帖括之文，而兼通于詞曲，著有曲海二十卷，爲藝林佳話。乾隆四十六年，奉高宗純皇帝勅旨，著兩淮鹽政伊齡阿等修改古今詞曲，文暘與有力焉。又取蘇州織造府進呈院本，合傳奇、雜劇共計一千餘種，載李艾塘畫舫錄中，可云備矣。余嘗論之：今之詞曲，猶古之樂府也，有淸廟明堂之樂，有飲食燕享之樂——郭茂倩俱訂其名，彰彰可考。今詞曲多門，南北異調，家絃戶誦，幾至傳習九州，而欲問歌者之所自出，輒謝曰『不知也』。譬諸讀唐詩者，罔知有漢、魏、六朝，讀古文者，罔知有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家也。我朝聖德巍巍，右文稽古，儒林輩出，著作如山，雖里巷小民，亦聽弦歌之化，是以文章鉅公，山林墨客，莫不有賦頌典策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卽詞曲亦多於前代，皆足以發揚徽美而歌詠太平，若國初之尤侗、毛奇齡、吳偉業、袁令昭、馮猶龍、洪昉思、李漁及蔣士銓，其最著者也。顧作之者每自隱其姓氏，或假託于名流，其時代後先，尤難考核，余甚病之。支君午亭，余舊友也，博雅好古，稱于詞曲，嘗取艾塘收錄之書，復參以近代所作者，彙爲一卷，以便繙閱，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劇。

長歌之下，開卷瞭然，亦未始非顧曲者之一助也。余故樂爲之序，以傳海內云。道光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句吳錢泳書。時年八十有五。

題詞

嚴保庸號問樵。丹徒人。道光己卯解元，己丑進士，授庶吉士，改官山東知縣。

此是詞家麗寶船，幾人銷滅幾人傳？阿誰不是傷心客，今古相望五百年。

我亦曾傳法曲來，新聲流寓滿燕台。千秋同付雙鬟唱，誰是旗亭第一才？

湯貽汾號雨生。武進人。世襲雲騎尉，歷官浙江樂清等處副總兵。

宰官仕女總非眞，卅二金仙司相頻。寵辱從來各天定，可憐傀儡慣由人。

笑面韡皮僞也眞，無端欲泣怪伊頻。榮枯一瞬雲烟散，多少登場過去人！

包世臣字愼伯。涇縣人。舉人，官江西新喩知縣。

總干蹈厲傳奇始，破陣形容砌末俱。逮及握奇珍法曲，古今人總上氍毹。

不須剿說下場難，離合誰能破此關？我亦上場裝老外，歸來仍看六朝山。

阮亨號梅叔。江都人。副貢生。雲台相國弟。

歌管年年慶太平，悲歡離合寄深情。世間院本無徵久，難得新編曲目成。

盛世元音響遏雲，紅牙按譜盡新聞。喜將畫舫書頻補，不數揚州月二分。

韓　崇號履卿。元和人。國子生，官山東鹽庫大使。大司寇桂舲先生弟。

院本紛紛按譜陳，元、明昭代各爭新。請君再列功臣表，付與旗亭畫壁人。

孰爲兒女孰英雄？都賦相如亡是公。急管繁絃多少事，一時收拾笑談中。

魯　頌號嬾仙。浙江蕭山人。諸生。

半涉荒唐半的眞，哀絲急管總怡神。當場顧曲今誰似？前度周郎我替身。

法曲飄零一網收，就中無限古今愁。儂家也譜千金壽，付與吳伶已十秋。

張鴻卓號篠峯。華亭人。諸生。

買陂塘：

拾東風碎花零錦，裁縫巧試鍼線。干聊底事關情甚，歌海搜羅欲徧。牋五彩，想幾輩流傳，幾輩烟雲散！梨園妙選任屢換，滄桑迴殊，南北渾未雅音變。梅花叟，垂老風懷不淺，妍詞爲品黃絹。秦淮酒煖香温夜，知我寄情絃管。貽一卷，較舊譜重尋，分付雙鬟，按桂秋小院。待何日邀君，紅燈白髮，扶醉羽商辨。

雷　浚號甘溪。吳縣人。諸生。

好替詞人著姓名，開編示我最分明。幾時盡洗箏琶耳，來聽霓裳第一聲。

風雪旗亭畫壁時，也曾傾耳到清絲。笠翁滑熟臨川拗，畢竟誰爲絕妙詞？

程爾亭字書侯。元和人。諸生。

舊曲新詞一例收，元人百種讓風流。他年傳出支家譜，忙殺江南菊部頭。

幾年嚼徵復含商，編出新書字字香。莫怪梅花溪上客，戲場原可做文場。

吳規臣號香輪。金壇女史，長洲顧小雲大令繼室。

梅花觀裏拜瞿雲，曾與諸姑半日譚。譚到精忠丞相傳，一時清淚落春衫。梅花觀、石道姑事，見牡丹亭。

百種元人本最先，清歌檀板和三絃。笑將曲目從頭數，絕勝南華第一篇。

周　綺號綠君。常熟女史，吳縣諸生王雪香繼室。

今古才人聚一編，尤、吳、李、蔣最堪憐。世人莫認爲兒戲，不比桃花、燕子箋。尤西堂、吳梅村、李笠翁、蔣莘畬四家所製詞曲，爲本朝第一。

人生離合等浮萍，夢到邯鄲便不醒。滿眼旌旗場欲散，空留江上數峯青。謂梅溪先生也。〔一〕

曲目新編（一）

清・支豐宜編（註）

謹案：傳奇雜劇莫盛於國朝，故以元、明人次之，合成一表。如有未備，再列補遺於後，彙成大觀。

國朝傳奇

秣陵春
太倉吳偉業作。
畫中人
療妬羹
綠牡丹
西園
右四種宜興吳石渠作。

國朝雜劇

讀離騷
弔琵琶
黑白衛
清平調
右四種長洲尤侗作。
買花錢
大轉輪

元人傳奇

弦索西廂
董解元作。
西廂記
王實甫作，關漢卿續。
伏虎緣
今徽音班演此，相傳為元人作，附於此。

明人傳奇

琵琶
高則誠作。
荊釵
柯丹邱作。
金印
蘇復之作。
連環

明人雜劇

桃花人面
英雄成敗
死裏逃生
花舫緣
紅顏年少
右五種孟稱舜作。
女狀元

花筵賺
鴛鴦棒
倩畫眉
勘皮靴
夢花酣
右松江范香令作。
西樓
吳縣袁令昭作。
索花樓
荷花蕩
十錦塘
右吳縣馬亘生作。
羅衫合
天馬媒
浮西施
拈花笑
右四種徐又陵作。
鴛鴦夢
吳江女史葉小紈作。
裴航遇仙
張旭觀公孫
大娘舞劍
鬱輪袍
右三種石牧作。
盧從史
老客歸
長門賦
燕子樓

元人雜劇

漢宮秋
薦福碑
三醉岳陽樓
陳摶高臥
黃粱夢
青衫淚
三度任風子
王雨舟作。
雙忠
金丸
精忠
右三種姚靜山作。
寶劍
斷髮
右二種李開先作。
銀瓶
三元
龍泉
嬌紅
右四種沈壽卿作。
五倫
雌木蘭
翠鄉夢
漁陽弄
右四種徐渭作。
武陵春
龍山宴
午日吟
南樓月
赤壁游
同甲會
寫風情
右七種許潮作。
崑崙奴
梅鼎祚作。

小桃源
右三種劉晉充作。
書生願
醉月緣
戰荊軻
蘆中人
昭君夢
狀元旗
右吳縣薛旣揚作。
一捧雪
人獸關
永團圓
占花魁
麒麟閣

右四種蓁玉山樵作，
一名鋤經堂樂府。
藍采和
阮步兵
鐵氏女
右三種元成子作，
一名秋風三疊。
義犬記
淮陰侯
中山狼
蔡文姬
右四種林於閣作。
蓦忽姻緣
空觀主人作。
鈿盒奇緣

右七種馬致遠作。
金錢記
揚州夢
玉簫女
右三種喬孟符作。
玉鏡臺
謝天香
望江亭
救風塵
金線池
竇娥冤
蝴蝶夢
魯齋郎
右八種關漢卿作。

投筆
舉鼎
羅囊
右四種丘瓊山作。
千金
還帶
四節
右三種沈練川作。
香囊
邵給諫作。
桃符
義俠
理劍
分柑

遠山戲
高堂夢
洛水悲
五湖游
右四種汪道昆作。
絡冰絲
春波影
右二種許翽作。
鞭歌妓
簪花髻
霸亭秋
右三種沈自徵作。
紅線女
紅綃

風雲會
牛頭山
太平錢
連城璧
眉山秀
昊天塔
三生果
千忠會
五高風
兩須眉
長生像
鳳雲翻
禪眞會
雙龍佩
千里舟

蟾蜍佳偶
義妾存姑
人鬼夫妻
右四種西冷野史無枝甫合作。
祭皐陶
二鄉亭主人作。
揚州夢
讀離騷
右二種抱犢山農作。
萬家春
萬古情
豆棚閑話
右三種名三幻集，無名氏作。

合汗衫
薛仁貴
相國寺
右三種張國寶作。
風花雪月
東坡夢
右二種吳昌齡作。
趙禮讓肥
東堂老
右二種秦簡夫作。
燕青博魚
李文蔚作。
臨江驛
酷寒亭

十孝
分錢
結髮
珠串
雙魚
博笑
四異
墜釵
合衫
奇節
鴛衾
繫井
紅渠
耆英會
翠屛山

右二種梁伯龍作。
碧蓮繡符
丹桂鈿盒
北邙說法
團花鳳
夭桃紈扇
素梅玉蟾
易水寒
右七種葉憲祖作。
虬髯翁
凌初成作。
蘭亭會
太和記
二十四齣，故事六種，每事四折。以上二種，楊愼作。

洛陽橋
虎邱山
武當山
清忠譜
挂玉帶
意中緣
萬里緣
萬民安
麒麟種
羅天醮
秦樓月
右三十一種吳縣李元玉作。
萬事足
風流夢

笳騷
長生殿補闕
右二種蝸寄居士作。
四弦秋
一片石
忉利天
右三種蔣士銓作。
珊瑚珠
舞霓裳
藐姑仙
青錢賺
焚書鬧
駡東風
三茅宴
玉山宴

右二種楊纘之作。
李亞仙
秋胡戲妻
右二種石君寶作。
楚昭公
後庭花
忍字記
右三種鄭廷玉作。
梧桐雨
牆頭馬上
右二種白仁甫作。
老生兒
生金閣
玉壺春
右三種武漢臣作。

望湖亭
一種情
右三十二種吳江沈璟作。
櫻桃夢
靈寶刀
右二種任誕先作。
紫簫
紫釵
還魂
南柯
邯鄲
右五種湯顯祖作。
玉玦
大節
繡襦

脫囊穎
有情癡
右二種徐陽輝作。
昭君出塞
文姬入塞
右二種陳與郊作。
曲江春
王九思作。
中山狼
康海作。
鬱輪袍
哭倒長安街
眞傀儡
沒奈何
右四種王衡作。

新灌園

右三種吳縣馮猶龍作。

琥珀匙

女開科

開口笑

三擊節

遜國疑

英雄槩

八翼飛

人中人

右八種吳縣葉稚斐作。

太極奏

玉素珠

軒轅鏡

蓮花筏

右八種萬樹作，未刻。

勘鬼獄

瑤池會

翠微亭

補天夢

可破夢

王維

裴航

飲中八仙

杜牧

右九種名四才子，無名氏作。

虎頭牌　李直夫作。

鐵拐李樂　岳伯川作。

翠紅鄉　楊文奎作。

風光好　戴善甫作。

伍員吹簫　李壽卿作。

勘頭巾　孫仲章作。

雙獻功　高文秀作。

倩女離魂

右三種鄭若庸作。

乞麾

冬青

金鎖

右二種卜世臣作。

玉麟

四豔

雙卿

鸞鎞

右五種葉憲祖作。

紅梅　周夷玉作。

露綬

蕉帕

右二種單槎作。

廣陵月　汪廷訥作。

魚兒佛　僧湛然作。

逍遙游　王應遴作。

青虬記　林章作。

不伏老　北海馮氏作。

雙鶯傳　幔亭仙史作。

齊東絕倒　竹癡居士作。

櫻桃夢

吉慶圖
飛龍鳳
錦雲裘
瑞霓羅
御雪豹
石麟鏡
九蓮燈
瓔珞會
賚神龍
萬花樓
建黃圖
乾坤嘯
豔雲亭
奪秋魁
萬壽冠

補遺

富貴神仙
影園灌者鄭含成作。
胭脂虎
江都徐又陵作。
空谷香
蔣士銓作。〔三〕
四奇觀
血影石
一捧花

王粲登樓
搊梅香
右三種鄭德輝作。
賢母不認屍
王仲文作。
麗春堂
王實甫作。
范張雞黍
宮大用作。
竹葉舟
范子安作。
紅梨花
張壽卿作。
意馬心猿
玉梳記

錦箋
周螺冠作。
明珠
南西廂
懷香記
椒觴
分鞋記
右五種陸采作。
紅拂
虎符
竊符
扊扅
祝髮
平播
灌園

澹居士作。
蕉鹿夢
蘧然子作。
男王后
秦樓外史作。
一文錢
破慳道人作。
紅蓮債
函三館作。
再生緣
衡蕪室作。以上八種無名氏可攷。
相思譜
錯轉輪
右二種無名氏。

雙和合
壽榮華
五代榮
寶曇月
漁家樂
牡丹圖
右二十五種吳縣朱良卿作。
虎囊彈
黨人碑
百福帶
幻緣箱
歲寒松
御袍恩
鬧句闌

右三種朱良卿作。
廣寒香
易水歌
右二種厲山作。
紫雲歌
失名
相思硯
錢塘女史梁夷素作。
芙蓉峽
錢夫人林亞清作。
綰春園
沈嵊作。即晻庵孚中道人。
虎媒記
明顧景星作。

蕭淑蘭
右三種賈仲名作。
灰闌記
李行夫作。
單鞭奪槊
氣英布
柳毅傳書
右三種尚仲賢作。
三度城南柳
谷子敬作。
留鞋記
曾瑞卿作。
劉行首
楊景賢作。
誤入桃源

右七種張鳳翼作。
扊扅
端鏊作此，在張伯起之前。
葛衣
義乳
青衫
風聲編
右四種顧大典作。
浣紗
梁伯龍作。
玉石
梅鼎祚作。
種玉
獅吼

補遺

盛世新聲
雍熙樂府
詞林摘豔
右三種皆明神廟時大內院本。見金臺退食筆記。

右七種常熟鄒[illegible]等作。

振三綱
一著先
萬年觴
錦衣歸
未央天
狻猊璧
忠孝閭
四聖手
聚寶盆
十五貫
文星見
龍鳳錢
瑤池宴
朝陽鳳

紅情言
榴巾怨
詞苑春秋
博浪沙

右四種明嘉興王翃作。

崖州路
麒麟夢
鴛鴦榜
黃金盆

右四種通州張異資作。

犢鼻褌

興化李口作。

籌邊樓

王雀尹作。

宰戍記

王子一作。

魔合羅

孟漢卿作。

竹塢聽琴

石子章作。

趙氏孤兒

紀君祥作。

李逵負荊

康進之作。

還牢末

李致遠作。

張生煮海

李好古作。

桃花女

王曄作。

天書
長生
同昇
三祝
高士
二閣
投桃

右九種汪廷訥作。

彩毫
曇花
修文

右三種屠赤水作。

藍橋

龍膺作。

白練裙

全五福

右十五種吳縣朱素臣作。

紅勺藥

竹葉舟

呼盧報

三報恩

萬人敵

杜鵑聲

右六種吳縣畢萬侯作。

奈何天

比目魚

蜃中樓

憐香伴

風箏誤

明錢塘沈孚中作。

梧桐雨

一文錢

右二種徐復祚作。郎揚初子。宵光劍紅梨記亦其作也。

——以上傳奇

洞天元記

明楊愼作。

空堂話

國初無錫鄒兌金作。

汨羅江

黃鶴樓

昊天塔

朱凱作。

馮玉蘭

碧桃花

貨郎旦

看錢奴

連環計

抱妝盒

百花台

盆兒鬼

度柳翠

梧桐葉

誶范叔

漁樵記

馬陵道

旗亭

勺藥

右三種鄭之文作。

量江

佘聿文作。

雙雄

馮夢龍作。

青連

靺鞨

右二種戴子晉作。

彈鋏

四夢

右二種車任遠作。

雙珠

鮫綃

慎鸞交
鳳求皇
巧團圓
玉搔頭
意中緣
偷甲記
四元記
雙錘記
魚籃記
萬全記
右十五種錢塘李漁作。
大白山
竹漉籬
八仙圖
火牛陣

滕王閣
右三種西神鄭瑜作。
蘇園翁
秦廷筑
金門戟
鬧門神
雙合歡
右五種茅僧曇作。
半臂寒
長公妹
中郎女
右三種南山逸史作。
眼兒媚
孟稱舜作。
孤鴻影

清風府
神奴兒
小尉遲
陳蘇秦
硃砂擔
龐居士
鴛鴦被
殺狗勸夫
風魔蒯通
陳州糶米
合同文字
舉案齊眉
冤家債主
隔江鬪智
三虎下山

青瑣
分鞋
右四種沈鯨作。
蛟虎
黃伯羽作。
存孤
江都陸弼作。
清風亭
天台李鳴雷作。
四喜
上虞謝讜作。
鸚鵡洲
海寧陳與郊作。
金蓮
紫懷

覔西廂
福星臨
指南車
綈袍贈
萬金資
鏡中人
金橙樹
玉鴛鴦
右十二種周坦綸作。
如是觀
醉菩提
海潮音
釣魚船
天下樂
井中天

夢幻緣
芥庵周如璧作。
續西廂
查繼佐作。
西臺記
陸世廉作。
衛花符
伊令堵廷芬作。
纈詩讖
土室道民作。
城南寺
黃家舒作。
不了緣
碧蕉軒主人。
櫻桃宴

右二十八種無名氏作，俱見元人百種曲。

右二種會稽陳汝元作。
泰和
靖州許潮作。
紅拂
錢塘張太和作。
忠節
錢塘錢直之作。
符節
錢塘章大綸作。
呼盧
鄞縣金天垢作。
玉香
望雲
右二種仁和程文修作。
節孝

快活三
金剛鳳
彌鏡緣
芭蕉井
喜重重
龍華會
雙節孝
雙福壽
讀書聲
娘子軍
右十六種張心其作。
春秋筆
雙奇俠
貂裘賺
千金笑

張來宗作。
旗亭燕
張龍文作。
餓方朔
孫源文作。
脫穎
茅廬
章臺柳
韋蘇州
申包胥
右五種皆張國壽作。
倚門
再醮
淫僧
偸期

玉簪
右二種錢塘高濂作。
題橋
無錫陸濟之作。
雙烈
張午山作。
驚鴻
烏程吳世美作。
鳴鳳
王世貞作。
八義
徐叔回作。
夢磊
合紗
史孝叔作。

聚獸牌

錦中花

擘香園

古交情

四美坊

眉仙嶺

如意册

風雪緣

固哉翁

續青樓

右十四種會稽高奕作。

人中龍

飛龍蓋

胭脂雪

雙虬判

督妓

孌童

懼內

右七種題陌花軒雜劇，黃方印作。

北門鎖鑰

高應玘作。

蓬島瑤瑤

花木題名

右二種田民作。

放偸

買嫁

右二種蓮廂詞，蕭山毛奇齡作。

古城記

題紅

阮金粟作。

五鼎

顧懋仁作。

椒觴

顧懋儉作。

春蕪

錢塘汪鏤作。

奇貨

三晉

犀佩

右三種杭州胡全菴作。

金滕

喬夢符作。

右四種吳縣盛際時作。
清風寨
五羊皮
右二種吳縣史集之作。
靈犀鏡
齊案眉
照膽鏡
人面虎
石點頭
小蓬萊
別有天
龍燈賺
赤鬚龍
兒孫福
兩乘龍

單刀會
兩世姻緣
唐三藏
漁樵
蘇武還朝
鬱輪袍
綵樓
吟風閣
蓮花寶筏
珍珠衫
千鍾祿
葛衣
雍熙樂府
金不換
風雲會

神鏡　呂天成作。
玉魚　湯賓陽作。
玉釵　陸江樓作。
牡丹　朱春霖作。
綠綺　武進楊柔勝作。
禁煙　無錫盧雀江作。
歌風　杭州庚生子作。
鋸鋙

萬壽鼎

右十二種吳縣朱雲從作。

雙冠誥

稱人心

彩衣歡

右三種長洲陳二白作。

三合笑

玉殿元

歡喜緣

右三種陳子玉作。

非非想

黃金臺

右二種王香裔作。

珊瑚鞭

東窗事犯

天寶遺事

俗西游

江天雪

五香毬

思春

思凡

右無名氏作。

以上補遺，計傳奇二十六種，雜劇六十五種，黃文暘曲考暨葉廣平納書楹譜所載名目也。

兩宜居士作。

奪解

秋閣居士作。

合璧

王恆作。

雙環

鹿陽外史作。

玉鏡臺

崑山朱鼎作。

金魚

宜興吳鵬作。

純孝

張從懷作。

焚香

王玉峯作。

九奇逢

右二種江都徐又陵作。

長生殿

洪昉思作。

傳燈錄

即歸元鏡。釋智達作。

玉麟記

張世漳作。與明人

葉桐柏作不同。

玉符記

吉衣道人作。

鈞天樂

尤侗作。

香艸吟

載花舲

續補遺

紫金環

白頭花燭

顛倒鴛鴦

右三種江陰李天根作。

報恩猿

才人福

右二種長洲沈起鳳作。

蘇州夢

再生緣

右二種吳縣張玉穀作。

續四聲猿

昔山陰徐文長嘗以女

龍劍

徽州吳大震作。

龍膏

錦帶

右二種楊節白作。

龍綃

台州黃惺桿作。

遇仙

杭州心一子作。

佩印

杭州顧懷琳作。

玉丸

上虞朱期作。

玉鐲

李玉田作。

右二種耶溪野老作。

珊瑚玦

元寶媒

右二種可笑人作。

廣寒香

蒼山子作。

五倫鏡

雪龕道人作。

梅花夢

陽羨陳貞禧作。

息宰河

唵菴孚中道人作。

翻西廂

賣相思

右二種研雪子作。

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四事爲雜劇，名四聲猿。今曲阜桂馥又以李昌谷、白香山、蘇東坡、陸放翁四事，爲續四聲猿。

萬壽新樂府

陽湖呂星垣爲直隸總督方公作。

玉鉤洞天

萬花緣

歸農樂

遼蕭皇后

十香傳

釵釧

月榭主人作。

玉杵

餘姚楊之炯作。

分釵

溧陽張漱濱作。

溉園

上虞趙心武作。

覓蓮

溧陽鄒海門作。

丹筅

徽州汪宗姬作。

護龍

彭澤馮之可作。

指腹

醉鄉記　白雪道人作。
忠孝福　石牧作。
陰陽判　虵山老人作。
宣和譜　介石逸叟作。
合箭記　蘆淸軒作。
鴛鴦合　夢覺道人作。
英雄報　蝸寄居士作。
河陽觀

魚龍鑾
右五種秀水王墅作。
添香集
錢難　揚州徐石麒撰。
缾笙館修簫譜
卓女當爐
樊姬擁髻
酉陽修月
博望訪星
大興舒位作。〔四〕
盂蘭夢　丹徒嚴保庸作。〔五〕
奔月
畫薔

溧陽沈祚作。
白璧　黃廷奉作。
狐裘
靖虜
右二種杭州謝天佑作。
合釵　邱瑞吾作。
繡被
香裘
妙相
八更
望雲
完福
寶釵

吳滉玨作。

風前月下
江左詞憨曹岩作。

紅情言
太原王介人作。

壺中天
華亭朱龍田作。

定蟾宮
朱確、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

兩度梅

錦香亭

天燈記

酒家傭
右四種石恂齋作。

紅樓新曲
右二種長洲林奕構作。

同心言

奇花鑑

吞氊報

雙煙記

孟蘭夢
右六種丹徒嚴保庸作。

飲酒讀騷圖
錢塘女史吳蘋香作，僅有喬影一齣。

飛雲夢
清霏道人作。

李雲娘

芙蓉屏

桃花

摘星
右九種會稽金懷玉作。

藍田
龍渠翁作。

紅梨
陽羽子作。

合劍
大華山人作。

想當然
大名盧次楩作。

策杖
涵陽子作。

雙金榜

牟尼盒

三生錯

西湖放人去村作。

玉獅墜

懷沙記

右二種玉燕堂張漱石作。

雙報應

抱犢山農稽留山作。

風流棒

空青石

念八翻

錦塵帆

十串珠

黃金甕

金神鳳

擷芳班

右三種亦江陰李天根作。

文星榜

伏虎韜

此二種亦沈起鳳作，與前報恩緣、才人福名四種曲。

東海記

太倉王曦作。

劍人緣

雙補恨

逍遙巾

右三種武進湯貽汾作。

貝子巖

忠孝環

春鐙謎

燕子箋

右五種阮大鋮作。

桃花扇〔六〕

（玉煥

張叶）〔七〕

牧羊

孤兒

玉環

教子

綵樓

百順

鸞釵

白兔

資齊鑑
右八種陽羨萬樹作。
花尊吟
杏花村
南陽樂
無瑕璧
廣寒梯
瑞筠圖
右六種夏惺齋作。
月中人
月鑑主人作。
玉劍緣
江都李本宣作。
拜針樓
蕪湖王墅作。

阿修羅
平海記
右三種鉛山蔣知節作。
琵琶俠
花月屏
右二種武進董達章作。
雌雄劍
玉尺記
右二種陽湖張琦作。
秣陵秋
陽湖陸繼輅作。〔八〕

躍鯉
雙紅
四景
尋親
金雀
水滸
鶼釵
雙孝
玉佩
千祥
羅衫
麒麟
異夢
七國
黑鯉

雙仙記

研露老人作。

東廂記

楊國賓作。

長命縷

勝樂道人作。

雙忠廟

周冰持作。

烟花債

情中幻

右二種崔應堦作。

旗亭記

玉尺樓

右二種德州盧見曾作。

鑑中天

題門

殺狗

東郭

投梳

金花

錦囊

情郵

瑞玉

蟠桃

吐絨

衣珠

四豪

三桂

花園

春樓

女道士姜玉潔作。

添繡鞋

離幻老人作。

香祖樓

雪中人

臨川夢

桂林霜

冬青樹

空谷香

右六種蔣士銓作。

風流院本

朱京藩作。

精忠旗

麒麟罽

綱常記

硨渠

紅絲

霞箋

犀盒

赤松

鑲環

綈袍

箜篌

東牆

江流

鴛簪

五福

離魂

菱花

金臺

芝龕記
鐵面圖
北孝烈
義貞記
四大癡
蝴蝶夢
鳳求皇
納履記
丹忠記
十義記
赤壁游
魚水緣
藍橋驛
飲中仙
夢中緣

南樓
臥冰
節俠
飛丸
四賢
琹心
運甓
幽閨
或曰施君美作，無可考。
飛丸
雙紅
目蓮救母
右六十六種，古本，無名氏可考。
玉煥

石榴記
化人游
財神濟
雙翠圓
翠翹記
續牡丹亭
慈悲願
夫容樓
右二十六種。焦里堂曲考以夫容樓爲雙溪廬山作。
千忠祿
雷峯塔
右二種原有姓名，失記，應考。

張叶
右補前六十六種之缺。〔九〕

曲春衣
爛柯山
浮邱傲
落花風
埋輪亭
籌邊樓
隋唐
壽爲先
盤陀山
十錯記
右十種。曲考云郎瀟牀笏，龔司寇門客作。
後漁家樂
十美圖

補遺

春桃記
不著撰人名氏。見楊升菴集

誠齋傳奇
明周憲王作，見列朝詩集。

息宰河
綰春園
右二種明沈璟作，見北墅緒言。

鬧花燈

倭袍

長生樂

右五種，抄本。

大吉慶

杜陵花

淸風寨

陀羅尼

百福帶

兩情合

蝸虎釧

情中岸

七才子

東搭院

一枝梅

三奇緣
百子圖
鴛鴦結
錦繡旗
黄鶴樓
倒銅旗
燕臺筑
上林春
瑶池宴
金蘭誼
逍遥樂
文星刼
錦衣歸
合虎符
蟠桃會

右二十六種，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

人生樂

霄光劍

安天會

萬倍利

元寶湯

江天雪

沈香亭

花石綱

四屏山

翻浣紗

藍關道曲

右十一種皆耍孩兒小調。

平妖傳

不著撰人名氏。見國朝王謙平苗人異記。〔一〇〕

西川圖

黎筐雪

續尋親

狀元香

昭君傳

風流烙

紫金魚

贅人龍

報恩亭

平頂山

翻七國

玉燕釵
三星緣
歲寒松
鸞鳳釵
快活仙
八寶箱
補天記
麒麟見
珍珠塔
姊妹緣
奉仙緣
醉西湖
三鼎爵
英雄槩
遍地錦

雙瑞記
梅花簪
玉杵記
後一捧雪
定天山
長生樂
南樓月
山堂詞餘
雄精劍
還帶記
右三十七種詞曲平，無姓名者，皆抄本。
後西廂
飛熊兆
紫瓊瑤

賜繡旗
齊天樂
翡翠園
玉麟符
粉紅闌
喜聯登
狀元旗
右十種。相傳爲薛既揚作。
雙和合
三笑姻緣
碧玉燕
九曲珠
四奇觀
後繡襦

折桂傳
飛熊鏡
白鶴圖
白羅衫
乾坤鏡
還魂記
一名玉龍珮。
後珠球
好逑傳
四大慶
青蛇傳
四安山
天然福
摘星樓
雲合奇踪〔二〕

萬花樓
醉將軍
描金鳳
吉祥兆
續千金
劉成美
青釭嘯
軟藍橋
天緣配
桃花賽
雙錯巹
沈香帶
鴛鴦幻
三世修
文章用

造化圖
祝家莊
綵樓記
鳳鸞裳
陰功報
福鳳緣
覷星臺
督亢圖
征東傳
北海記
三俠劍
千秋鑑
千里駒
雙珠鳳
十大快

鸞釵記
禪眞逸史
春宮貴
翻天印
黃河陣
古城記
月華緣
五虎寨
五福傳
非古本。
昇平樂
賜錦袍
百花臺
爲善最樂
雙蟎壁

遍地錦
雙姻緣
鬧金釵
三鼎甲
鴛鴦被
天貴圖
鋸鋼俠
一疋布
封神榜
滄浪亭
二龍山
天平山
河燈賺
玉麒麟
通天犀

碧玉串
鐵弓緣
未央天
二十四孝
千祥記
佐龍飛
順天時
混元盒〔一二〕
彩衣堂
珍珠旗
元都觀〔一三〕
金花記
金瓶梅
後岳傳
合歡慶

三鳳線

太平錢

另一俗本，非李元玉作。

合歡圖

（珍珠旗

元都觀）〔一四〕

鴛鴦孩

開口笑

右九十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鈔本。

〔註〕原書題『潤州支豐宜午亭輯，涇縣胡澤浩石泉校』。

題曲目新編後

余嘗聞之隨園先生云：『自虞、夏、商、周以來，卽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而至於詞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二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史、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及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文而至於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嗚呼！圖刑畫地之法廢而傳奇作，以戲示人，演爲詞曲，此泰平之有象也。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此治世之良規也。然則時藝者，實典、謨、訓、誥之遺風，而詞曲者，亦國風、雅、頌之餘韵也。昔金壇、王罕皆太史，選時藝以訓士子，謂之『八集』。八集者何？啓蒙、式法、行機、精詣、參變、大觀、老境、別情之謂也。試以傳奇、雜劇證之：如佳期、學堂，啓蒙也；規奴、盤夫，式法也；青門、瑤台，行機也；尋夢、叫畫，精詣也；掃秦、走雨，參變也；十面、單刀，大觀也；開眼、上路、花婆，老境也；番兒、慘覩、長亭別情也。余以爲成宏、正嘉搭題、割裂可廢也，而傳奇不可廢也；淫詞、艷曲、小調、新腔可廢也，而雜劇不可廢也。今讀支君曲目新編，而深有感於斯文。道光癸卯暮春之初，梅花谿上老人再題。〔一五〕

曲目新編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曲目新編，是用樸存堂本作底本，並據重訂曲苑本加以校勘。

〔一〕各家題詞，重訂曲苑本全無。

〔二〕重訂曲苑本此處標名『曲目表』。

〔三〕『空谷香　蔣士銓作』，樸存堂本無。

〔四〕自『添香集』至『大輿舒位作』，重訂曲苑本無。

〔五〕『盂蘭梦　丹徒嚴保庸作』，與後面重複，樸存堂本無。

〔六〕『桃花扇』，重訂曲苑本無。

〔七〕『玉燠　張叶』，重訂曲苑本列此，樸存堂本列在後。

〔八〕自『飛雲梦』至『陽湖陸繼輅作』，重訂曲苑本無。

〔九〕參見註〔七〕。

〔一〇〕『記』字，樸存堂本作『見』，今從重訂曲苑本。

〔一一〕『踪』字，楼存堂本作『跡』，今從重訂曲苑本。

〔一二〕『混元盒』，重訂曲苑本作『混元河』。

〔一三〕『珍珠旗　元都觀』，重訂曲苑本列合歡圖後。

〔一四〕見上條。

〔一五〕重訂曲苑本無『題曲目新編後』一文。

小棲霞說稗

清·平步青著

小棲霞說稗提要

小棲霞說稗一卷，清平步青著。步青一名庸，字景孫，號棟山，又號侶霞，別署三壺佚史。浙江山陰人。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進士，一八六七年授江西督糧道，一八六八年署布政使；一八七二年署按察使，後引疾歸隱，以讀書終老。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卒。步青早歲多教館在各藏書家，見聞淵博，因而精於掌故校勘之學，著有羣書斠識等數十種。晚年自訂所著書，爲香雪崦叢書。

香雪崦叢書丙集，名霞外攟屑。霞外攟屑的第九卷，名爲小棲霞說稗；名曰『說稗』，但大部分是考證戲曲故事的來源出處，體例相同於李調元劇話的下卷，而徵引詳博，在李著之上。

小棲霞說稗，祇有香雪崦叢書中的霞外攟屑一種本子。清光緒間山陰平氏刻本。

小棲霞說稗目錄

觀劇詩　文武解元
雙娶　翻衣
大禹治水小說　樊噲排君難戲
斬貂蟬　花關索王桃王悅鮑三娘
西游記　鄭恆墓誌崔氏非雙文
浣花谿　一軍中有五帝
宋祖六博　王公異斷
秦淮海妻非蘇小妹　雙漸
梁山泊　濟顛僧
荆釵記　小說有本
續奇書　一捧雪
玉蜻蜓　芝龕記

女仙外史
西游記補
石頭記
儒林外史
香祖樓
藏園曲
魚水緣
臨川夢
還金鐲
繪眞記
兒女英雄傳
鈞金龜
難中福

小棲霞說稗

清·平步青著〔註〕

觀劇詩

伶人演劇扮用古事，然多顛到賢奸，蓋皆不識字者所爲。如唐傳之張士貴，楊家將之潘美，平西傳之龐籍，率與史傳不合。冬夜箋記：『每閱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溷亂，如荊釵記、王曾、呂蒙正。』持雅堂詩集卷一有觀劇五古一篇，中云：『莊、列愛荒唐，寓言著十九。傳奇祖其意，顛到賢與否。蔡邕孝廉人，琵琶遭擊掊；借以諷王四，於義猶有取。俗人不知書，逞臆造烏有。桓桓張士貴，功出仁貴右，無端目爲奸，毅魄遂含垢；楊業雖健將，潘美亦其偶，不制王侁兵，天馬變家狗；勸懲義何在？妖言惑黔首！』可爲正人吐氣。湘侍曰：『今劇中有所謂二十八宿歸天者，蓋賜繡旗之後裔。光武保全功臣，古今所罕，而大反其事，何耶？』璱妣曰：『此必明初人所爲，蓋以譏太祖誅僇功臣，爲傅、藍諸公而發。』浣霞以爲然。

文武解元

鮑老登場，盲翁負鼓，每有文武解元，人多斥其不經。偶檢寄圃寄所寄卷六引蓉沚集云：『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則不得以劇詞爲不經矣。復卿曰：『柳南隨筆卷一、漁磯漫鈔卷十皆載此，殆本寄園。勝國專固有之，國朝則無此矣。』予按：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上諭：『文、武考試，雖曰兩途，俱係遴拔人才。而習文之內，亦有學習武略，善於騎射者；習武之內，亦有通曉制義，學問優長者。如或拘於成例，以文、武兩途，不令通融應試，則不能各展所長，必致遺漏眞才。嗣後文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武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應各准其考試，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眞才矣。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十二月辛卯，禮部等衙門議覆：『文、武生員、舉人有願改考者，准其改考。』上曰：『改考實係佳事，但恐武生記文數篇，希圖僥倖者多，學臣於生員公取者有之，至武生全無公道矣。此弊朕皆知之。嗣後由武考文不中者，若再令考試，則弊生矣。應許改考一次。其不中者，應著停止。』穆堂別稿卷五十孫少司馬母張夫人行述云：『甲午鄉科，朝廷特恩許文、武互考，不孝遂以監生應順天武鄉試，中式武舉。歲辛丑，又遵慈命，循例入文場，蒙公識拔，

獲中進士。』少司馬者，孫國璽也。是以武舉而中文進士，特非解元耳。若章氏實齋湖北通志稿、徐本仙傳云：『補諸生。能騎射。試文於鄉，未售，卽應武舉。主考欲擢高第，已知其才，留應文舉。康熙庚子，舉於鄉。』癸巳存稿卷十五 胡先生事述云：『父瑨，爲武舉生。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甲戌也。至乾隆七年壬戌四月初七日丙申，禮部等部議准御史陳大玠奏：『文、武互試，原欲簡拔全才。乃自定例以來，累科獲雋者無幾。而日久弊生，特有互試之例，文場則夾帶傳遞代做，武場則換卷。內簾但憑文取中，外簾則稽察維艱，徒滋科場之弊，未收兼備之才。嗣後應將文、武鄉、會互試之處停止。』從之。是康熙甲午以後，至乾隆壬戌，凡二十九年，直省並禮部皆許文、武互試。中式者雖寥寥，然孫少司馬外尚有其人，徐本仙、胡瑨是也。胡鄉試當在壬戌以前。自停止迄今已百四十年，人遂不知有此舊例。氍毹戲弄，弦索陶眞，多以不經目之矣。李發甲再請改建湖南闈疏有：『文入武闈，武入文闈，凡茲曠典，亘古所無。』在園雜志卷一有『監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云云。

雙娶

傳奇戲劇，一生多娶二旦，且有三、四、五、六不止者，人率以無稽非眞事置之。復卿謂予：『前朝似此者，實多有之。紹興府志：「孟桓初二女並妻潛夫，同日合卺。」非盡不經。國朝亦有此實事

可譜入傳奇，演諸戲劇者乎？』予曰：『西河合集書卷四云：「李孚青兒時聘順治戊戌進士王□□〔一〕女文定同年未娶。會三藩兵變，王任四川，阻絕有年，遂聘兵部尚書宋德宜女——即是年座主。庚申臨娶，而王師收復雲南，四川先歸，王已還朝。宋大慽。行聘者：毛檢討奇齡、錢編修中諧、陳檢討維崧。毛上書於宋，遂用其語，宋為長，王為次焉。」此事稍加點染，付之鞠部，豈亞燕子箋乎？若在園雜志卷二云：「孟翰林端士亮揆先聘張守戎之女。張宦雲南，兵戈阻隔，音問不通。及孟貴，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省蕩平，先聘復至。不能卻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孟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團明月竇家機。』其詩徧傳。孟不少悔。忽傳旨：『孟亮揆行止不端，著革職。』一時快之。」此則端士薄倖，有負故劍，不能為悔過之連波，止可譜入樂府，與療妒羹閱者尚為切齒戟手，未便於氍毹搬演矣。三藩兵擾，同時如李、孟者不一其人，惜尠為記載，日久無傳，而塡詞小說，大都亡是子虛，矮人觀場，遂並以為世間無此等事耳。』

翻衣

教坊記：『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

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今優人演浣紗記西施采蓮劇，宮女四人，咸衣翻衣，即其遺製。特易抽爲翻，彼二衣今特一衣爲異耳。

大禹治水小說

徐承烈燕居續語云：『沈滕友先生名嘉然，山陰人，以能書名。後入江南大憲幕中。嘗陋封神傳小說俚陋，因別搬一編，以大禹治水爲主，按禹貢所歷，而用山海經敷衍之，參之以眞仙通鑑、古嶽瀆經諸書。敍禹疏鑿徧九州，至一處則有一處之山妖水怪爲梗。上帝命雲華夫人授禹金書、玉簡，號召百神平治之，如庚辰、童律、巨靈、狂章、虞余、黃魔、太翳，皆神將而爲所使者也。至急難不可解之處，則夫人親降，或別求法力最鉅者救護之。邪物誅夷、鎭壓，不可勝數，如刑天帝江、無支祈之類是也。功成之後，其佐理及歸命者，皆封爲某山、某水之神。卷分六十，目則一百二十回。曹公楝亭寅欲爲梓行，滕友自以事涉神怪，力辭焉。後自揚返越，覆舟於吳江，此書竟沈於水。滕友亦感寒疾，歸而卒。書無副本，惜哉！』庸按：滕友此書，必大勝封神原本，惜乎舟覆沈水，不傳於世！蒲留仙刻畫鬼狐，入闈至擁筆不下，而滕友至寒疾隕身，豈如鑄鼎象物，共知神奸，爲六丁之取易，總復冥追玉茗墮入泥犂邪？匪所詳矣。此條，近出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三採之。而曲園雜纂卷三十八小浮梅閒話中論封神傳條引逸周書克殷篇：『武王遂征四方，凡

魔國九十有九國，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謂：『魔與人分別言之，不知所謂魔者何謂。使易封神爲識魔傳，不亦有典有則乎？』曲園著書，層出不窮，近且易龍圖公案爲七俠三義傳，滬上石印，風行廣猷，胡不別纂識魔傳以補悔堂之憾？人所先睹爲快者也。憶癸酉年，有友以明人繪庚辰鎮無支祁卷〔二〕來售，長踰十數丈，其中神天詭怪，山川稠疊，魚龍變幻，見之驚悸。覩梨園搬演泗州城一齣，普門大士登場，半襲西游小說者，相去霄壤矣。以索値昂，返之。使縢友書尚在，或取此卷縮本推類繪之，亦鉅觀也。

樊噲排君難戲

戲劇扮演古事，唐時已有。南部新書辛云：『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三〕，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庸按：此即千金記鴻門宴一齣之濫觴。若蜀志許慈傳云：『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則仍左傳魚里觀優，史記夾谷侏儒之舊，非扮演故事，並不得以倡家二字，謂今女戲之緣起也。東坡志林卷一〔四〕：『蜡，三代之戲禮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茶香室叢鈔卷十八引述異記『蚩尤戲』，又引淥水亭雜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謂優戲之始。

斬貂蟬

近出曲園雜纂卷三十八小浮梅檻閒話：「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因後書〔五〕呂布傳有私與董卓傳婢通事，附會成之。復卿曰：『徐文長集卷十七奉師季先生書云：「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陽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攷也。」曲園似本之天池生。』穦蕚曰：『升庵全集卷四十八：「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鄂按：開元占經卷二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是蟬固實有其人，特非布傳所通之傳婢，亦未為聖帝斬。漢書通志不知何人所撰，隋書經籍志無之，蓋七錄所未收。羅氏演義易『刁』為『貂』，則不知何本。天池謂秉燭達旦事烏有，足證陽節潘氏樂總論之輕信小說。刁蟬則非無其人。」

花關索王桃王悅鮑三娘

梨園戲劇所演人之事，十九寓言；而實事可以演劇者，反多湮滅。何則？演義、編劇者，大都不

賭載籍之人；而淹雅通古者，又不屑爲此也。近出茶香室三鈔卷三引前谿逸志，云：『「武康縣有嚴康屯兵處。康，邑人也，奇醜而力，爪牙爲刀，革膚爲鐵，唯喉三寸肉耳。妻鮑三娘，美而勇。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斃。」至今郁莊雜劇，演其遺事。』古今圖書集成引蘄水縣志：『王氏女名桃，弟悅，漢末時人。俱笄年未字，有膂力，精諸家武藝。每相謂曰：「天下有英雄男子而材技勝我，則相託終身。」時絕少匹敵者。適河東關公長子索英偉健捷，桃姊妹俱較不勝，遂俱歸之。先是邑中有鮑氏女，材行與桃、悅似，而悍鷙差勝，亦歸索。三人皆棄家從關，百戰以終。』原注云：『正史未見。』曲園謂：嚴康即陝西通志之廉康太子，關索即關鎖。關索爲關公子，有無已不可攷，乃更有此妻三人，尤屬異聞。庸謂：羅貫中編三國演義，大半採之小說，而絕不言關索，況三人乎？蘄水志之鮑氏女，豈即前谿逸志之鮑三娘乎？取二書而合之，稍加點綴砌末，則嚴康視紅泥關之辛文禮，鮑三娘視平西傳之樊梨花，有過之無不及。惜不得武康人，不知其扮演如何也。

西游記

潛揅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眞人西游記云：『長春眞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攷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郁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

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予按茶餘客話，西游記乃山陽吳承恩所撰。靈芬館詩話續卷三引吳山夫山陽耆舊傳云：『吳汝忠〔六〕，名承恩。淮賢文目載西游記爲先生所著。觀其中方言、俚語，皆吾郡委巷中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手無疑。』麐按：閱微草堂小說載扶乩以西遊記問邱眞人事，按：此見如是我聞卷三。灤陽續錄卷三則又云『於邱處機西游記爲證』，當是文達誤筆。『邱處機』三字應刪。則其非長春〔七〕所作，又無疑矣。冷廬雜志卷四云：『丁儉卿據康熙初淮安府志藝文書目，謂是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知縣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蓋與阮、紀兩家說同。桂氏馥晚學集卷五書聖教序後自跋云：『許白雲西游記由此而作。』當別是一書。若陳文述西泠仙詠自序，謂：『邱祖西游記只二卷，載在道藏，所記自東至西程途、日月，及與元太祖問答之語，其要言並未及載。觀邱祖本傳，亦僅勸止殺、節欲數語而已。世傳西游記，則邱祖門下史眞人弟子所爲，所言多與性命圭旨相合，或卽作圭旨之史眞人弟子從而演其說也。』亦略本竹汀；特以演義爲史眞人弟子作，不云吳承恩，則雲伯晚事修鍊，過信黃冠，從而爲之辭，非不知吾山、文達諸說之可據也。

鄭恒墓誌崔氏非雙文

景船齋雜記卷下張鯢淵跋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曰：『此志傳以爲崔、鄭同穴之驗。

吾鄉董元宰、陳眉公兩先生皆未深攷，亦復傳譌，語具品外錄、容臺集中。余宰濬，訪得原刻，初猶以訛墓薄之。眉山王裕，好古士也，共余以會眞年月參之此碑，則此崔夫人者，計其平生，尙長雙文四歲，然後一破此疑。王君謂：「博陵、滎陽，世爲婚媾，何必鶯、恆？」斯論篤矣。而予復謂：「鄭君姓名，本傳不載，豈實甫、漢卿輩其言不足徵信耶？況鄭又諱遇不諱恆也。第此碑入地千餘年而始出，出又百餘年而予兩人爲之辨其誣，文之行世，固有幸有不幸哉！」』庸按：曠園雜志謂鄭太常恆墓石出在成化間，眉公古文品外錄載其文，爲會眞記辨誣，陳大士已吾集卷十四鄭恆古誌後跋、亭林金石文字記皆從之。野談則云：『近內黃野中按：內黃屬彰德，濬屬衛輝，雖鄰縣而地異。掘得鄭恆墓誌，乃給事中顧記作衛洲司法參軍。秦貫撰。其敍恆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眞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恆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恆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名爲鶯鶯，誤矣。』是秦志鄭恆之名偶與傳奇合，崔夫人不必卽會眞記所亂之鶯鶯，忠穆之前已有辨之者。錢竹汀氏金石文字目錄卷三云：『又一本，文字與此同，惟鄭名遇，疑皆好事者爲之。』中州金石記則云：『恐後人得鄭遇碑，改爲鄭恆以衒世者。』二碑俱在濬縣，皆與忠穆跋合。且誌云：『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據侯鯖錄元微之年譜，雙文生於德宗興元元年甲子，下距大中九年甲戌，正七十一，此崔夫人實長雙文五歲。張跋作四歲，蓋第取會眞記校而未攷元譜也。隨園詩話補

遺卷七云：『讀秦貫所撰鄭恆志，方知唐人小說原在有無之間，不必深攷。』祁駿佳遯翁隨筆下，作：『魏縣西北五十里廢冢誌銘。吏崔吉白於縣令邢，置邑治前。恆字行甫。』

浣花谿

都門梨園演有浣花谿一齣，蓋唐人實事也。升菴全集卷四十九浣花夫人條：『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游。』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甯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甯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甯，任氏封夫人。』庸按：據此，是子琳兵亂在崔旰入朝後。今劇場作旰縮朒〔八〕謀遁狀，其正室更科諢可歎〔九〕，殆有意揚任，不免抑崔過甚耳。猶之胭脂虎之演李景讓〔一〇〕事，與本傳亦稍出入也。新書〔一一〕一百四十四甯傳云：『大曆三年來朝。甯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甯於蜀。未幾，子琳敗。』又云：『始甯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甯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通鑑謂賜名在敗子琳後，與加尚書本傳在還蜀後左僕射，皆似微誤。南部新書丙云：『西州浣花任國夫人，即崔甯妻也，廟今存』。『川』譌爲『州』，『妾』譌爲『妻』，『國』字亦衍，皆當校改。新唐書李景讓傳：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譁，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甯，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牙將本無名姓，且已杖殺。今劇中但杖，而後殺敵，爲不同耳。

一軍中有五帝

殘唐五代傳小說，與史合者十之一二，餘皆杜選裝點。小說體例如是，不足異也。中有五龍偪死王彥章一段，時帥爲史建瑭，五龍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也。復卿以無稽詆之。馥甫曰：『非無稽也。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明宗爲大將，以騎五千襲取鄆。梁破德勝南柵，明宗爲先鋒救之，擊破梁軍五代史明宗紀。廢帝嘗從戰於河上。德勝之戰，以十數騎雜梁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胡桃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廢帝紀。明宗壻晉高祖常在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劉鄩攻清平，莊宗馳救，爲鄩所圍，高祖以十數騎橫槊取之。又從擊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從戰楊劉寨，從取鄆晉紀。而漢高祖時方爲晉高祖裨將，爲梁人所襲，馬甲斷，漢高祖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紀。是時莊宗、明宗、廢帝、晉高、漢高皆在行間。甌北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謂「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可與唐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一堂有五天子條爭勝」。小說以周太祖易廢帝，又以主兵者爲史建瑭，與正史不符，使讀者反疑爲

假借矣。至說唐前傳有羅成一日擒五王，無論朱粲等五僞王非同時禽俘；羅成並無其人，又安有此戰耶？此與戲劇中反武場，常遇春中武狀元，同試者有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四王，皆俗優妝點，不值一哂耳。』

宋祖六博

畫墁錄卷一：『太祖游關中小像，褐衫青巾，據地六博。』今坊間有飛龍傳小說中一段所本，不盡無稽，特劇中高行周借頭則妄耳。

王公異斷

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四王素墓誌：『知成都府，蜀人鐫公所行，爲王公異斷。』宋史本傳同。庸謂：此卽今龍圖、海、施諸公案之濫觴。

秦淮海妻非蘇小妹

通俗編卷二十七蘇小妹條：『歐陽文忠集蘇明允墓志云：「君三女，皆早卒。」按：明允一女適其母兄程濬之子子才，庸按：文忠姊名八娘，子才字正輔。一女適柳子玉。按：子玉子瑾，字仲遠，娶文忠堂妹小二娘，蓋

中都公渙少女，非文忠同懷也。晴江誤。而世俗有云蘇小妹者，謂其適秦少游，豈明允之最小女耶？攷王應元撰少游傳云：「見蘇軾於徐州，爲賦黃樓歌，以爲有屈、宋才。」自此以前，二人未相識也。軾於治平應作熙寧十年始改知徐，而明允卒於治平三年，其三女皆已先殁，則安得有軾妹適少游事？俗所傳，不見載記。惟元吳昌齡東坡夢雜劇爲是言，並云其妹之名曰子美。雜劇之謬悠，詎可據以爲實！』庸按：寄園寄所寄卷八引雲谷臥餘，云：『「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今古奇觀卷十七一則，即雲谷所斥。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子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卻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子才而第非秦淮海耳。』張純照遺珠貫索亦引臥餘，刪去墨莊漫錄數語，而云：『故長公集有柳子玉倡和詩，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外生柳閎詩。東坡集又有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及軾」，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墨莊』以下至『安云』，隨園詩話卷十五引之。或云：『今所傳蘇小妹之詩句、對語，見宋林坤誠齋雜記，原屬不根之談。』按淮海集卷三十六徐君主簿行狀諱某，字成甫，高郵人。云：『子男五人，曰文通、文俠、文剛、文懷、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

「子嘗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淮海妻爲徐文美，非文忠小妹。小說紛紛，何足信也！戒菴漫筆已引秦集，見堅瓠丙集卷三。履園叢話卷二十四蘇小妹條云：『余修高郵志，閱淮海集，乃知少游夫人姓徐氏爲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德賓，號元孚，有義行。少游爲作事狀，載集，而舊志竟未及。』徐君名爲集所不載，字又異，豈梅谿所見秦集爲別本耶？

雙漸

復卿以施耐庵水滸小說所云『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見問，浣霞曰：『宋時有二雙漸：其一見元豐類稿卷四十五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云：「子漸，爲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吉州軍州事。」卷六又有送雙漸之漢陽詩云：「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東檣出？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川風物待春游。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阮文達公廣東通志卷十六職官志七：「雙漸，員外郎，知封州軍州事。年次無攷。」隆慶廬州志：「雙漸，慶歷二年壬午進士，無爲軍人，博學能文。爲職方郎，知同州。」一見楊愼希姓錄卷一：「雙漸，朱子門人。作縣，有惠政。」堅瓠補集卷三決僧判條：「雙漸嘗爲令。」云云。知封州、同州者，卽南豐贈詩、誌其母者，初判吉州，移漢陽封州，終同州。希姓錄與褚人穫所載，當爲一人。耐庵所說，似指北宋之雙漸。蘇卿則不知

何人，不必以豫章城而引南渡蘇雲卿以實之。』復卿曰：『耐庵元人，安知非指作縣令之雙漸耶？』浣霞無以答也。說文解字走部：『「赶」，舉尾走也。』正字通：『「趕」，同「赶」，追也。』管子君臣下篇：『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赶。』尹知章注：『「赶」，謂逡巡也。』東坡至眞州再和王勝之游蔣山詩：『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赶船。』則『趕』本周時字，且已入詩，不得以俗譏之。

梁山泊

泊者，衆水之所聚也。自安山閘而北十里，爲積水湖；七里，爲蘇家莊；十三里，爲戴家廟閘。凡東平州等處各山之水，俱向西流，至梁山爲水窪，故稱『泊』焉。元、明開會通河，藉各水以行運，衆流不復至水窪，然其地猶稱下澤。迨順治七年，河南金龍口決，黃水漫淤，而安山（梁山改）湖竟成平陸。康熙十八年，聽民開墾。乾隆十四年，升科納糧。安山湖向稱四水櫃之一者，一望盡爲禾黍，無復涓水；而土人猶有梁山泊之故名，熟在人口。宋史所載宋江事，乃在江淮，不在山東。水滸中所載州、縣，皆施耐庵弄筆，憑空結撰。按之宋史地志，率多不合，且有無其地者。闊者不可以爲實事，而求其地與其人，以責耐菴之不學也。悅親樓集卷二十二閘河雜詠十首之五云：『小說虞初太雜厖，人言水滸傳無雙。安山前是梁山濼，（金壇巾箱說云：「濼」音薄。水滸記作「泊」，誤。）閑聽兒童說宋江。』至於盪寇志之拓張侈大其事，則亦一時游戲之筆，未曾攷之輿志及地之有無，

與耐菴同，尤不得信以爲實也。

楊惊見契丹國志天祚保大二年云云。

濟顛僧

小說有濟顛全傳，多附會不足信。如運木井之等，昔人已有辨之者。然所掇拾，亦有藍本，不盡臆造。如解釋婦人絡繩不得一條，出游宦紀聞卷四云：『永福下鄉張錫柄——爲僧，號張聖者——一日，游白面郎，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痛嚙其項。婦號叫，觀者哄堂大哂。婦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詬駡。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駡者不聽。居無何，婦以他恙投繯而死。』即其事而移之屬顛也。堅瓠丙集卷四以爲尹蓬頭事。貴人女嫪蟲亦同。

荆釵記

通俗編卷三十七荆釵劇條引鶴林玉露：『「王龜齡年四十七，大魁天下，以書報其弟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詩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按此，則龜齡及第甚晚，已有二子，並非新娶，而其母則已殁。今之荆釵傳奇，都不可檢。』

天祿志餘卷上謂：『玉蓮者，王梅谿先生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谿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

八罪，汝權實慫恿之，爲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衊之。南宋餘姚許浩嘗賦荆釵百詠，蓋卽其事。』楊升菴外集謂：『潛說友乃宋安撫使，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譌以爲錢。攷潛與賈似道同時，而傳奇反以爲梅谿前輩，亦適見其謬矣。』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首姓氏永嘉賈氏巖老下詰案，梅谿有送賈巖老自閩還鄉詩，乃其妻弟也。是忠文娶於賈，非錢，傳奇之誣妄可證，惜晴江不及引也。江鄗巀餘本堅瓠丁集卷二所引，聽雨增記、甌江逸志同，冬夜箋記已辨之。堅瓠集又引南窗閒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鄭齋雜記卷三云：『莊相伯言湖郡城門有石牌坊一座，大書「湖州協副將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建」。』則孫又爲武人，而玉蓮其室非妓也。蓋卽南窗閒筆之說，而莊誤述之。某協副將，至國朝始有此稱，明時尙稱副總兵，不名副將，何況南宋？此眞轉展傳譌，不足詰也。柳南續筆卷一云：『王梅谿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去桑門三里，溫州城門也。往來嘗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谿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娶〔三〕，自沈於桑門江口。蜀破堂和倘〔三〕爲錢湘靈述之如此，備載湘靈集中。』甌江逸志及所載又一說，卽鄭齋雜記、柳南所本，蓋卽傳奇之誣而小變之。劣僧無識，惡言妄傳，湘靈載入集何耶？忠文夫人既非錢氏，則異說汙衊，紛紛變幻，於忠文何損毫末耶？攤飯續談云：『竹懶新著，周懋龍天錫嘗著說辨之，凡數百言。』

小說有本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戒御史遇仙條：『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即綠埜僊蹤小說冷于冰事所本。近茶香室續鈔卷十八崑崙山中仙人條，同。

續奇書

署名紫陽道人撰。借因果以論報應，蔓引佛經、感應篇，可一噱也。自弇州撰前書以毒荊川，冀雪戴天讎憤，而風行槩布，流禍百年。其續書名玉嬌李者，今已不傳。坊肆有之，一名第三才子書者，玉嬌梨，敍白太素女紅玉〔一四〕蘇友白事。閱者頗疑其依託，不知白、蘇事不可知，太素則實有其人。曝書亭集〔一五〕卷三十六曰：『蘭谷天籟集序云：「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於明初由姑熟徙六安〔一六〕。』秋夜梧桐雨院本亦白作，竹垞謂出關鄭之上〔一七〕。甯獻王權譜元人出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仁甫居第三，次東籬、小山之下。乃依托，不足觀。梅邨祭酒別續之，署名隔簾花影。相傳爲隔一字讀之成文，意在刺新朝而洩黍離之恨。其門下士恐有明眼人識破爲子孫禍，傎倒删改之，遂不可讀，但成一小說耳。不知紫陽道人有何殺父之讎、亡國之恨而爲此貂尾也，徒爲罪孽自墮泥犂而已矣。至近日申報館庚辰二月十三蒐訪癸未排印之埜叟曝言二十卷，妄云康熙中

江陰老明經夏某所著，泰興刁家鋪趙應容藏全部，排印非其眞本。書凡數十萬言，喪心病狂，穢褻非復人理。敢於侮素王，謗金谿，自詭爲衛聖之功，其人可誅，其書可焚！亦出近人手，觀『上書房』句，可見在雍正元年以後，非康熙中人也。

一捧雪

聽雨軒雜記：『在園雜志今本無此條：「王思質藏右丞輞川眞跡，嚴世蕃索之，思質與以摹本。裱工湯某向在王門下，識此圖，爲世蕃言其贋。因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唐荆川以兵部奉命巡邊，嚴嵩觴之於內閣。微有不滿於思質，荆川頷之。至，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巳兼兵部銜，難之。荆川怫然，遂劾其軍政廢弛，虜寇，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逮思質棄市。今世所演一捧雪傳奇李元玉撰，蓋卽此事。『一捧雪』，盃名亦見在園雜志卷一，係當時畫吏以饋世蕃者，作者合兩事而敷衍者也。」』庸按：英和恩福堂筆記卷下：『內府藏有南宋張擇端淸明上河圖，末有「湯卿裝」小字標識，此王鳳洲家致禍之由，而好事者復有一捧雪傳奇之作。至一捧雪，內府分列乙部，嘉慶年間天語曾及之，余固未得見也。』據聱叟此條，則非右丞輞川圖。葛莊誤記。且圖與杯皆入天祿、石渠，人間所有皆黃彪摹本類，不必湯卿始辨其僞也。汪師韓讀書錄一捧雪是淸明上河圖條最詳，聽雨、恩福兩記皆稍略也。

玉蜻蜓

聽雨軒贅記卷：『紹興南門外瀉渚地方，有尼庵曰：隔塵。老尼若木。其徒孫慧音，年十六七，姿容極麗。城中東武山下朱生綺園，明宰相文懿公賡雲礽也。父静山，由部曹出爲四川郡守。生未冠，游庠。有別業在瀉渚，因讀書其中。臨行，見其妻有玉琢雙魚極工，乞而貯於冰絲小囊中，佩之以往。老僕、小童二人侍。別業與尼庵相隔僅百步，生遂與慧音浹洽。夜赴尼菴，踰牆以入，事極愼密。惟小童知其詳，洩之老僕。一夕，生至午不返。老僕潛往察之。若木告以：「今日門鑰未開，而慧音不知所往。後園牆瓦損落，想已遠颺。」僕疑二人偕逃，回告主母。徧索無蹤。十餘年後，若木化去。衆尼或死、或去，庵遂廢。生父升滇南觀察，年老致政。至瀉渚別業，因至隔塵庵，立劵買之。圍以長垣，合別業爲一。後園向有牡丹，牡丹枯而石臺尙在，公撤去之。石將盡，內藏二屍，面如生——其一卽生，其一爲尼。童指而謂公曰：「此慧音也。」腕上小囊、玉魚尙存。公喚向日賣庵者嚴詰之，因言：「公子與慧音通，人初不知。一日，慧音不起。撬門視之，見二人裸身相抱，死於牀。因潛埋於牡丹臺內，而以『慧音逃去』掩飾之。」公備棺葬生放故所，並以慧音附，殉以玉魚。生向有一子，已登賢書。其處龍穴、砂、水皆合法，故公不別爲覓地也。其子後舉進士，入詞林，莅歷大位，聲稱滿世。今吳中玉蜻蜓彈詞託其事於中文定公之父，實本於此。』庸

按：徐此條不知何本。文懿雲礽無登第者。國朝山、會入詞林者，止有康熙九年庚戌朱即山少詹阜一人，乃白洋忠定後，非文懿。東武山俗呼『塔山』。朱氏並無別業在漓渚，亦無官雲南觀察。悔堂德清人，不知據何傳聞而漫記之。漓渚在綠城西南，而云南門外，非越人之言可知。文定登第時徐姓，彈詞作徐元宰。以婁東門客撰，時文定當國故也。今吳門申衙前猶禁演玉蜻蜓，知事出有因，固非子虛依託者矣。

芝龕記

汪頂頑奇女傳，一爲沈雲英，一爲劉雲英；江戾聯紹運奇女子一則，爲畢韜文：皆明末女子能武者，不獨石砫秦夫人也。芝龕記院本演秦、沈事，間及劉。復卿嫌其未備，欲以韜文事羼入之。予謂：沈、劉事涉流寇，可合傳；畢父死薊州饒餘親王之戰，歸愚國朝詩別裁不知，而誤採其詩，豈可譜入傳奇耶。

西游記補

董說西游記補中，借秦始皇驅山鐸鑿開天門，人皆笑其無稽。按太平廣記卷二十博異志陰隱客〔一九〕條：『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其

所本也。升庵全集卷七十八：『太湖西有岝嶺，山有石如卷筦，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筦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耶？抑古原有此術也？」

女仙外史

在園雜志卷二：『吳人呂文兆熊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年近古稀，足迹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輯廣輿記，止詳注各府而略州縣，不足備參攷，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按：續廣輿記今已不傳，女仙外史昔年坊肆尚有存者，署名『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近亦奉禁。中以唐賽兒爲嫦娥降生，故號『月君』，而以鮑仙姑、曼師、聶隱娘、公孫大娘輔之，已荒謬可哂。至所謂呂軍師師貞者，卽文兆所自寓。亞軍師高咸甯，卽明史卷一百四十三之高賢甯，本傳云：『濟陽儒學生。在濟南圍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悅其言，爲緩攻。後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甯固辭，竟得歸。年九十七卒。』又成祖本紀：『永樂十八年二月己酉，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御石棚寨。都指揮劉忠戰歿，賽兒遁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眞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戊子，山東布政使右儲延、左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戊戌，以逗留，徵柳升下吏，尋釋之。』又卷

一百七十五衛青列傳：『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鬭。徒衆數千，據益都卸石棚寨。指揮高鳳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即墨，圍安邱。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帥都指揮劉忠圍賽兒寨。賽兒夜刧官軍，軍亂，忠戰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瓛、丞馬㩦死戰，賊不能下，合莒、即墨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人，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尚書吳中等劾升，且言升媢青功，於是下升獄，而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眞都指揮同知、瓛、㩦左、右參議，賞賚有差。』史載賽兒事如此，而呂張大其辭，不惜以身補之，雖爲讓帝復讎雪憤，未免流於賊黨而不自知矣。評語有蘇津山人、八大山人、息關，皆文兆同時人。在園與呂三十年舊交，亦有評語。至于少保，則依託也。敬業堂詩集卷十四自注：『呂灌園爲吳江大司馬三子。甲申以後，因亂破家。有別業在玉屏山中。』則當爲兵侍純如子。未知即文兆否，俟攷。月君上昇，鮑芳至楡木川以劍決成祖首，亦因野史稱『師次楡木川，獲女，悅之。次日，御幄惟存一臂。蓋爲夜叉所食。』怪誕不經如此類者，皆建文遺臣爲之。呂如爲純如子，則父爲閹黨。子欲幹蠱，自大有事在；而誣及先朝，不可解也。近出續今古奇觀

平話卷五第二十五回，載賽兒與史全異，皆無稽之詞；夫爲王元椿，不作林三。

存硯樓二集卷二十四綦五公傳：『公名埏，字公亥〔一九〕，號南坡。歲貢入國子。閒游齊、魯。洪武二十五年，官獻縣教諭。建文元年，超遷廣東按簽。永樂二年，謫辦事官，从夏忠靖治水。六年，知西安府。十一年，山東布政。賽兒，縣民林三妻也，自傳「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鬥，往來諸邑，聚扇愚民。董彥杲、劉峻、賓鴻等皆〔二〇〕附之，用紅、白旗爲號，而據益都卸石柵寨以出沒。十七年，覆青州衛指揮高鳳軍。遣招撫，不從，益蔓延卽墨、莒州間，迺命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先是公薄游齊、魯時，距彌勒黨近，帀地傳習，公問通其訣，暨破而殲之之要訣。後蒞山東，妖習未殄，懼嚴詰而適以激之亂，間用溫顏撫綏之，革舊習者滋衆，而不虞蒲臺之瀕海而遠界北平也，賊遽以竊發。洎十八年春，柳升至益都。二月，圍寨，彥杲等乞降，詐云力盡，且寨中乏水。公時參軍務，語升亟據東門外舊汲道。夜二鼓，賊復襲殺都指揮劉忠而升不覺。比明，公聞之，亟馳至大營，趣升分兵追賊；而用殲妖訣試之，紙人馬皆墮地。賊衆潰，遂破卸石山寨，獲賽兒暨劉峻等男婦百餘人。賽兒坐檻車，詒解者曰：「今死矣，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護解者哀之，不知其詐。比水至，而賽兒遽遁矣。四索不復得。濟南趙百戶迺訐公縱賊。成祖震怒，詔逮公。而升亦下吏，以勳臣幸獲宥，而公遂就戮於西華門。五月十九日也。距生元至正壬寅，年五十九。越再期，猶盡逮北平山東尼暨天下婦女之出家者，先後且贏萬人。其酷濫莫可勝數。故一時廷臣，稔知公之冤，而不敢營救。贊曰：「水遁事，近誕，然洪武時冷協律謙水至而入于瓶，暨建文時楊鎮撫本登臺事，載明初諸史編。觀賽兒暨董彥杲等後多隱不復見，則妖幻術庸或有之。公遺稿曰宦餘錄，今佚。或以王凝之、何稟擬公，則又拙於論事矣。」』

儒林外史

全椒吳敏軒先生敬梓，玉隨侍讀國對從孫，負雋才。雍正乙卯，以諸生舉鴻博，不赴。移家金陵，爲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臺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晚號文木老人。甲戌，卒於揚州，葬江甯鳳臺門花田。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俱未梓；史漢紀疑，未成書。據章氏學誠丙辰日記，則詩說蔣春農宗海敍之，云：『不主漢、宋門戶偏見。』按：先生與緜莊最交好。緜莊說經，亦猶是也。惟儒林外史五十五卷，閑齋老人敍在乾隆元年二月，則先生游戲之作；而嬉笑怒罵，無不畢具。金棕亭國博兆燕教授揚州時開雕。風行宇內，翻刻不一。原書五十五卷，敍琴棋書畫四人畢，以沁園春詞結之；翻刻者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取文集中駢語綴續爲之，無理，可哂。庚申亂後，版燬。己巳，吳門書局有聚珍板大字本、吳氏重訂小字本；癸酉，上海申報館又有鉛字排印小本，並載上元金和跋，述先生行略。和母爲先生從兄青然徵君檠女孫，聞於母者如此。跋云：『書中杜少卿儀，乃先生自況。愼卿倩爲青然，虞果行育德爲吳蒙泉培源，莊紹光尚志爲緜莊，馬純上靜爲全椒馮粹中，遲衡山均爲樊南仲明徵，字聖謨，一字畛亭，句容人，著書四十餘種。武正字瑩爲程文，平少保爲年羹堯，鳳四老爹鳴岐爲甘鳳池，牛布衣爲朱草衣卉[二〇]，權潛齋勿用爲是鏡見茶餘客話，東皋雜錄。蕭雲仙采爲江某，趙雪齋潔爲宋某，隨岑庵爲爲楊某，楊執中允爲

湯某，湯提督奎爲楊某申報館又有天目山樵評本，跋云：『卽述學之楊凱。』匡超人迴爲汪某，荀玫爲苟某評本云云，似指盧雅雨。嚴致中大位爲莊某按莊某殆指有恭，以其爲粵東人而不甚通文理也。嘯亭雜錄記閩狀元條卽指此。高翰林爲郭某郭長源，字時若，江都人，雍正壬子解元。秋鐙叢話卷十六云：『長源入闈，一字未成。鄰號老叟以鼻煙敵卷，以文授郭，遂冠多士。』書中云：『發解云：「三藝無一字杜撰。」』蓋卽譏其事。若全椒郭運青侍講肇鐄，乾隆丁巳進士，隨園詩話卷六有『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一條。與此不同。余有達特、余有重持爲金某兄弟，萬中書里爲方某，朴山先生五子卓然之次子里，字井九，殆其人。范進士進爲陶某或指蕪湖陶西圃鏞。婁玉亭琫、婁瑟亭瓚爲桐城張廷瑑兄弟評本云：『溧陽史氏。』韋思元闡爲韓某，沈瓊枝卽隨園詩話卷四所稱松江張宛玉，高青邱集卽戴名世南山集。案：或象形、諧聲，或廋詞、讔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十得八九。丁辛老屋卷十二有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其八云：『杜老惟耽舊草堂，徵書一任鶴銜將。閒居日對鍾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注：『先生著有儒林外史。』足證金跋之非坿會矣。葉名澧橋西雜記云：『程魚門爲作傳。』先生子荀叔烺，號棆亭，以乾隆辛未南巡，召試，賜舉人中書，終甯武府同知，通勾股、歷算、等韻之學，兼工倚聲，著有周髀算經補注——金跋以爲進士，誤；鰲官良鄉縣見滇行日錄。玉隨兄國鼎，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弟國龍，崇禎癸未進士，官禮部主事。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昺，康熙辛未進士第二人及第；早，崇禎壬午順天舉人。吳氏科名鼎盛，侍讀昆弟聯芳，可攷如此。而書中

云愼卿是宗伯孫，則當爲國龍後；特非禮部尙書，亦無狀元，無知贛州者，不免過於鋪張。又按書中所云太保，爲張文和公；少卿舉主皖撫內召禮侍，則爲徐文定公。杭氏詞科掌錄、李富孫鶴徵後錄皆失收。近人茶香室續鈔卷十三疑之，殆以辭不赴故。雲晴川爲杜雲川詔，向鼎爲商寶意盤，季葦蕭崔爲李嘯邨葂。莊濯江爲程魚門蒙泉——字岵瞻，金匱人，丁巳進士，官遂安知縣，改江甯府教授。古柏軒文集卷三有吳蒙泉詩集敍云：『兼工塡詞。』青然以增生爲皖撫王紘所舉，王郎代文定任者。青然詞科報罷後，登乙丑進士，官刑部主事。虛設人頭會一段，本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八引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條評本已載。它事亦多本古書删潤成之，惜鄙人弇陋，不能一一疏證耳。

天目山樵評第一回：『七歲上死了父親。據朱竹垞擬明史王冕傳云：「父命牧牛。」不云「早孤」。』按：如本傳，則敍次不能一綫，故云『父歿』，非誣先賢，亦非傳聞異也。

『諸暨縣令』，據傳乃紹興司理高郵申屠駉。

『余忠宣墓在安慶西門外，不當云和州。』按：雲林子㫃官和州學正，後人因有『謫和州、守余墓』之譌。

『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此亦竹垞傳贊語。

第五回：『每家兩石。俗書「擔」字作「后」，因誤爲「石」。』按：『石』爲量名，十斗曰『石』。

漢書食貨志：『歲收畮一石半。』又粗布、皮革之數亦稱石。唐書張宏靖傳：『汝等挽兩石弓。』又水亦稱石。水經注：『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又酒亦稱石。史記滑稽列傳：『一石亦醉。』又衡名，百二十斤爲石。書：『關石和鈞。』月令：『鈞衡石。』漢書律歷志：『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今越人亦呼十斗曰石，非『擔』字擔亦俗字也。亦無『后』字，殆嘯山南匯人故。

第八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陽明先生不聞乎？亦以爲能員乎？』王惠事本子虛，此評可删。

『自此更姓改名，豈卽更姓爲「郭」耶？王惠、郭力父子事，惠汶上人，力長沙人，作者本寫得支離。』嘯山評似粘滯。三十八回又引李保泰畜生文集胡孝子尋親記，爲歙胡仲長。

第九回：『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史文靖曾任本江總督，故疑婁乃史也。』按：文靖五子登科，著者：長奕簪，□奕昂兵侍，□奕環河東道，其二俟考。此云『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或琫三、瓚四影寫『環』字耶？金評以爲桐城張氏，則文恪乃指文端，太保乃指文和。通政又是何人？觀鹵臣少□名廷瓚，必不直擧其名也。

廿一回：『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本吳志張昭勸孫權語意。

第二十六回：『升了汀、漳、龍道。既託名明官，不當徑稱今制，此亦疏忽之過。』按：此等皆稗官家故謬其辭，使人知爲非明事。亦如西游記演唐事，託名元人，而有鑾儀衛明代官制；紅樓夢

演國朝事，而有蘭臺寺大夫、九省總制節度使、錦衣衛也。江秋珊雜記嫌其蕪雜，亦未識此。此評可刪。

第三十一回：『此等說話，少卿安得而知之而筆之於書，然則此書非少卿所作可知。』按：此等說話，未必出自青然，安知敏軒不能自撰、自嘲？嘯山似爲作者、評者所愚。下文：『是教他投王胡子，卻又牽連出邵奶公，無謂。』按：邵奶公定戲，少卿之父尙在，此語正關動前後文，不得云『無謂』。

第三十回：『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用南史蕭警事。

第三十五回：『據緜莊志銘稱：「丙辰召試，有欲招之出門下者，正色拒之，以此不入選。」外史所言即此。』按：小倉山房程誌無此四句，疑嘯山誤記它書。

『二子甲、寬皆中進士。』按：述學別錄楊凱傳：『甲更名文淵，中進士。』不云二子皆中。嘯山亦誤記也。

『筮得天山遯』，用朱子事。

第五十三回：『斗大的明珠挂在梁上』，用默記李後主事。

青谿文集有上宮保某公書，即文和。

『凱風』一條，三家詩拾遺，應作詩瀋。

『依僧寺，坐佛膝，映長明鐙讀書。』亦見王冕傳。此借入匡超人。釘鞋一段，本宋書劉敬宣傳。

姚園，即後來隨園。詩話又冒稱大觀園，則非。

蘇軾一條，本書彭汪道昆事。

『不敢妄爲些子事』四句，見輟耕錄，但改七律爲絕句耳。

『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見孔氏談苑。

片石居扶乩一段，本湖壖雜記，乃順治辛卯事。

『棋子聲、唱曲聲，易爲天平聲、竹爿聲。』本堅瓠癸集袁于令事。

洪憨仙一段，亦本桂苑叢談李全臬條。

郭孝子噴嚏嚇虎，本朝野僉載諸暨人事。

『買通了道人，日日擻柴、運米。』亦用後漢姜詩妻事。

石頭記

燕下鄉脞錄卷五引徐柳泉云：『紅樓夢一書，即記故明相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

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按：西溟已卯北闈之獄，爲同年李修撰蟠所絓累，卒於請室，天下寃之。望谿記其遺言，謝山爲作墓表，其誣何嘗不白？柳泉乃橫被以檻外人之女冠子，是欲白受賕之誣，而平添一誣，西溟身後何大不幸乃爾！金釵十二爲容若上客影名，前人未有道，乃柳泉不知從何得之，惜縉士大令不盡記憶，使人閱之悶悶。紅樓夢原名石頭記，不署作者姓名。相傳云：乾隆末，明相孫成安以多藏爲和珅婪索，不遂，又涎美婢侍明相夫人者，作紫雲之請，成靳不與；固索之，迺以明相夫人爲辭，並微露禁臠不容他人染指意。和珅挾恨，以事中傷之，籍沒，遣戍。婢爲所得而不死。玉山闌文先尙書乞歸疏稿題後云：『司寇歿後八十餘年，某相國家籍沒，金玉寶貨以數十萬計。』所云『某相國』，即指明珠。健菴歿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歷八十年爲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則承安籍沒在甲午年後，正和珅顯用事時。和於甲辰七月，以吏書協辦。成之業師某，目擊其事顚末，造爲此記，半屬空中樓閣：以賈政影明相，賈珠早死影容若，又以賈敬丙辰進士故亂其辭，以寶玉影揆敍，皆瞀妄不足詰。惟襲人影婢珍珠，亦非其本名，明夫人必不至以夫名名婢也。以蔣玉函影和相，以和小名琪官故也。初僅鈔本，八十回以後軼去。高蘭墅侍讀鶚續之，大加删易。原本史湘雲嫁寶玉，故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章目；寶釵早寡，故有『恩愛夫妻不到冬』謎語。蘭墅互易，而章目及謎未改，以致前後文矛盾。此其增改痕迹之顯然者也。原本與改本先後開雕。桐陰淸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話云：『康熙間，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以

書付廠肆裝訂，抄出刊行。』世人喜觀高本，原本遂湮。然廠肆尙有其書——癸亥上元，曾得一帙，爲同年朱味蓮攜去——書平平耳，無可置議。嘉慶初年，後夢、續夢、補夢、重夢，復夢五種，接踵而出。後、續還魂之妄，說鬼譃譺，已覺無謂；重夢則現色身說法，並忘原書『意淫』二字本旨矣。復夢易『賈』作『祝』，極譽釵、襲，殆認賊作子；文之不通，更無論已。道光中又有夢補、圓夢、幻夢三種。陳厚甫、嚴問樵兩前輩各譜傳奇，嚴後出而遠跨陳上。近時復有增補、夢影二種，每下愈況，益不足觀。寄蝸殘贅謂爲讖緯之書，不知何指。柳泉更以爲影澹人、西溟，彌匪夷所思矣。果如徐言，以姓名映合通假，則黛玉影秀水，與容若交逾一紀，觀祭文可見，尙有瀟湘館竹可以附會。三春爲東海三徐，惜春當爲嚴繩孫，晴雯當爲田山薑，熙鳳爲橫雲山人，李紈、李綺〔三二〕爲秋錦兄弟，可卿爲留仙諭德乎？岫煙似指查他山愼行，湘雲疑指史夔，薛寶釵當是翁寶林，花襲人乃指高澹人，紫鵑爲陶紫笥元淳，劉老老當是嘯亭雜錄之劉欒邨大槐——海峯先生弟也，巧姐又豈指宗之少宰？皆肊斷不足據。唐實君亦與他山同客揆功所，書中應屬誰人？古人可作，微特湛園怒不任受，卽江邨亦將拔其舌矣。憺園集卷三十七通議大夫一等侍衛納蘭君墓誌銘云：『所交游若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陳維崧、姜宸英，尤所契厚。吳兆騫，贖而還之〔三三〕。』

藏園曲

蔣清容先生紅雪樓九種曲，偪眞玉茗『四夢』，爲國朝院本第一。其目曰一片石、空谷香、桂林霜、四絃秋、雪中人、臨川夢、香祖樓、第二碑、冬青樹；香祖樓尤爲精絕，眞得還魂神髓。李耋山曲話下云：『聞其痺疾後尚有左手所纂之十五種曲，未梓。』今不知尚有藏本否。惜丁卯秋見先生曾孫文恪中丞，不一詢之。

湖上笠翁曲，已刻者前後八種，未刻者內外八種。今行世者止十種。餘如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二四〕、魚籃記、萬全記五種，名見曲海；此外十七種〔二五〕，不知何名，今皆不傳。

香祖樓

遣愁集卷一：『韻談：「陳麋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茅四面，雜蒔蘭蕙，扁曰香祖樓。有柱聯曰：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紅雪樓九種曲，一曰香祖樓〔二六〕，似取麋公語。

齣中陳最良紫蘭名〔二七〕，亦見花譜。

臨川夢

潛邱劄記卷四上跋堯峯文鈔三云：『錢牧翁評隲陳仲醇，謂「聊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人於鈍翁亦云然。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士固不浪得名耳。』膺按：蔣藏園臨川夢院本隱奸一齣上場詩：『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蓋本東磵語。其中描摹充隱奸險，不無過刻；至謂袁襄愍之殺毛文龍，因拒糜公粥文，而借香光以禍之，則柳南續筆卷二〔三九〕同。張冠李戴，頗非事實。全謝山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跋東江事跡，已辨其妄。嘯亭雜錄卷十謂襄愍爲文敏門下士，非。傳奇中所演故事，寓言十九，不得謂藏園深文周內也。惟『可以棲遲』，據漁磯漫鈔卷十乃陶文簡公贈扁，非若士。

魚水緣

魚水緣傳奇二卷，三十二齣，不署作者姓名。演鹿邑胡楚卿璋、沈若素事。越中有雙魚墜戲劇，關目略同，惟以「喜新」爲「新喜」，又婢先配合，無嫁與生事，殆卽本此而芟去枝葉耳。曲文流逸可玩。如『只爲他俊龐兒忒煞嬌，非是我饞眼兒容易飽。』『送便應該，賣字聽來韻不諧。』『但願因緣將來似你，首和尾沒點差池。』『抱愁幾度把愁袪，只愁未審愁來處。我一向聰明到此愚。』皆白描入神，不減東嘉也。

繪眞記

青浦縣志卷十九文苑傳：『陸伯焜孫壽銘，字晴初，諸生。五七古詩有殊嗜。妻汪氏，號級青女史，亦能詩。閨中倡和，甚相得也。級青早世，哀悼過情，無聊縱酒卒。著有酒邊集。汪有扶雲吟稿，陳文述敍子俊彙而梓之。』庸按：坊肆有繪眞記彈詞，亦晴初悼亡後無聊遣日游戲之筆。姬平原，其寓名。易汪爲韓。洋纚數萬言，頗可觀，勝□□〔二九〕之拱壁緣多矣。

還金鐲

越中高腔演還金鐲，見包公案。據堅瓠廣集〔三〇〕卷五引湖海搜奇，乃柳鸞英、閻自珍事，云：『人作釵釧記傳奇，今此記不傳。龍圖公案襲之，伶人又轉演作別事，遂忘爲柳閻眞事矣。』今古奇觀卷二十四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一回，略同。

釣金龜

越中有釣金龜一劇，中演孝肅勘訊髮有巨釘，一案審出兩案事。西雲札記卷四：『金石萃編一百四十一王公儀碑銘，敍公儀辨寃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釘，人服其神明。今傳奇有

附會作包孝肅公案者。』按益都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見藝文類聚九十九卷蠅部引，亦見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又引酉陽雜俎韓滉事云論衡載子產云云，皆所本也。子產事，王充本之韓非。又姚天福事——見元文類及輟耕錄。又張詠事——見鄭克折獄龜鑑。蘭九所云傳奇，殆即鈞金龜，特以女易男；其云張義似又合張詠事爲一也。夜談隨錄卷十二鄭縣尹條：相尸於耳中，取出涇絮半斤。

兒女英雄傳

此書大致仿石頭記儒林外史而作，於家庭細故中，發出天理人情，似迂拘而實通達，似俚俗而實爾雅，不知出何人手。卷端光緒當是嘉慶之譌戊寅古遼馬閬圃從善序云：『勒文襄相國保次孫文鐵仙康觀察所著。初名金玉應作「硯弓」緣，又名日下舊聞，亦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補綴，易此名。』又有雍正甲寅觀我齋鑑原序。皆依託也。紀獻唐乃年羹堯，隆府即隆科多，則是述雍正乙巳、丙午後事。然軍機大臣、東河總督皆設於雍正庚戌；烏里雅蘇臺譯云『多楊柳』。屯兵始於辛亥，壬子設定邊左副將軍，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至乾隆乙亥始設；浙江觀風整俗使設於丙午，山東無之。文襄卒於嘉慶己卯，其孫乃道、咸間人，故云『鴉片』，云『曼生

壺』，云『郭婆帶』云。端木仲興渙似指百祿，談爾音指琦善，烏明阿指穆相。丁亥琦督兩江，與副河潘錫恩開放王營，滅壩挑河，費帑六百萬，無成。穆偕蔣礪堂相國查辦，時有『五鬼鬧王營』之謠。其云紹興，又似指張蓮舫文浩則在甲申。論語侍坐章：『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本於隨園。『吾不如老農』，『如』作『同』解，可入拾瀋。咫聞軒賸稿卷一、鹿洞講義更詳據國史年羹堯列傳，忌刻之罪六，爲『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故以『阿』爲『何』，『炳』爲『焯』，去『安』字，則與義門學士名同矣。續東華錄卷二十五：『乾隆十二年二月，川陝總督慶復奏：「審訊故道阿炳安侵帑一案，嚴鞫協領德明寄頓銀兩，已據招認；惟銀數不符，見在審究查追。又據阿炳安家人蘇勒供稱『乾隆四年正月，曾將銀四千兩，用木盒盛送大將軍查郎阿，交伊家人安七轉呈收受』等語，但一面之詞，未便指爲確實。安七又在京師，難以查辦。謹據實奏聞。」得旨：「查郎阿係皇考所用之舊大臣，朕不忍置之於法。此事不必根究，朕自有處。」』則阿官室觀察，其軍功當在西路征策凌時也。吾意出近人手，當在乙丑崇文山將軍大魁後，觀屢引品花寶鑑可見。荏平左右無青雲山描畫十三孃殲兇制盜，劇似續水滸中陳麗卿，則寓言更不足詰矣。談屑卷二：『吳門顧孝廉館年川陝督署，以館童不及進盥具，年卽殺之，顧料其不終，託故辭去。出陝界，貽書數千言，責其跋扈無人臣禮。年籍沒時，書上於朝，謂有膽有識，下蘇撫徵之；而顧不知，恐以館年株累，飲藥死。』十八回之顧肯堂檃，殆卽附會其事，以會稽無其人也。

至同門李素堂應龍，則不知指年幕何人，俟攷。

難中福

近滬上戲園新劇有難中福一齣，事見平定粵匪紀略附記四，云：『鎮江失守時，賈周某自城逸出，遇賊隊，匿積屍下。賊去，欲起，復聞呵殿至，伏不敢動。俄有曳其髮起立者。見一官著古衣冠，熟視之，曰：「此應死龍王廟前王三麻子手者。」釋之去。周知爲神，懼甚，乘夜急行。循江七八里，得漁舟，亟登之。有一家五六人先在焉，舟人以無資，逐之；泣涕求載，不允。周憐之，探懷得十餘金，盡畀舟人。風浪不可行。次日，風益甚，舟人强挂帆行。周素怯，不敢北渡，躍身上岸。舟乘風倏達北，復大悔。忽念死已前定，徑趨龍王廟門坐待之。日晡，賊隊絡繹過，皆未顧問。尾一騎至，持矛刺周喉。周亟呼「王三麻子」！騎馬賊抽矛，詰以何處相識。周述神語，賊云：「死妖何能知？偏欲釋汝！」周告以逃亦無資，不如死。賊擲一紙裹與之，揚鞭去。解視，則黃金二十餘兩。乃雇舟至仙女廟，得免。』邗人皆知其事。劇中關目亦相類，第益以胡文忠公督師鏖戰、周說王反正，則劇場附會，爲砌末熱鬧地耳。

〔註〕原書首行題『霞外攟屑卷九　香雪崦叢書內集』。次行署『山陰　平步青　景孫纂』。第三行題『小棲霞說稗』。

小棲霞說稗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小棲霞說稗，是用香雪崦叢書本做底本。此書並沒有其它版本，僅就編者所見，確係脫譌之處，略作訂正；疑誤之處，加以說明，均仍註出。

〔一〕此處所空兩字，查西河合集，並不曾寫明王某之名。

〔二〕『無支祁卷』，原刻作『支無祁卷』。

〔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據唐會要作『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疑見本南部新書或有誤。

〔四〕『卷一』，原缺『一』字，今據東坡志林補。

〔五〕『後書』，指後漢書。

〔六〕『吳汝忠』，原刻作『吳汝志』。

〔七〕『長春』，原刻作『長眞』。

〔八〕『肭』，疑是『胸』字。

〔九〕『屰』，疑是『笑』字。

〔一〇〕『李景讓』，原刻作『杜景讓』。

〔一一〕『新書』，指新唐書。

〔一二〕『逼娶』，原刻作『逼嫁』。

〔一三〕『破堂和尙』，原刻作『故堂和尙』。

〔一四〕『紅玉』二字，據玉嬌梨補。

〔一五〕『曝書亭集』，原刻作『暴書亭集』。

〔一六〕此段節引過甚，致語意模糊。按曝書亭集卷三十六白蘭谷天籟集序，乃是白氏後人於明初由姑孰徙六安，此處這樣節引，會使人誤會白仁甫到明初還在世了。

〔一七〕『關鄭之上』，原刻作『關程之上』。

〔一八〕『陰隱客』，原刻作『陰隱谷』。

〔一九〕『袠』字，原刻缺，據存硯樓二集補。

〔二〇〕『胥』字，仝上。

〔二一〕『弁』，原刻作『卉』。

〔二二〕『李綺』，原刻作『文綺』。

〔二三〕『吳兆騫贖而還之』。按：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清順治十三年舉鄉試，被流言誣謗，得罪戍寧古塔，居塞外二十餘年。顧貞觀時時爲請於納蘭成德，又以語激之，成德爲盡力，久之，得赦歸。如平氏所引，會使人誤解爲吳兆騫贖納蘭成德了。

〔二四〕『雙錘記』，原刻作『雙鐘記』。

〔二五〕『十七種』，原刻作『三十七種』。

〔二六〕此處原刻有『本名忉利天』一句。按：『忉利天』，乃蔣士銓所作另一雜劇，非香祖樓別名，今刪去。

〔二七〕『齣中陳最良紫蘭名』一句，『陳最良』三字，疑是衍文；其餘似應作『移官齣中「素心蘭」名』。

〔二八〕原刻缺『二』字。

〔二九〕此處原刻缺二字。按：拱璧緣彈詞，清陸詒安撰。

〔三〇〕『堅瓠廣集』，原刻作『堅匏廣集』。

詞餘叢話

清・楊恩壽著

詞餘叢話提要

詞餘叢話三卷，清楊恩壽著。楊恩壽，字鶴儔，號蓬海，又號朋海，別署蓬道人。湖南長沙人。生於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註〕，一八五八年（咸豐戊午）優貢生，一八七〇年（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初授鹽運使銜，陞候補知府，歷年生活，實際多是在雲南、貴州各地作幕客。生平著述，自己編爲坦園叢書；詩、文、詞、賦之外，關於戲曲的有詞餘叢話及傳奇姽嫿封、桂枝香、麻灘驛、再來人、桃花源、理靈坡等六種，又曾作有鴛鴦帶傳奇，未刻。

詞餘叢話，分爲原律、原文、原事，各一卷。原律，多談的是律呂、宮調、曲譜、聲韻之類；原文，專是談詞藻、文章；原事，則考證或記述一些戲曲故事。叢話的體製，和其它稱爲『曲話』的著作並沒有什麽差別，只是因爲作者時代較晚，其中較多清代中葉以來的材料。

詞餘叢話共有如下所列各種版本：

（一）坦園叢書本　坦園叢書有清光緒間長沙楊氏自刻本。

（二）重訂曲苑本　據坦園叢書本景印。

（三）增補曲苑本　據重訂曲苑本排印。

〔註〕據坦園詩錄，在光緒戊子年所作的詩中，自稱年五十有五，由此上推，他的生年當是在道光十四年。又據眼福編自序寫於光緒十一年，則他的卒年，當還在此以後。

詞餘叢話序

古者入學習樂，弟子職也。少者可學，必非難事。自高視闊論者執孔子「樂云樂云，鐘鼓乎哉」之說，窮極精微，屢牘連篇，究莫得善美之蘊。不知孔子所論，乃指作樂而云然，謂必有盛德大業方可作一代之樂，非謂舍鐘鼓而別有所謂樂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古有樂，今亦有樂。古樂云亡，舍今奚從？而今日之樂，大而清廟、明堂、燕享、祭祀，小而樵歌、牧笛，婦孺謳吟，凡有聲者，皆可謂樂。以此爲樂，則弟子可學矣。文禊奉使入覲大朝，得遇湖北護貢官楊都轉，晨夕晤對，一月有餘，無日不有倡和。湖光山色，助我詩情。既讀其詩集、詞集矣，漢陽旅次，又以院本數種見贈。文禊受而讀之，第覺其詞旨圓美，齒頰生香，而於製曲之源流曾知也。一再叩其底蘊，都轉略示梗概，並出是卷讀之。卷分三類：一曰原律，辯論宮商，審明清濁；一曰原文，凡曲之高下優劣，經都轉論定者，悉著於篇；一曰原事，詼諧雜出，耳目一新；製曲之道，思過半矣。較之隨園詩話、制藝叢談、楹聯叢話，更足啓發心思，昭示來學，不得以曲子相公爲名臣累也。下邦有白毫子——明命王之十子，今王之叔父也——嘗以宮中應制第有魚龍漫衍之戲爲陋，

訪得故黎承値樂工善吹笛者，出新意，製曲凡數十套，按節而歌，應聲而舞。四十年來，內庭賜宴，小臣得與聞焉。在下邦以創始爲奇，未嘗不咨嗟嘆賞。以爲古之樂，則吾不知；若今之樂，亦觀止而不敢復請。惜白毫子薨已十有二年，不獲睹是篇而考證之，亦憾事也。付梓後願以百本見寄。海邦童子，尙多穎秀之資，倘循是以求其精微，不獨今之樂可學，卽古樂之善美者，不亦可測其涯涘耶？丁丑秋九月，越南國貢部正使珠江裴文禩殷年甫拜序於漢陽鸚鵡洲舟次。

詞餘叢話 卷一

清・楊恩壽著〔註〕

原律

乾隆六年開律呂正義館，莊親王董其事。王撰分配十二月令宮調論，最爲精核。因備錄之：『宋史燕樂志：「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徵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商聲七調，曰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調。角聲七調，曰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顧世傳曲譜，北曲宮調凡十有七，南曲宮調凡十有三，其名大抵祖二十八調之舊，而其義多不可考。又其所謂宮調者，非如雅樂之某律起宮、某聲起調，往往一曲可以數宮，一宮可以數調。其宮調名義既不可泥，且燕樂以夾鐘爲黃鐘、變徵爲宮、變宮爲閏，其宮調聲字亦未可據。按騷隱居士曰：「宮調當首黃鐘，而今譜乃首仙呂。且既曰黃

鐘爲宮矣，何以又有正宮？既曰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矣，何以又有羽調？既曰夷則爲商，矣，何以又有商調？且宮、商、羽各有調矣，而角、徵獨無之。此皆不可曉者。或疑仙呂之『仙』，乃『仲』字之譌；大石之『石』，乃『呂』字之譌，亦尋聲揣影之論耳。」續通考謂：「大石本外國名。般涉即般贍，譯言般贍，華言曲也。」夫南北風氣固殊，曲律亦異，然宮調則皆以五聲旋轉於十二律之中。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藏之聲。」由是言之，南北之音節雖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也。且如春月盛德在木，其氣疏達，故其聲宜嘽緩而駘宕，始足以象發舒之理，若仙呂之醉扶歸、桂枝香，中呂之石榴花、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八月圓等曲是也。夏月盛德在火，其氣恢台，其聲宜洪亮震動，始足以肖茂對之懷，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玉芙蓉、普天樂等曲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呂之一江風、浣溪沙，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等曲是也。冬之氣嚴凝而靜正，若雙調之朝元令、柳搖金，黃鐘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等曲是也。以蓋聲氣之自然，本於血氣心知之性，而適當於喜怒哀樂之節，有非人之智力所能與者。我聖祖仁皇帝考定元音，審度制器，黃鐘正而十二律皆正，則五音皆中聲、八風皆元氣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呂宮、仙呂調，二月用中呂宮、中呂調，三月用大石調、大石角，四月用越調、越角，五月用正宮、高宮，六月用小石調、小石角，

七月用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呂宮、南呂調，九月用商調、商角，十月用雙調、雙角，十一月用黃鐘宮、黃鐘調，十二月用羽調、平調。如此，則不必拘拘於宮調之名，而聲音意象，自與四序相合。羽調即黃鐘調，蓋調闕其一，故兩用之；而子當夜半，介乎兩日之間，於義亦宜也。閏月，則用仙呂入雙角；仙呂即正月所用，雙角即十月所用，合而用之，「履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

曲中重句爲疊，始於江沱之『不我與也』。其稱爲格者，三百篇中或用『之』，或用『兮』，或用『止』，或用『只』，楚辭則用『些』，其鼻祖也。如水紅花『也囉』二字，韻在其上，『也囉』爲語助，皆此類耳。至若一字既不叶韻，又無其義，如駐雲飛之『嗏』字，則古詩『妃呼豨』之屬也。

句字長短，古無定限。如二字爲句，則『祈父』、『肇禋』之類是也；三字爲句，則『思無邪』、『於繹思』之類是也；四、五、六、七字，六代以來所常用，不具論；若八字，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是也；九字『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十字『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皆其類也。十一字以上，荀卿成相辭備有之。至少至一字，則雖『都』、『俞』、『吁』、『咨』載在二典，而於歌辭，不少概見[二]，惟宋詞十六字令第一句，乃一字一韻也。漢曲『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以十七字爲句，千古罕儔。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沈景倩謂：『「女」、「古」仄聲，「夫」字平聲，不若「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究之此類，元人多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粧生香」，㑳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偏殺」，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尚未易枚舉。詞曲佳處自有，在此特剩技耳。』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鉤〔二〕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鉤〔三〕、合；近十二雅律，第於律呂各闕其一，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宜後之習樂者不能越其範圍。

昔人謂：『詩變爲詞，詞變爲曲，體愈變則愈卑。』是說謬甚。不知詩、詞、曲，固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風琴雅管，三百篇爲正樂之宗，固已芝房寶鼎，奏饗明堂；唐賢律、絕，多入樂府，不獨宋、元諸詞，喝唱則用關西大漢，低唱則用二八女郎也。後人不溯源流，强分支派。大雅不作，

古樂云亡。自度成腔，固不合拍；卽古人遺製，循塗守轍，亦多聱牙。人援『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說以解嘲，今並當然者亦不知矣。詩、詞、曲界限愈嚴，本眞愈失。

古人製曲，神明規矩，無定而有定，有定仍無定也。樂譜：鹿鳴之詩，首章『我』爲蕤、『有』爲林、『嘉』爲應、『賓』爲南，次章『我』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黃。同一『我有嘉賓』，初無高下輕重之別，何以互異若是？可見諸律原可通，不必拘拘工尺也。旨哉沈蘅漁之言曰：『遷字就調，可以恕古而不可以恕今。』

舊唐書音樂志，享龍池樂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章，卽樂府之『獨不見』也。陳標飲馬長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楊升菴草堂詞選序曰：『唐七言律，卽塡詞之瑞鷓鴣；七言仄韻，卽塡詞之玉樓春也。至於醉草清平、旗亭畫壁，絕句入樂府者，尤指不勝屈。』此曲與詩、詞異流同源也。

元曲音韻，講求最細。膾炙人口者莫若琵琶，猶不免借用太雜之譏。昔歐陽永叔謂：『退之古詩，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入，因難見巧。』塡詞者何獨不然。

漢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劉舍人所謂『武帝崇禮，始立樂府也』。案：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於武帝也。

張度西先生嘗謂：『詞曲之源，出自樂府。雖世代升降，體格趨下，亦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曲譜

中大石調之念奴嬌「長空萬里」，般涉調之哨徧〔四〕「睡起草堂」，皆宋詞，可見是時已開元曲先聲，如青蓮憶秦娥爲詞祖，妍麗流美，而聲之變隨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然如實甫、東籬、漢卿，猶存宋人體格；自院本、雜劇出，多至百餘種，歌紅拍綠，變爲牛鬼蛇神、淫哇俚俗，遂爲大雅所憎。前明邱文莊十孝記〔五〕何嘗不以宮商演，寓垂世立敎之意？在文人學士，勿爲男女媟褻之辭，掃其蕪雜，歸於正音，庶見綺語眞面目耳。』先生此論，與藏園題忠愍記『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之句，相脗合云。

自北劇興，名男曰『末』、女曰『旦』。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不解何義。按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司一調，如正宮、越調、大石、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者，乃司樂之總名。金、元相沿，遂命歌伎領之。後改爲雜劇，不皆以倡伎充旦，則以優之少者假扮爲女，漸失其眞。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一人裝孤老。』獨無旦之色目，益知旦爲司調，如敎坊部頭、色長類也。

梁茝鄰中丞浪跡續談：「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亦多不可解者。惟莊岳委談云：「傳奇以戲爲稱，謂其顚倒而無實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談則云：「生、旦、淨、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

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堅瓠集：「樂記注：『俳優雜戲，如獼猴之狀。』生，『狌』也。旦，『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爲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俳優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此近穿鑿，恐非事實。』

院本乃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兩，明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

毛西河先生於音律有神悟。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篰簴於午門旁，太常典之。而其曲多誤。聖祖命更定之。陳文貞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議，屬先生條上，多所采用。康熙二十三年，聖祖諭羣臣以徑三圍一、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極意搜討，作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先生進樂本解說刻本，詔傳至行在獎勞，並勅改刻本訛字，宣付專行。李剛主走三千里，受業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調、九歌、十二管並器色旋宮之法，且能正先生樂書訛謬二十餘字。先生大驚，盡出所著，俾論定。

惠紅豆先生生時，其父夢楊文貞公來謁，卽以『士奇』名之。學問宏通，尤工詞曲。撰琴邃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

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篴，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篴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篴之黃鐘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坿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篴。篴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篴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鐘篴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書成，嘉定王進士愘見而喜之。餘或莫之解也。

江愼修先生博通古今，尤專心十三經注疏。自少迄老，丹黃不去手。方侍郎苞，吳編修紱，皆深於三禮者，見先生乃大歎服。高宗詔舉經明行修之儒，有薦先生者，力辭免。以著書自娛，旁及詞曲。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於古者「黃鐘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琴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

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入聲派入三聲，卽中原韻務頭也。上聲亦可作平，如西廂之淸江引「下場頭那答兒分付我」，「我」字上聲；「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瓜」字平聲；天下樂「汎浮槎到日月邊」，「邊」字平聲；「安排著憔悴死」，「死」字上聲，此類甚多。用上皆可代平，但不可用去聲字耳。爾雅：「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敎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卽說文「肉言」之意也。

原文

明曲天寶遺事，相傳為汪太涵手筆。當時傳播藝林。以余觀之，不及洪昉思遠甚。窺浴一齣，洪作細膩風光，柔情如繪，汪則索然也。備錄如左。持月旦評者，當不河漢斯言。汪作：醉花陰膩水流清漲新綠，洗盡胭凝粉聚。斗帳錦重圍，只恐東君窺見濃勻處。前腔坐對銀屏悶無語，一點春心未足。舉動不勝嬌，偏嚲雲鬟，擁被衣金縷。古神仗兒塵清洞府，風生桂窗。夢斷瑤池，魂離洛浦。雁行鴛序，鶯雛燕語。侍晨妝翠圍紅簇。恐要侍兒扶，宜寫在嬾妝圖。前腔雲窗繡戶，光凝綺窗。春暖冰肌，香溫玉骨。芳姿新浴，蘭湯乍出。汗溶溶潤徹瓊酥，似梨花一枝春帶雨。洪作：四季花別殿景幽奇。看雕梁畔、珠簾外，雨捲雲飛。透逦，朱闌幾曲環畫溪，修廊數層接翠微，繞紅墻，通玉扉。你看清渠屈注、迴瀾皺漪，香泉柔滑宜素肌。欵解雲衣，早現出珠輝玉麗。不由我對你、愛你、扶你、覷你、憐你。金鳳釵集花朝擁，月夜偎，嘗盡溫柔滋味。鎮相連似影追形，分不開

如刀劃水。千般搁縱百般隨，兩人合一副腸和胃。密意口難提。寫不迭鴛鴦帳，綢繆無盡期。悄偸窺：亭亭玉體，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嬌姿。輕盈臂腕消香膩，綽約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雙蓓蕾，半點春藏小麝臍。愛煞紅巾罅，私處露微微。凝晴睇，恁孜孜含笑，渾似呆癡。休說俺偸眼宮娥魂欲化，則他箇見慣君王也不自持。恨不把春泉翻竭，恨不把玉山洗頹，不住的香肩嗚嘬，不住的纖腰抱圍。無言匿笑含情對，意怡怡。靈液春風，澹蕩恍如醉。波光暖，日影暉。一雙龍戲出平池，險把箇襄王渴倒陽臺下，恰便似神女携將把暮雨歸。出溫泉新涼透體，諳王容愈增光麗。最堪憐殘粧亂頭，翠痕乾晚雲生膩。看你柳含風、花怯露，輭難支。似嬌無力，倩人扶起。肩相並，手共携，不須花底小車催。趁撲面好風歸。凝行雲熱意中人，人中意。則那無情花鳥也情癡，一般的解結雙頭學並棲。

漢書元帝紀：『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匈奴傳：『王牆，字昭君。』惟後漢書南匈奴傳作『嬙』。錢竹汀先生謂：『說文無「嬙」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牆」。』則匈奴傳作「牆」不誤。而元帝紀之『檣』字，說文亦未收也。琵琶出塞，乃烏孫公主事，與昭君無涉。傅元琵琶賦序曾詳之，載在宋書樂志。後人因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奏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遂附會以為昭君。杜工部亦有『琵琶胡語』之句。明人演作傳奇，敍：昭君上馬之頃，文武跪送，昭君顧而長嘆。其詞曰：『你看這文官濟濟中何用，便是那

武將森森也枉然，卻教我紅粉去和番！』下語如鑄，愧煞千古鬚眉。王元美手筆也。

虎囊彈院本魯智深醉酒一齣，標曰『三門』，疑是『山門』之譌。後見浪迹叢談引釋氏要覽：『寺字開三門者，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謂「三門」。』然則虎囊彈之標目非誤也。是齣結尾：寄生草漫拭英雄淚，相隨處士家。謝慈悲剃度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去煙蓑雨笠捲單行？怎離卻芒鞋破鉢隨緣化。聲情激越，可泣可歌。紅樓夢曾引是曲，雖爲寶玉出家借作楔子，而於傳奇中獨揀是折，可見作紅樓夢者洵此中解人也。余尤愛其臨去科白云：『俺于今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了！』黃鵠舉矣，青天廓然。昔金聖歎嘗賛西廂記『俺去也』三字，千古猶響，余於此十二字亦然。

名人下筆，一字不苟。桃花扇開場云：『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又添幾樹垂楊。』一『又』字，將宏光荒淫包埽殆盡，已必其不能中興，蹈陳、隋覆轍矣。但宏光鄙俚無文，惟解縱燒酒、漁幼女，尚不及玉樹後庭，留有南朝餘韻。

王船山先生生當勝國末年，著述宏富。近經曾文正公刻其遺集二百餘卷，此外尚多佚本也。先生嘗取李公佐謝小娥傳，衍作龍舟會雜劇。開場敍公佐登晴川閣：鬥鵪鶉渺渺芳洲，桃波微皺。草如油，紅芽初透。春色如斯，問何人撋就，弔古含愁？古人知否？紫花兒序弄筆尖的把丹青畫餅，持牙籌的將斛斗量沙，擁旌旄的似畫錦冠猴。目斷長隄楊柳、古渡扁舟。波流，一任乾坤日夜浮。問誰

是弔北渚靈均哀郢，祝東風周郎顧曲，望長安王粲登樓？淋漓悲壯，睥睨古今，高調也。先生深惡明末諸臣，全本結尾，贊小娥之復仇：清江引莽乾坤只有箇閒釵釧，劍氣飛霜霰。蟒玉錦征袍，花柳瓊林宴。大唐家九葉聖神孫，只養得一夥煙花賤。——則憤世詞也。

程雨蒼孝廉以時文名家，詞學蘇、辛，尤工長調。嘗館余家，談及玉茗四夢，頗有微辭，謂：『先生得意者乃牡丹亭，而驚夢一齣，疵類尤多。』余與辨論，遂逐句指斥。至『沉魚落雁鳥驚喧，羞花閉月花愁顫』，雨蒼以『魚鴈』下單提『鳥』字、『花月』下單提『花』字，語落邊際。『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剪，嚦嚦鶯聲溜滴圓。』以下二句主聽、說，與上三字不貫。此二條，余亦不能爲先生附會也。昔先生指摘鳳洲文集，鳳洲聞之，笑曰：『湯生標塗吾文，異日亦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信然。

嵇月生秀才，無錫人，寄籍湘陰。六世祖留山先生——文敏公之父也——居范忠貞公幕府。耿精忠之亂，同及於難。困囹圄時，楮墨不給，乃燒薪爲炭，寫著作四壁殆滿。事平，獄卒出破書一本，反面炭筆字，悉詩、古文辭也。中有續離騷雜劇，滿腔悲憤，藉以發之。杜默哭霸王廟〔六〕一折，尤爲悲壯。月暈風悽之夜，撅鐵笛吹之，老重瞳必淚數行下也。新水令醉書生瞻眺項王宮，恕窮途瓣香虛供，寶鼎內不斷絕千載煙，江面上常借助一帆風。論霸業回首成空，遺靈爽古殿寒鐘，還想像萬人敵威名重。駐馬聽父老江東，眼盼旌旃在目中。壺漿擔奉，悽悽魂斷戰場空。實指望車

如流水馬如龍，誰承想羊欺猛虎鴉欺鳳。下場頭誰送終？血染丹楓，淚濕波濤湧。沉醉東風學詩書頭烘腦烘，學劍術心孅意慵，避會稽藏了銳氣，練子弟熟了操縱。那怕赤帝梟雄，趁著那輦蹕東巡想截龍。小可的擾不碎秦王一統。得勝令似這般本色大英雄，煞强似謾罵假牢籠。甯可將三分業輕拋送，怎學那一杯羹造孽種？破百二秦封，乘烈炬咸陽慟。噪金鼓關中，嚇得衆諸侯拜下風。七兄弟酒席上殺風算甚麼勇？猛放一綫走蛟龍。敎千秋豪傑知輕重〔七〕。割鴻溝無恙漢家翁，慶團欒呂雉諧鴛夢。梅花酒〔八〕鬖鬑鬔，鬢蓬鬆。伴四壁寒蛩，訴半夜哀鴻，泣孤客雕蟲。盲世界精金變作銅，鬼窟穴熱夜冷呵風。赴滕王，扯逆篷。赴滕王，扯逆篷。我這裏乞兒般沒甚弄，你那裏土神樣殺雞供。我這裏蘸筆硯代耕農，你那裏興波浪管艄工。我這裏盼青雲黑漆朦，你那裏傍烏江晚煙封。我這裏萬千苦半生窮，你那裏七十戰一場空。我這裏饑驢得脚西東，你那裏裝飾得廟崇隆。卻不道兩無功，三條銀蠟夜燒紅，抵多少單鎗匹馬戰爭中。盡做了千秋碁局五更鐘，不由你心不慟，俺待睜開醉眼問天公。

昔人謂：『文章最忌參死句。』余覺文章中有以死句見妙者。會真記夫人拷問紅娘，紅娘直認：『紅娘你請先行，小姐權時落後。』此十成死語也。接云：『自然是神鍼法灸。難道是燕侶鶯儔？』字字跳脫，讀之躍然。

吳梅村有兄名志衍，爲成都令，死張獻忠之難。邱嶼雪譜成蜀鵑啼院本以紀其事。梅村觀演是劇

有詩云：『平生兄弟劇流連，高會南樓盡少年。往事酒杯來夢裏，新聲歌板出花前。青城道士看遊戲，白髮衰翁漫放顛。雙淚正垂俄一笑，認君眞已作神仙。』惜此書今佚。尤西堂題嶼雪像贊云：『君善顧曲，梨園樂府。吾和而歌，紅牙畫鼓。』名重若此，傳播旗亭者必不止蜀鵑啼一種也，容再訪之。

董恒岩芝龕記，以秦良玉、沈雲英二女帥爲經，以明季事涉閨閣暨軍旅者爲緯，穿插野史，頗費經營。惟分爲六十齣，每齣正文外旁及數事甚至十餘事者。隸引太繁，止可於賓白中帶敘；篇幅過長，正義不免稍略，喧賓奪主，眉目不清。考據家不可言詩，更不可度曲。論者謂『軼桃花扇而上』，則非蒙所敢知也。第五十七齣有悼南都漁歌三折，酣暢淋漓，性靈流露，似集中僅見之作。滿江紅 如此江山，又見了永嘉南渡。可念取衣冠原廟，龍蟠虎踞。白水除新啼淚少，青山似洛豪華故。視耽耽定策入綸扉，奇功據。燕子叫，春燈覷，瑤池宴，迷樓住。看疇咨獻納，者般機務。蟒玉江干楊柳態，貂蟬河榭芙蓉步。召南薰歌舞奏中興，風流足。芳樂驚聲，已忘卻杜鵑啼血。淆混著孤鴻孽雀，淮揚旌節。半壁山川防禦緩，六朝金粉徵求切。問無愁天子爲何愁？梨園缺。挺擊變，妖書揭。紅丸反，移宮掣。又重鉤黨禍，仍依璫轍。玉合王孫耽玉笛，金貂宦孽操金玦。聽秦淮遺韻似天津，鳴鶗鴂。塵涴西風，昏慘煞臺城秋柳。競塡補伏波前欠，明珠論斗。監紀、中書隨地是，職方、都督盈街走。擁貂冠魚袋出私門，多於狗。綠湖佃，洋船摟。蘆洲課，瓜儀對。

更分文觔兩，旂亭稅酒。礦使又差肥豕腹，宮娃再選驚螓首。唱江風鼓棹說興衰，漁婆口。

桃花扇結尾，一首彈詞，一套北曲，亦是悼南都。以余論之，似高於芝龕記也。彈詞：秣陵秋陳、隋烟月恨茫茫，井帶胭脂土帶香。駘蕩柳綿黏客鬢，叮嚀鶯舌惱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歈早擅場，力士鐵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西崑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院院宮粧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五侯閫外空狼燧，二水洲邊自雀航。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燈已錯從頭認，黨禍重鉤無縫藏。借手殺仇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閒堂。龍鐘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瓊花劫到雕闌損，玉樹歌終畫殿涼。滄海迷家龍寂寞，風塵失伴鳳徬徨。青衣銜璧何年返？碧血濺沙此地亡。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困頓武宗荒，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北曲：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抬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正對著夕陽道。駐馬聽野火頻燒，護墓長松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沉醉東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片瓦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箇乞兒餓殍。折桂令開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旂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

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箇人瞧。（沽美酒）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落照，賸一樹柳彎腰。（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哰哰。無非是枯井頹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采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讌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眞，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與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長平公主經烈皇手刃，斷臂不殊。入我朝後，奉詔訪原聘駙馬周世顯，照公主例賜婚。厚澤深仁，超軼往古。芝龕記有感徽一齣敍此事，不甚周備。海鹽黃韻珊譜作帝女花院本，本末較詳，詞筆偪近藏園，非芝龕可同日語也。長平憂患餘生，雖沐殊恩，重諧佳偶，而橋陵弓劍、故國河山，觸目興悲，自多苦語。余愛寫長平處，愈熱鬧，愈悽涼。瑟柱琴絃，但覺商音滿指。（粉蝶兒）簾幙秋涼。畫眉痕舊時宮樣。倩寒波替照新粧，病丰神、愁影子鏡中搖颺。步轉衣香，恁西風吹來鬢上。（泣顏回）提起便心傷，十六年中苦況。勘除夢幻，早拚祝髮空王。恁情絲未盡，壽陽梅再見優曇相。溯前情異樣酸辛，到今朝纔能依傍。（前腔）那時殺氣滿陳倉，帝后殘屍血葬。香銷半臂，凝魂同見高皇。死灰未冷，苦詔華偏要閻羅賞。愧西門殺賊秦休，趁東風來嫁周郎。（撲燈蛾）血盈盈胭脂染繡袍，夢沉沉絲靈透羅帳，雲漠漠夜臺隨風去，雨綿綿落花催葬。遠迢迢兔兒藥臼，冷清清月魄墮微茫。

閃搖搖慈悲一見，惜惺惺旖檀燒做返魂香。前腔悶悶的無聊感傷，忽忽的無端惆悵。蕭蕭的秋影涼，懨懨的春夢長。當不起淅淅颯颯，驚風兒送響。眼睜睜無須睡鄉，專了了醒透肝腸。只覺得酸酸楚楚，難言病狀，懸懸的殘魂恐逐杜蘭香。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不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删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

劉念臺先生人譜類記曰：『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端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觀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盜、殺、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

尤西堂樂府流傳禁中，世祖親加評點，稱爲眞才子者再。吳園次奉敕譜忠愍記，由中書遷武選司員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二公固極儒生榮遇已。康熙時，桃花扇、長生殿先後脫稿，時有『南洪北孔』之稱。其詞氣味深厚，渾含包孕處蘊藉風流，絕無纖褻輕佻之病。鼎運方新，元音迭奏，此初唐詩也。藏園九種，爲乾隆時一大著作，專以性靈爲宗。具史官才學識之長，兼畫家皴瘦透之妙，洋洋灑灑，筆無停機。乍讀之，幾疑發洩無餘，似少餘味；究竟無語不鍊，無意不新，無調不諧，無韻不響。虎步龍驤，仍復周規折矩，非匏西、笠翁所敢望其肩背。其詩之盛唐乎？

空谷香、香祖樓兩種，夢蘭、若蘭同一淑女也，孫虎、李蚓同一繼父也，吳公子、扈將軍同一樊籠也，紅絲、高駕同一介紹也，成君美、裴畹同一故人也，姚、李兩小婦同一短命也，王、曾兩大婦同一賢媛也，各爲小傳，尙且難免雷同，作者偏從同處見異，夢蘭啓口便烈，若蘭啓口便恨，孫虎之愚，李蚓之狡，吳公子之戇，扈將軍之俠，紅絲之忠，高駕之智，王夫人則以賢御下，曾夫人則因愛生憐。此外如成、裴諸君，各有性情，各分口吻。無他，由於審題眞，措辭確也。兩種均有混江龍長調：一則就情字生議，經史皆成注腳，引商刻羽，居然蘇海韓潮；一則醜詆鹺商，即牡丹亭所謂『紙錢夜市揚州界』也。香祖樓云：『情字包羅天地，把三才穿貫總無遺。情光彩是雲、霞、日、月，情慘戚是雨、雪、風、雷，情厚重是泰、華、嵩、衡，搖不動，情活潑是江、淮、

河、海挽難回，情變幻是陰陽、寒暑，情反覆是治亂、安危，情順逆是征誅、揖讓，情忠敬是夾輔、維持，情剛直是忠臣龍、比，情友愛是兄弟夷、齊，情中倫是顏、曾父子，情合式是梁、孟夫妻，情結納是綈袍、墓劍，情感戴是敝蓋、車帷，情之正有堯、舜、軒、羲，情之變有桀、辛、幽、厲，情之正有禹、稷、皋、夔，情之變有廉、來、莽、羿。更有那蹇叔、祁奚、申公、伯嚭、聶政、要離、汪錡、鉏麑、妲己、褒姒、呂雉、驪姬，數不盡豺聲、鳥喙、狐首、蛾眉。一半兒有情癡，一半是無情鬼。一班兒形骸齒髮，一班兒胎卵毛皮。』空谷香云：『一答山川邪穢，瓊花開後古風微。耳靡靡詩傳鄭、衛，眼夢夢世降陳、隋。掘邗溝流一派桃花當戶水，煎碧海簇幾處亦甲白鹽堆。燈搖得綺羅香牆張錦繡，風吹來酒肉臭犬饜甘肥。大白晝聚人妖圖開秘戲，鬧黃昏呼狎客帳列優施。看不見秦宮花底，摸不著赤鳳樓西。賈午香悄襲了籃中茉莉，鄂君被明遮住雨後虹霓。九萬貫大攤錢賢者樂此，十四鹽強押韻商也言詩。可歎那擔觔擂兩增價值，抵多少假公濟己算毫氂。巧佔了銀壟斷不畏天公忌，硬燒些紙銅錢還將神鬼欺。一班兒沒些見識，千般樣做出張致。垂涎恁侏儒飽死，辱抹煞逢掖威儀。苦支支卻怎生捱過了半世黃虀，急攘攘爲甚麽甘受他一場周濟？賄君厚也救不得畢生飢，教人輕卻乾折盡斯文氣。本來是兩不相謀，卻正好各行其志。驀然間莽銅山陷做窮坑地，纔曉得人心枉昧、天道無私！』

香山琵琶行，不過自寫其淪落耳。青衫記以香山曾妮此伎，送客時始得重見，納爲簉室，命意遺

辭，齷齪可鄙。茗生先生嘗客揚州，偶見是劇，遂別塡四絃秋院本，七日而成。就本詩布局，組織香山本傳、憲宗時事，絕無添設，自具波瀾，洵足洗青衫記之陋。送客一齣，老伎口吻宛然。近日旂亭，惟此齣傳唱更夥。新水令弄冰絃遺悶撥金釵，驚動了官船主客。招邀偏急促，梳裹欠安排。掠鬢提鞋。一面舊琵琶，遮不住洗退的桃花色。折桂令住平康十字南街，下馬陵邊，貼翠門開。十三齡五色衣裁。試舞宜春，掌上飛來。第一所煙花錦寨，第一面風月牙牌。颭鴉鬟紫燕橫釵，蹴羅裙金縷兜鞋。這朵雲不借風行，這枝花不倩人栽。雁兒落帶得勝令老伶工梨園兩善才，小忽雷樂府雙渠帥。五陵兒同催百寶粧，錦纏頭一笑千金買。但歌成擊節碎金釵，但粧成信手添螺黛。甚冬郎媚得眼兒乖？甚秋娘妬的心兒壞？筵開，酒涴了芙蓉色；花開，香迷了荳蔻胎。收江南算一年間歡笑一年來，把春花秋月漸丟開。可憐人福過定生災。歎從軍弟幼姨衰邁。赴黃泉死埋，葬沙場活該，只留下江湖憔悴一裙釵。沽美酒帶太平令冶游稀，閉綠苔。冶游稀，閉綠苔。洗紅粧，嫁茶客。他一去浮梁不見來，守空船難耐。歡娛夢，好傷懷！把四絃收一聲裂帛。曲終時低鬟重拜。料西舫東船不解，只一片江心月白。做官人榮哉美哉，爲甚的青衫淚灑？把一箇白江州無端哭壞。尾聲年華不改人相代，歎兒女收場一樣哀。天下不得意的人兒淚同灑。案：伎名花退紅，亦寓言也。梁應來詩云：『夜半琵琶發曼聲，青衫有客淚縱橫。空江一箇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

兩般秋雨盦隨筆：『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九〕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

過富陽，塔影認錢塘，何處是故人門巷？」敍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葉廣平〔一〇〕謂：『元人百種，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爭衡。惜今之傳者絕少。百種乃臧晉叔所編。觀所删改，直是孟浪。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

王夢樓先生以書法名海內。性喜詞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長洲葉氏纂納書楹，偏取元、明以來院本，審定宮商，世所稱『葉譜』也，其中多先生所糾正。論者謂『葉譜功臣』云。先生斥燕子箋『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全未窺其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是説余不以爲然。圓海詞筆，靈妙無匹，不得以人廢言，雖不能上抗臨川，何至下同湖上。寫像一齣，膾炙人口。余尤愛霍秀夫與華行雲畫小照後，行雲索秀夫自貌於側，秀夫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死典活用，字字靈通，此豈芥子園所能夢見！第二十八齣閨憶，寫行雲在酈府時，離情如繪，香吻宛然。山坡羊澹慘慘芙蓉霜悴，冷蕭蕭芭蕉風碎，聒剌剌疏櫺紙鳴，一陣陣天外飛鴻至。憶嬌癡，當年正授衣。物在人亡，疊在空箱裏！那禁月上梧桐，又砧聲敲起。悽其，拂不盡香閨落燕泥；傷悲，挽不斷雕窗掛網絲。前腔亂轟轟箭聲如沸，虛飄飄楊花無蒂。迫忙忙萍水相逢，親切切闌干相依倚。最慘悽，霜寒烏夜啼。紅燄雙花，怎照著孤衾睡。怕熱爐香也，懶描眉翠。腰圍，黃花瘦一枝；皈依，曇花禮六時。

小青詩云：『冷雨悽風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世人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療妬羹就此詩意演成題曲一齣，包括還魂記大旨；處處替寫小青心事，確是小青題牡丹亭，不是吳江俞二姑題牡丹亭也。桂枝香 杜公名守，陳生宿秀。俏書生小姐聰明，頑伴讀梅香卽溜。咏關雎『好逑』，咏關雎『好逑』，春心迤逗，向花園行走。夢綢繆，輭款眞難得，纏綿不自由。前腔 雖則想邊虛構，也是緣中原有。小花神妒色驚回，老冥判原情寬宥。恨風光不留，恨風光不留，把死生參透，只要與夢魂厮守。甚來由，假際猶擔害，眞時怎著愁？前腔 這是相思證候，誰識箇中機彀？石姑姑禁術無靈，陳教授醫功莫奏。把丹青自勾，把丹青自勾，不在梅邊相就，便在柳邊相遘。下場頭：院草埋墳樹，衙齋改寺樓。前腔 風聲冬吼，雨情秋溜，似同咱淚點飄零，敢也爲嫦娥僝僽。想情緣未酬，想情緣未酬，湖山鑽透，覓得個風魔消受。叫無休，直叫得：冷骨心還熱，僵魂意轉柔。前腔 半年幽姤，一言明剖。注重生陽壽還該，歷萬劫情腸不朽。笑拘儒等儔，笑拘儒等儔，生人活口，直認做子虛烏有。漫推求：相府開甥館，天街報狀頭。前腔 魂還非謬，詞傳可久。若不信拔地能生，可聽說和天都瘦？怕臨川淚流，怕臨川淚流。好趁你殘香餘酒，略寫我慵妝疏繡。數更籌。燭閃搴衣護，窗開翦紙修。長拍 一任你拍斷紅牙，吹酸碧管，可賺得淚絲沾袖。一聲何滿，便潸然四壁如秋。半晌好迷留，是那般憨愛，那般癆瘦。幾陣陰風涼到骨，想又是梅月下俏魂游。若都許死後自尋佳偶，豈惜留薄命自作繭囚！短拍 便道今世緣慳、來生信斷，假華胥也不許輕游。誰似恁納采挂墳頭，

把畫卷當綵毬抛授。若未必凝情絕種，可容我偷識夢中愁？尾聲從今譜夢傳奇後，添附新詩一首。你可聽說傷心夢裏酬。或有謂『第四支「叫無休」三字無謂』者，是殆未見牡丹亭原本有叫畫一齣，更不識其暗用『叫眞眞』典耳。余尤愛『拔地能生，和天都瘦』二句，雖老鵠翁亦不過爾爾。

唐雋公先生，別號蝸寄居士。督榷九江垂二十年。宏獎風流，愛才如命。在琵琶亭置筆硯。游客投以詩，無不接見。投轄殷殷，必得其歡心而去。康熙時風雅宗師也。著有虞弓夢、轉天心諸傳奇。余小時曾見鈔本，詞曲雖盡忘之，科白排場似近笠翁十種。先生自題云：『酒畔排場，莫認作案上文章。』亦解嘲也。

各本傳奇，每一長齣例用十曲，短齣例用八曲。優人删繁就簡，只用五六曲。去留弗當，孤負作者苦心。牡丹亭初出，被人删削。湯若士題删本詩云：『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媿王維舊雪圖。』俗人慕雅，強作解人，固應醜詆也。自桃花扇、長生殿出，長折不過八支。不令再删，庶存眞面。

凡詞曲皆非浪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可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若敍事，非賓白不能醒目也。使僅以詞曲敍事，不插賓白，匪獨事之眉目不清，卽曲之口吻亦不合。卽如牡丹亭寫杜麗娘游園之時，便道『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也！』緊接『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若不用賓白呼起，則『原來』二字不見精神。此下敍亭館之勝，於陸則『朝飛暮捲，雲霞

翠軒』，於水則『雨絲風片，烟波畫船』。而此調尙有三字兩句。若再寫園景，便嫌蛇足。故插賓白云：『好景致，老奶奶怎不提起也？』結便以『錦屏人忒看韶光賤』反詰之筆足之。即景抒情，不見呆相。究竟此支詞曲之妙，皆由賓白之妙也。

張度西先生由舉人官知縣，工詩、古文辭，宏博浩瀚。縱筆所之，一軌於正。七歲游南嶽毘盧寺，寺僧以『心通白藕』命對，先生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駴，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偶語，云：「有對與相符者，即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先生種此夙因，精通內典。取東坡與朝雲軼事，譜六如亭傳奇，敍次悉本正史、年譜，無顚倒附會之處。觀空於佛，結穴於仙，使放逐之臣、離魂之女，仗金剛忍辱波羅蜜，同解脫於夢幻、泡影、電露而證無上菩提，洵衛道之奇文，參禪之妙曲也。傷歌一齣，乃坡公挈朝雲在海外嘉祐寺松風亭觴詠，命唱自製送春詞。唱至『吹到柳綿春又少』之句，嗚咽不能成聲。公歎曰：『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鳳凰閣 愁來挑空（去聲），客裏怕將腸慟。捲簾人倩問西風，忍瘦盡黃花不痛？薄寒初中，誰挽得年光遽悤！二郎神 雙江湧，帶秋聲引閒愁萬種。敢覷著羈人來簸弄？青娥恁早，今年刀翦威容。紫柏丹楓休恃寵，看搖落只一場打鬨。便松風，偏則把蕭蕭百感盈胸。前腔 仙蹤。長經憂患，風流豪縱。又不是臨水登山歸客送，悲秋老去，恁般難自寬容。松影搖晴花色重，好清課閨中供俸。倒金鐘，借一會消磨候雁寒蛩。集賢賓 歌喉乍轉詞未終，忽咽煞西風。似何滿一聲雙淚迸，儘當筵腸斷伶工。粉痕界重，甕損了翠

蛾雲鳳。非調弄，兒女事敢觸著香心疼痛？前腔柔芳冉冉如夢中，耐不得惺忪。歎飄盡韶光天若縱，便茫茫煙草連空。春歸自懂，只有俺綠窗人知重，心逐送，這一點點都上斷腸枝痛。黃鶯兒商氣浩塡胸，仗紅牙一拍空。甚柔腸打碎佳人重？詞飄飄意中，聲癡癡恨中，淚珠兒不爲飛綿送。繫恁靈通，怎春殘傷感，洗不向秋風？黃鶯穿皂羅團捏任天公，怎飄零怨褪紅？巧文心道破繁華哄。任秋光已慵，串春愁忒濃。甚東君斷不盡癡根種？怕五更風雨，今年較怱；二分春色，明年又濛。小窗兒女隅，茫茫身世吾應共。笑萬事浮生夢。飄茵落溷，算靈光一通。愁雲帶雨，渺天涯萬重。甚乘除，起滅來廝哄？證東風，做楊花拾起，參透禪宗。琥珀貓兒墜天龍一指，勘破粉和紅。知非絮非花非曉風，把因緣煩惱一齊空，歎悰四縛，愁猿徹打玲瓏。

或問：『曲本中多用「哎喲」、「哎也」、「哎呀」、「咳呀」、「咳也」、「咳咽」諸字，同乎？異乎？』曰：『字異，而義略同。字同，而呼之有輕重、疾徐，則義各異。凡重呼之爲厭辭、爲惡辭、爲不然之辭，輕呼之爲幸辭、爲嬌羞之辭，疾呼之爲惜辭、爲驚訝之辭，徐呼之爲怯辭、爲悲痛辭、爲不能自支之辭。以此類推，神理畢見。』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人能和下曲，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傎乎！

院本多用『寃家』，小令亦然，不知所據。煙花記謂：『寃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甯有死耳，不懷異心——此一說也。兩情相屬，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二說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苦——此三說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四說也。憐新棄舊，孤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切骨——此五說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六說也。』今有歡喜寃家小說，始則兩情眷戀，終或怨恚、仇殺，所謂『不是寃家不聚頭』也。疾讀一過，可當慾海淸鐘。

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或云：『爲楊升菴先生手筆』，恐未必確。先生塡詞甚工。今所傳雖皆小令，要出太和之上。

曾茶村大令與余同學，天才豪放。著有萬松堂紀事，信近史遷。人亦磊落不羈，酒戶甚大。屢蹶秋闈，由校官改令粵西，非其志也。譜有蕙蘭芳傳奇，衍張承做經張獻忠之亂，與其婦離而復合。插敍流賊本末較詳。義夫烈婦，勃勃有生氣，非苟爲裁紅刻翠也。首齣餞花，有『花開幾千？人生幾年？花兒慣把人兒騙。最堪憐，殘紅飄蕩，無可奈何天。』暨『問東流，此別何年再見』之句，頗覺不祥。踰年，果有鼓盆之戚。中有感懷一齣，敍承做亂後回家，感悼烈婦。迨遇舊媪，始知其婦尙在人

間。用筆曲折有致。新水令秋林紅葉響蕭蕭，返家園鷄鳴行早。雲寒僧磬溼，水落石梁高。旅店清寥，馬嚙帶根草。駐馬聽鼓振兵囂，死別生離離別了！劉郎又到，入門何處覓雲翹？臨風翦紙把魂招，妝臺想已生秋草。居民盡室逃，入殘城，料問訊親朋少。沈醉東風你看：拆不完甎牆將倒，辨不出街陌何條，孤城上黑烏飛，破屋裏寒雞號，賣酒家青帘捲了，就是那東風信暖也沒餳簫。凝眸憑眺，只殘花、衰柳，蒼煙、落照。鴈兒落半扇柴門，不用輕敲，直走入畫堂前無人報。踢破了茸茸附石苔，驚起了嚦嚦啼花鳥。得勝令溝渠內積潦猶未消，簷馬兒任風敲。蛛網當門結，窗欞沒半條。堂坳蝠糞深，無人掃。牆坳松杉倒，任采樵。喬牌兒餘灰潦草，是舊時的廚竈。剩幾個破盞殘瓢，似寒食人家禁煙寂寥。甜水令美人久逝，蘭房寂靜，梁傾玳瑁，賸幾箇燕泥巢。看日暮東風，把花片兒吹起，恰似那倩女魂飄。折桂令悔當初偷生避地，棄汝潛逃。迸離人餞不及螺杯，殯香軀繫住了鮫綃。向空際號咷，急茫茫也懸不及銘旌錦字標。況沒箇墳臺可掃，更沒件粉黛堪描。哭問青霄，恨捲紅蕉。助我悲聲，落葉蕭蕭。碧玉簫杯酒來澆，何處黃泉道？楮帛徐焚，飛作蝶兒繞。須索要展靈旂，唱大招。種樹夭桃，把衣襦窨，看明歲墓門花照。鴛鴦煞仙山樓閣殊縹緲，上天入地都尋找。霞影護藍橋。殷然求，欣然想，倘然遇，我說果然又得復會，他說前緣未了。舊天台終須重到。攜手訴離懷，還是哭？還是笑？此齣布局，酷似紅梨記趙解元訪素、桃花扇侯公子題畫兩齣。謝素秋奉勅沒入邊庭，李香君(二)被選供奉內廷，趙、侯二君舊地重游，人亡屋在，其悽戀不異承敵；

而詞曲均極工致，各盡其妙，能手固無同之非異也。訪素：宜春令風月性，雲雨腸，自生成花狂柳狂。新詞楚楚，俏名兒堪與秋娘抗。蘇小小才貌相當，呂雙雙風流不讓。拚醉佳人錦瑟，翠屏珠幌。前腔韋娘面，刺史腸，兩相逢迷留怎當。芳心密意，相偎相倚從前講。你看雕闌畔鸚鵡聲喧，畫簷邊蜘蛛塵網。不見銀箏拋卻，玉臺閒放！前腔花容麗，玉貌揚，敢侵陵邀求鳳凰？溫存情況，變做了瞞神謊鬼喬模樣。昏騰騰楚岫雲遮，黑漫漫陽臺霧障。渾似籠囚鸚鵡，浪打鴛鴦。普天樂只指望撩雲撥雨巫山嶂，誰知道煙迷霧鎖陽臺上。姻緣簿空挂虛名，離恨債實受賠償。想杜牧是我前生樣。只合守蓬窗茅屋梅花帳，托香腮悶倚迴廊。斷難穿淚珠千丈，只落得兩邊恩愛，做了兩地徬徨。錦纏道笑村郎，強風流攀花隔牆，錯認做楚襄王，全沒有半星兒惜玉憐香。我這裏相思塹危如石梁，他那裏愁悶城堅若金湯。磨勒在何方？沙吒利十分威壯。如何更酌量？眼見得石沈山障。怨只怨孤辰、寡宿命相當。小桃紅搔不著心中癢，咽不下尊前釀。謊歌郎奪了平康巷，花衙衕添了勾魂將，溫柔鄉湧出瞿唐浪。眼睜睜意惹腸慌。尾聲休言好事從天降，著甚支吾此夜長？羞殺畫不就眉兒漢張敞！題畫：破齊陣地北、天南蓬轉，巫雲、楚雨絲牽。巷滾楊花，牆翻燕子，認得紅樓舊院。觸起閒情柔如草，攪動新愁亂似煙，傷春人正眠。刷子序犯只見黃鶯亂囀，人蹤悄悄，芳草芊芊；粉壞樓牆，苔痕綠上花甎。應有嬌羞人面，映著他桃樹紅妍。重來魂似阮、劉仙，借東風引入洞中天。朱奴兒犯驚飛了滿樹雀喧，踢破了一堦蒼蘚。泥落空堂簾半捲，受用煞雙棲紫燕。閒庭院

沒箇人傳，躡蹤兒迴廊一徧，直步到小樓前。普天樂手拽起翠生生羅襟輭，袖撥開綠楊綫。一層層闌壞梯偏，一椿椿塵封網罥。艷濃濃樓外春不淺，帳裏人兒腼腆。從幾時收拾起銀撥冰絃，擺列著描春容脂箱粉盞，待做箇女山人畫叉乞錢！鴈過聲蕭然！美人去遠，重門鎖，雲山萬千。知情只有閒鶯燕，儘著狂，儘著顛，問著他一雙雙不會傳言。熬煎！纔待轉，嫩花枝靠著疏籬顫。簾櫳響，似有箇人略喘。傾杯序尋徧，立東風漸午天，一去人難見。看紙破窗櫺，紗裂簾幔，裹殘羅帕，戴過花鈿。舊笙簫無一件，紅鴛衾盡捲，翠菱花放扁。鎖寒煙，好花枝不照麗人眠。玉芙蓉春風上巳天，桃瓣輕如翦，正飛綿作雪，落紅成霰。濺血點作桃花扇，比著枝頭分外鮮。擕上妝樓展對，遺跡宛然。爲桃花結下了死生冤！山桃犯手捧著紅絲硯，花燭下索詩篇。一行行寫下鴛鴦券。放一聲吠神仙朱門犬。似鵑血亂灑啼紅怨。這桃花扇在，那人阻春煙！尾犯序望咫尺青天，那有箇瑤池女使，偸遞情箋？明放著花樓酒榭，丟做箇雨井煙垣。堪憐！舊桃花劉郎又撚。料得新吳宮西施不願，橫揣俺天涯夫壻，永巷日如年。鮑老催這流水溪堪羨。落紅英千千片，抹雲煙，綠樹濃，青峯遠。春風舊境不曾變，沒箇人兒，將咱繫戀。是一座空桃源。趁著未斜陽，將棹轉。尾聲熱心腸早把冰雪嚥，活冤業現擺著麒麟楦。且抱著扇上桃花閒過遣。

趙秋舲對月曲。江兒水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鬥，我十三觀你妝兒就，我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西廂套曲，不能演唱。相傳國初蘇州俗伶刪改，始可登場。如酬簡『佇立閒階，彩雲何在』，改作『彩雲開，月明如水浸樓臺』，已屬不通；至『小姐小姐多丰采』，尤鄙俚矣！但前明楊文襄宰相[illegible]錄：『武宗南巡，兩幸其第。嘗命伶人演西廂侑玉食，王文恪賦詩紀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是勝國時已改竄入譜矣。

太白詩『道字不正嬌唱歌』，此借入作去之證也。宮調『則』字借作賞韻，『落』、『藥』、『約』、『樂』字借作嘯韻，『月』、『玉』字借作遇韻。齧舌脂唇，非借作去聲，佞齶整牙。

倩女離魂，古今鍾情人艷稱之。嘗欲衍成院本。近見兩世姻緣雜劇，先得我心，詞亦駘宕生姿。鯫生當闌筆矣。集賢賓隔紗窗日高花弄影，聽何處囀流鶯？虛飄飄半衾幽夢，困騰騰一枕春酲。趁著那游蜂兒恰飛過柳烏花溪，隨著這蝴蝶兒又來到月榭風亭。覺來時倚著這翠雲十二屏，恍惚似墜露飛螢。寸腸千萬結，長歎兩三聲。逍遙樂猶兀自身心不定，倚遍危樓，望不見長安帝京。薄情多應戀金屋銀屏。想則想於咱不志誠，空說下磣磕海誓山盟，亦緊的關河又遠，歲月如流，魚雁無憑。上京馬我覷不的雁行絃斷臥瑤箏，鳳嘴聲殘冷玉笙，獸面香銷閒翠鼎，門半掩悄悄冥冥，斷腸人和淚夢初醒。後庭花想著他和薔薇花露清，點胭脂紅蠟冷，整花朵心偏耐，畫蛾眉手慣輕，梳洗罷將玉肩並，恰似鴛鴦交頸。到于今玉肌骨減了九停，粉香消沒了半星，空凝盼秋水橫，甚心情將雲鬢整？骨巖巖瘦不勝，悶懨懨扮不成。

關帝升列中祀，典禮綦隆，自不許梨園子弟登場搬演。京師戲館，早已禁革。湖南自涂朗軒督部陳臬時，始行示禁。所謂單刀會者，余固習見之也，第二支演帝登舟後，掀髯憑眺，聲情激越，不減東坡『酹江月』。當場高唱，幾欲裂鐵笛而碎唾壺。駐馬聽依舊的水涌山疊，好一個年少的周郎，恁在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暗傷嗟。破曹檣艣恰又早一時絕。只這鏖兵江水猶然熱，好教俺心慘切。這是二十年流不盡英雄血。

紅梨記草地：傾杯玉芙蓉抵多少煙花三月下揚州，故國休回首！爲甚的別了香閨，辭了瑤臺，冷了琵琶，斷了箜篌？怎禁得笳蘆塞北千軍奏，怕見那烽火城西百尺樓。似青青柳，飄零在路頭，問長條畢竟屬誰收？　末三句，飄泊生涯，不勝身世之感。同治庚午，蜀女陳姬妙解音律，明慧善歌，甫至長沙，艷名噪甚。鴇母居奇，擇壻有窗，姬不能自主，每歌此折，聲淚俱下。後爲某公子以千金得之，惜公子憨跳不韻，恐亦如是齣第二支所謂『但相逢便與兩字綢繆。多少鸞鳳，誰是睢鳩？鬼孤由錯認做親骨肉』也。

張漱石以詩文受知鄂文端公，列入南邦黎獻集，進呈御覽，卒無所遇，以諸生終。嘗作江南秀才歌自嘲。譜玉燕堂傳奇四種，結尾自題云：『遺愁腸宮商暗排，添一種新聲可愛。問知音來也不來？只落得教雪兒歌出沿門賣！』先生之志雖荒，其遇亦可悲矣。四種中梅花簪、玉獅墜俱少餘味。懷沙記衍屈大夫故事，組織離騷，頗費匠心；稍嫌近理。惟夢中緣排場變幻，詞旨精緻，洵足爲

防思之後勁，開藏園之先聲，湖上笠翁不足數也。余尤愛醋詩一齣。乃鍾生私訂陰麗娟，而以與文媚蘭訂情詩帕爲質。麗娟見詩，故有是折。粉蝶兒纔綰靑螺，又伏定繡衾偸臥。待朦朧，眦不到這愁魔。推枕起，重拂拭妝臺淸閒坐。簾兒外秋意偏多，贏不得愁城一箇。小梁州那裏是字挾風霜老句磨？則揣那小名兒一定是閨閤。吟哦，多管他夢情人，唱不出情人和。比俺這愁和恨不差多。女喬才只合香閨作，秀才家有甚干科？怎等閒怎能拾著。廝和得這般停妥，又遞與儂怎麽？上小樓原來他悄向人間，別有嫦娥。瞞著我藍田先種，騙的赤繩重牽，顚倒把新詩早和。這猜來知他是麽？何妨言破？多管怕添得我淚珠偸墮。幺篇他將這甜語兒將人籠絡，啞迷兒要人猜破。再休提花前相誓，燈前相訂，星前相託。叮嚀他莫情多，休行錯。又把那閒花偸臥。那知他恁心邪，又勾了別箇。四邊靜思量起，羞難躱，悔不了輕託終身事果訛，反無端疊箇愁窩。料從今好事成躭閣。你把這美前程結果了他，兀的不下場頭撇開了我。

笠翁十種曲，鄙俚無文，直拙可笑。意在通俗，故命意、遣辭力求淺顯。流布梨園者在此，貽笑大雅者亦在此。究之：位置、脚色之工，開合、排場之妙，科白、打諢之宛轉入神，不獨時賢罕與頡頏，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

千鍾祿演建文帝出亡，雖據野史，究失不經。然詞筆甚佳也。慘睹一齣，發端無限悽涼。帝子飄零，迥異游僧。托鉢選詞，何親切乃爾。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

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余尤愛尾聲，既云『路迢迢心怏怏，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行將進場矣，忽飄來一杵鐘聲，遂歎道：『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神情之合，排場之佳，令人歎絕！

吳梅村通天臺雜劇，借沈初明流落窮邊，傷今弔古，以自寫其身世。至調笑漢武帝，嬉笑甚於怒罵，但覺楚楚可憐。或謂『爲宏光解嘲』，恐未必然也。其第一齣煞尾云：『則想那山邊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誰向江頭問荻花？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淚呵，灑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苦雨、淒風、燈昏、酒醒時讀之，涔涔者不覺溼透青衫。較之『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之句，尤爲淒惋。

臨春閣雜劇，哀悱頑豔，不類通天臺之悲惋。要其用意，有在於全篇結尾，從冼夫人口中特爲點出，蓋諷明末諸帥也。詞云：『俺二十年領外都知統，依舊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你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

前見嵇留山先生杜秀才痛哭霸王廟[三]，已錄其新水令套曲矣。尤西堂鈞天樂院本內有哭廟一齣，卽此事也。異曲同工，兩不相犯。亟錄之。醉花陰 可歎我萬里孤身長流落，恨悠悠天荒地老。重策

塞，返江皋。戰西風木葉蕭條，又聽得趁斜陽烏鴉叫。過野店，渡溪橋，早見一座青山藏古廟。喜遷鶯 俺只見雕梁畫桷，閃靈旗香火飄搖。英也麼豪，到于今可許我寒儒相弔？只怕你土木形骸虛畫描，圖醉飽，長則是喑嗚叱咤，不聽我太息號咷。出隊子 誰似我才高年少，抱經綸困草茅。只揣痛飲讀離騷，直欲悲歌舞佩刀。這孤負詩書寃不小！刮地風 可笑你假癡呆沒解嘲，待我打碎他白馬青袍，難道石人土偶能談笑，反變了木客山魈。活世界無人懇告，死傀儡何法推敲。可知你心喑焦、氣正囂，也相憐同調。則教我淚輕拋、首漫搔，放著這悶葫蘆獨自魂銷。四門子 你入秦關燒破咸陽道，救邯鄲受六國朝，彭城鏖戰兵非弱，誰料得走烏江沒下梢。楚軍盡逃，漢軍又挑，悔不向鴻門把玉玦了。騅兮正驍，虞兮尚嬌，怎重見江東父老！水仙子 呀，呀，呀，猛叫號。看兩目重瞳血淚澆。嘶斷了駿馬金鑣，啼溼了美人舞草，聽楚歌聲未銷。恨不酬勞苦功高。賸三尺空祠背漢朝。歎英雄失路愚夫笑，笑下場頭落魄似吾曹。煞尾 你看撲颼颼餘淚神衣落，暫相逢聊解牢騷。還借你一陣陰風送我江上棹。

詞餘叢話 卷三

原事

綵毫記李白脫韡一折，人多笑其荒誕，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日與酒徒醉於酒肆。玄宗（一言）欲造樂府新辭，亟召白，已臥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千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韡，由是斥去。』

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風雲記則云七十二歲。孔叢子記問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齊管妾婧語亦同，此世俗所據以爲八十也。荀子君道篇：『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東方朔客難：『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韓詩外傳：『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新論：『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後漢書高彪傳：『呂尙七十，氣冠三軍。』皆不言八十始遇文王也。此記不知何人手筆，曲頗俚拙；攷據較詳，亦未可厚非。

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絕倒。』欽釧記采作科諢，『三十而立』破題：『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人第賞其趣，不知善於運典也。

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注：『蓌拜則失容節。「蓌」，猶「詐」也。』疏：『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孔叢子問軍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史記絳侯世家：『亞父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與曲禮相證。滿牀笏郭子儀卸甲、封王，初以戎服入對，云：『念臣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全禮』二字，最典，所謂『形儀不足』也。名人涉筆，無一字無來歷，信然。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質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令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

韞玉譜瑞玉記，描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造太監李實搆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即授優伶。郡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演是劇。是日，諸公畢集，袁尚未至。優人請曰：『劇中

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即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無匹。諸公歎服，各燬其稿。一鷥聞之，持重幣求袁除其名，於是易一鷥曰『春鋤』。

馮猶龍小青傳，宛轉如生，低徊欲絕，不必紅氍毹上始見亭亭倩女魂也。向見療妒羹傳奇，大士以慧劍誅妒婦，小青正位偕老，已嫌鶻突；近有西湖雪，小青改適才子，開府抗州，逮誅妒婦。地下香魂，忽被李易安之謗，率爾操觚，致墮惡道，令人欲嘔！

洪昉思譜長生殿甫成，名動輦下。國忌日演試新曲，御史黃某糾之，先生革去監生，枷號一月。文人之厄，聞者傷之。然因此曲本得邀睿覽，傳唱禁中，亦失馬之福也。趙秋谷宮允在座觀劇，以致落職，贈先生詩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倚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直以門下客視先生，文人相輕，亦可不必。查初白老人原名嗣璉，同列彈章，革去拔貢，改名應試，始入詞館，贈先生有『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之句，則和平之音也。

朱竹垞先生贈洪昉思詩云：『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悽絕，薏苡明珠謗偶然。』注：『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詠明皇幸蜀事。』徧查元人百種，並無是劇。僅於北九宮

譜存其名耳。

尤西堂先生嘗云：『著補天石傳奇，以彌天地之憾。』未見其書。嘉慶末，周文泉大令以任子知邵陽縣事，譜補天石八種，種各八齣。時譚鐵簫太守知寶慶，卽以鐵簫正譜。楚南宦場風流佳話也。

備錄八種總目如左：太子丹恥雪西秦、丞相亮祚延東漢、明月胡笳歸漢將、春風圖畫返明妃、屈大夫魂返汨羅江，岳元戎宴集黃龍府、賢使君重還如意子、眞情種遠覓返魂香。

夏惺齋徵君惺齋五種中有南陽樂，敍武侯刺殺司馬宣王、姜伯約詐降獻城、魏延以投魏被殺，布局頗覺支離。惺齋固通經者，其詞亦多近理；不若文泉所譜，用魏延出子午谷計徑襲長安，直截了當，不必節外生枝。

紅樓夢爲小說中無上上品。向見張船山贈高蘭墅，有『艷情人自說紅樓』之句。自注：『蘭墅著有紅樓夢傳奇。』余數訪其書，未得；所見者，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先生工制藝，試帖爲十名家之一。度曲乃其餘事，儘多蘊藉風流、悱惻纏綿之作，惜排場未盡善也。原書斷而不斷、連而不連，起伏照應，自具草蛇灰綫之妙。先生強爲牽連，每齣正文後另插賓白，引起下齣；下齣開場，又用賓白遙應上齣，始及正文。頗似時文家作制截題，用意鉤聯，究非正軌。且以柳湘蓮爲紅淨、尤三姐爲小丑，未免唐突；後成男女劍仙，更嫌蛇足。近日梨園多演之者。似非先生得

意筆也。道光末醝商演是曲，襲人改嫁蔣玉函，洞房結綵帳，其額未題，適梁茝鄰中丞在座，提筆書「玉軟花嬌」四字。醝商歎賞，立以珍珠綴而懸之。

余九歲寓息機園，與鄰兒嬉甚洽。後均入塾，僅隔堵牆。彼此書聲朗朗可聽，苦不得見，頗涉遐想。清明埽墓，忽遇於野。携手入城，詫爲奇遇。時余甫學韻語，擬紀以詩，未果。夏初始讀會眞記，忽睹「隔花人遠天涯近」七字，先得我心，不禁狂喜，急書示鄰兒。

桃花扇分三大忠臣：史閣部，有明忠臣也；左甯南，烈皇忠臣也；黃靖南，宏光忠臣也。甯南當烈皇時已形跋扈。瑪瑙山之戰，未嘗無功，楊武陵攘爲己有，拜斗牛衣之賜，賞不及左，因此怏怏，縱賊中原，致不可遏。宏光初立，擁戴者皆邀殊錫，甯南不與，率師東下以清君側爲名，非爲故太子也。孔云亭原稿第十三齣，直敍甯南謀逆，脅何忠誠公同叛，何公投江，逆流六十里，遇神獲救諸軼事。左夢庚急以千金爲云亭壽，哀其削去。云亭遂改哭主一齣，生氣勃勃，宛然爲烈皇復仇，與史、黃鼎立而三，爲勝國忠臣之最。信乎文人之筆，操予奪權也。

桐城方劍潭上舍，流寓湖湘。詩才清妙。戚張某作尉沅江，方往依之。張爲納王姬，姿首明豔，性絕慧。歸方年餘，教之讀書，居然能詩。姬父，里魁也，以張之購女也，未取身契，屢與需索；挾張陰事，將訐上官。張懼，勸方出姬。姬歸，解鴛鴦帶自絞。方大戚，乞余譜院本廣其事。時咸豐壬子初夏也。未幾，粵匪撲長沙城，余在圍城中，日以度曲爲事。九月二十八日，賊從地道爇火藥，南城轟裂，

城中譁，賊入。家人走告，環立以泣。余從容脫稿，若弗聞者。俄又報：『鄧忠武公單騎拒陷口，手刃登城賊酋，餘退敗矣。』方贈詩云：『揮毫正寫鴛鴦譜，報道城南鎖鑰開。』蓋紀實也。卒成二十四齣，名鴛鴦帶。插敍時事，語多過激，亡友郭芳石秀才恐以賈禍，力勸焚燬。今劍潭墓木已拱，冥冥之中，負我良友，此債何日償耶？

野獲編詞曲類紀兩事，俱堪絕倒。其一：梁伯龍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當初出時，梁游青浦，値屠緯眞爲令，禮以上客，即令優人演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酬以大白，梁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不別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其一：屠長卿久廢，新復冠帶，時寓秦淮，慕寇四兒名，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聽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笑柄。江右鄭豹卿遂作一傳奇，名白練裙，描寫屠憨狀曲盡。吳下王百穀時在金陵，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馬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極醜態。一時爲之紙貴。

高東嘉初演琵琶記，座上蠟炬光忽交互，頓成異彩如五色雲霞，終夕不散。湯若士居廬甚隘，雞棲豚柵之旁，俱置筆硯。玉茗一樹，高出檐際，茂而不花。譜牡丹亭初成，召伶人演之，是夕花大放。自是無歲不開。文章有神，聲音動物，豈偶然哉！

吳吳山初聘黃山陳女，將昏而歿。既而得其評點牡丹亭上本，嘗以未得下本爲憾。後娶清溪談女，雅耽文墨，仿陳女意補評下本，杪芒微會，若出一手。未幾，夭逝。續娶古蕩錢女，見陳、談評本，略參己意，出釵釧爲鍥版資。卽所傳『吳吳山三婦合評本』也。張元長梅花草堂筆談：『俞娘行二，麗人也。年十七，夭。當其病也，好觀文史。一日，見還魂記，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若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是書眞達意之作矣！」研丹砂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折，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吾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其手蹟遒媚可喜。嘗錄一副本，將上之湯若士。謝君耳伯願爲郵卒。不果上，其注本遂不傳。』又小青傳：『姬有牡丹亭評、跋，妒婦燬之。今但傳「挑燈閒看牡丹亭」之句耳。』是牡丹亭一書，三婦合評外，尚有二女子評注，何閨閣之多才耶！妝臺繡閣，不乏賞音，老碭翁可無恨矣。

嘗見感應篇注：『有人冥者，見湯若士身荷鐵枷。人間演牡丹亭一日，則笞二十。』雖甚其辭以警世，亦談風雅者不敢不勉也。先生本王文肅公門下士。文肅中女曇陽子修道有得，一時名士摳虛數百人，頂禮稱弟子。豫示化期，飛昇亡夫墓次，萬目共睹；但遺蛻入龕，有蜿蜒相隨同掩，或疑爲蛇所祟耳。數年後，忽有鄞人妻姓，以風水游吳、越間，一妻二子，居處無定。妻慧美，多藝能，且操吳音，蓄貲甚富。捕者疑之，蹤跡頗急。度不可脫，則曰：『我太倉王姓也。』於是譁然『曇陽

復生』矣。時文肅父子俱在朝，僅以族人司家事，急召婁夫婦訊之，詭稱『實未死，從龕後穴而逸。』族人向未見曇陽，莫能辨。有老僕諦視良久，忽省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婢乎？』始惶恐伏罪。蓋文肅亡弟鼎爵愛妾竊貲以逃者也。執付幹僕，解送京師。婦與幹僕通，乘其醉，携二雛竝婁夜竄，莫知所終。當海內轟傳時，先生遽采風影之談，塡成艷曲。初不過游戲三昧，不料原本一出，遂有千古後人，讀其詞未嘗不信其事，實爲曇陽之玷。先生宦職不顯，畢世沈淪，誠受筆墨之障。蔣心餘瓣香玉茗，私淑有年。臨川夢集夢一齣，亦以誣衊曇陽爲非，其詞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

張漱石譜夢中緣，當時已風行海內。乾隆辛卯，漱石宿錢唐酒家，見老媼燈下縫裳，盤筐內鍼綫簿一本，丹鉛粲然，則夢中緣鈔本也。詢其由，云：『主人有女，能讀魯論及毛詩，頗嫺吟詠，愛誦是編，嘗與嫂賭誦其詞，以手畫空作圈，搖頭若老生狀。年十六，以瘵亡。此其手鈔者，今作箋，藏鍼綫矣。』視其書，字亦端整，惜已殘闕。題有七律云：『拾得新詞第一編，携來妝閣曉風前。囊追賀錦才尤麗，筆吐江花句欲仙。自是有情偏有恨，幾多無夢亦無緣？背人愛把丹鉛點，獨自開吟獨自憐。』詰其姓氏，媼不以告。乃以一金購其本以歸。漱石自述如此。果有其事，誠詞壇佳話。女亦吳江俞二姑哉。

蔡中郎贅入牛府，人知其冤；但受冤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或以爲

王四棄妻，別贅豪家，琵琶二字之首，直書王四。王弇州輩皆有說甚辨，究未必確。又聞元人實有其事，蓋不花丞相偪狀元入贅，因蒙古語『不花』爲牛也。此說似近理。但陸放翁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伯喈受謗，宋時已然，不始於元也。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因徐文長四聲猿而始也。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風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罷歸，不知所終。』今謠傳爲女狀元者，以其獻詩自稱鄉貢進士云。

隨園詩話：『徐題客，健菴司寇孫也，五歲能按拍歌。見外祖京江張相國，相國愛之，抱置膝上。乳母在旁夸曰：「官官雖幼，竟能歌曲。」相國曰：「眞耶？」曰：「眞也。」相國推而擲之曰：「若果然，兒沒出息矣！」後徐竟坎壈爲人司音樂，以諸生終。桐城張文和公爲文端公之子，兩代宰、平，一生貴顯，獨無絲竹之好，元夕寄弟詩云：「天與人間清淨福。不能飲酒厭聞歌。」兩公皆名臣，性情相似，豈眞金星不入命耶？究之謝傅、汾陽，寄情聲伎，亦未嘗爲人品累也。

王渼陂好爲詞曲。杜甫游春諸雜劇，至今傳誦。或規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渼陂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亦巢偶記：『俗呼薰豬耳爲俏冤家，不知何所取義。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余同一二友至虎邱，

游衍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携杖頭僅百文。因豬耳價廉、可口，令僮買以佐酒。久不至。一友忽唱琵琶記云：「俏寃家何事還不到？」衆大噱。』

明神宗時，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說見金陵瑣事。箋會眞記者，以顛不刺爲美好辭，不知所據。或以爲元時方言，如此寶石之名，以其美好也。

聽雨增記：『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汝權實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故作荆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汝權有奪配之事。』又南窗閒筆：『錢玉蓮，宋名伎，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按此，則玉蓮確係汝權之妻矣。十朋無故受誣，殊爲可惡。

孫季昭〔一四〕示兒編：『北朝來祭章獻太后，楊大年捧讀祭文，僅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仁宗深歎其敏捷。』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禮已甚。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於天禧四年，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其爲委巷不經之談無疑。』荆釵記祭江一齣，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呵，于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施之於此，則妙文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盧代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族人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云是洪昉思按拍者，指痕猶隱隱焉。昉思先生所著，長生殿外，尚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溼三種，稿存黃氏。先生，文僖公孫壻也。』

查伊璜孝廉自遭私史禍，益放情詩酒。家僮、侍婢，俱解音律，悉以『些』名之。有雲些、月些二婢，尤聰俊。孝廉每得佳句而未成套者，輒令二些記之；續有所得，輒歌前句，串合成套。名曰『活錦囊』。

檐曝雜記：『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大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値夫人方月事，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胯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埽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必殺以瀉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而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

和凝少時，好爲曲子，香奩集其所著也，布於洛、汴。逮在政府，契丹稱爲『曲子相公』。凝恥之，

使人收拾焚燬不暇，遂嫁名於韓偓。改署其集曰游藝，不及詞曲。明夏文愍公善南北曲，亦號『曲子相公』。

袁韓菴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韓菴狂喜欲絕，幾至墮輿。

蓴鄉贅筆：『李笠翁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姬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並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輕薄厚於天性，宜其文章纖巧、謔浪，純乎市井也。』袁韓菴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談閨閫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孽鏡臺前，恐不僅西樓綺語耳。

綵舟記演唐六如竊婢秋香事。僞病登山，賣身入府，悉從諸小說衍出；託名康宣，則因六如本事詩有『主人若問眞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句也。南京舊院有伎秋香，從良後，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于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語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亦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個「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當時蓋有兩秋香。

錢虞山之入我朝也，欲秉鈞衡、專史席。二者皆違其願，故多感憤之詞。陳臥子先生題拂水山莊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眞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一夕，閒步門外，衣一輕

衫員領窄袖——就前明袍料改製，未及全易者。一秀士趨過，稱曰：『先生可謂兩朝領袖！』其受侮若此。爛柯山演朱買臣去婦故事，虞山嘗與當軸張姓宴集，演悔嫁一齣。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木匠？』因尊客姓張，恐其觸諱，改張爲王。虞山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顰蹙曰：『沒竅阿，沒竅！』虞山大恧。

雙文事，風流話柄，千古艷稱。曠園雜志：『鄭太常恆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盛稱夫人四德咸備。會眞記誣衊殊甚，是眞以筆墨換泥犂者。』

市井以『蒙古』二字爲銀之隱語。謹案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云：『蒙古兒覷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阮大鋮黨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屛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檄數其罪，作留都防亂揭。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宜興陳定生、商邱侯朝宗實主之，——所謂四公子也。大鋮譜燕子箋，家伶一部，能演是劇。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四公子置酒鷄鳴埭，徵阮伶以侑。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歎賞。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鋮乃大怒，銜之次骨。宏光擁立，大鋮驟柄用，與大獄，將盡殺復社黨人，購

四公子甚急。定生下獄，餘皆走免。是四公子之禍，實基於鷄鳴埭聽曲時也。桃花扇偵戲一齣，從大鋮著筆，始而驚，繼而喜，繼而怒且懼，寫僉壬失路，鬚眉欲活。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承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今之小說，則記載矣。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今之傳奇，則曲本矣。元人科目最多，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相傳元以詞曲取士，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以備梨園供奉——乃特試，非制科也。

嚴分宜勢熾時，珍寶充溢，旁及書畫。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在王文恪公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有蘇人湯臣者，善裝池，客嚴門下，亦與王思質相往還，說王購以獻。王重價求之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黄彪摹贋本以應。黄亦畫家高手也。嚴得此卷，珍爲異寶，以爲諸畫壓卷，置酒高會，出以相誇。客有知之者，指爲贋本。嚴大慙，銜思質次骨。適唐荆川從田閒起，以職方郎中巡視各邊。思質時鎮薊門，與荆川皆吳人也。荆川舉己丑科，思質舉辛丑科，相去十二年。思質掛本兵銜，視荆川爲堂屬。荆川以前輩自居，新被簡命，公卿俱下之，恚思質簡倨，復命疏內糾其『一卒不練』，致觸世宗之怒。嚴復下石，遂棄西市。後有衍作傳奇者，清明上河圖易作玉杯，名『一捧

雪』；思質易名『莫懷古』，寓莫以懷古致禍意也。譏問之湯卿，或以爲卽指荊川。不圖賢者亦被惡聲，要其褊心未化，自取之也。案：一捧雪，確有是物，現在內庫。

王相國崇簡冬夜箋記：『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溷亂。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並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更爲溷亂。』

黃粱夢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甥孫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拜求度世法。贈詩云：『應官千里赴神京，偶遇仙翁盖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自枕中記出。湯若士演爲院本。邯鄲道上，罔非尋夢之人。名流題壁之詩，指不勝屈矣。

明人有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雜劇。向疑以上眞游戲，何至媟褻青樓？後見冬夜箋記：『康熙年間，

洞賓嘗於黃鶴樓降卟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眞而嗔惱不除者乎？」』嗔且不可，何況乎淫？可見戲白牡丹亦顏洞賓事。

洛陽橋傳奇演醉隸下海事，人疑其妄。明史蔡錫本傳：『錫，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授兵部給事中，陞泉州太守。時洛陽橋圮，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但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書「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果旬餘不至，工遂成。』此實事也。特以錫爲蔡端明，致滋疑惑。俗伶又改端明爲蔡中郎，更妄語矣。其詞亦不雅馴，或謂出王百谷手。

明神宗時，選近侍二百餘名，在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又有玉娥兒歌，京師人類能歌之，名『御製四景玉娥詞』。嚴分宜聽歌玉娥兒詞詩云：『玉娥不是世間詞，龍艦春湖捧玉卮。閒巷教坊齊學得，一聲聲出鳳凰池。』注云：『上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拙婦、騃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聽明、順天時、恤民隱也。水嬉之製，用木雕成海外諸國及先賢、文武、男女之像，約高二尺，彩畫如生。有臀無足而底平，以竹板承之，

設方木池，注水令滿，取魚蝦萍藻實其中。隔以紗幃，運機之人皆在幃內，游移轉動。一人鳴金，代爲問答。其詞亦詞臣撰也。暑天長晝作之，以銷炎夏。明烈帝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一日宴次，報至：『汴梁失守，親藩被害。』遂大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吳梅村琵琶行有云：『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罷歌舞，插袖停擫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蓋指此也。迨入我朝，玉熙宮改爲內廐，過錦、水嬉之戲俱罷，其詞亦不傳。但以供奉內廷之作，承値有年，意其詞必有可觀。諸私家集中當有存者，容細訪之。

樂府原題：『公莫舞，即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劍，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詰莊曰：「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近人演長生殿，玉環舞盤，念奴輩各以彩巾應節而舞，甚合古意。

〔註〕原書各卷前題『長沙　楊恩壽　朋海』。

詞餘叢話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詞餘叢話，是用坦園全集本作底本。原本有些地方還有錯訛，顯然的逕加改正，但仍註出，疑誤之處，則加註說明。

〔一〕『不少概見』，似應作『則少概見』。

〔二〕〔三〕『鉤』，當作『勾』。

〔四〕『哨徧』，似應作『哨遍』。

〔五〕『十孝記』，當是『五倫全備綱常記』。

〔六〕『霸王廟』，原作『憤王廟』。

〔七〕『知輕重』，原作『如輕重』。

〔八〕『梅花酒』，原作『杏花酒』。

〔九〕『移宮』，原作『移宮』。

〔一〇〕『葉廣平』，原作『葉廣堂』。

〔一一〕『李香君』，原作『李春香』。

〔一二〕見〔註六〕。

〔一三〕『玄宗』，原作『元宗』。

〔一四〕『孫季昭』，原作『孫李昭』。

續詞餘叢話

清·楊恩壽著

續詞餘叢話提要

續詞餘叢話，清楊恩壽著，仍分原律、原文、原事三卷，體例和詞餘叢話完全相同。

續詞餘叢話的版本，祇有坦園叢書本一種。各本曲苑，僅收前編，未收續作。

續詞餘叢話　卷一

清・楊恩壽著〔註〕

原律續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其於蔡氏律呂新書，可謂推許之至矣。其六十調圖說，尤爲『因聲起調』探源之論。審音者稍識古人正變本旨，實於此開其基，因備錄之：『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宮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

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按：此圖雖全列七聲，然取以名調者，止一聲耳。如首行黃鐘居宮位，故以黃鐘宮名調；次行黃鐘居商位，故以無射商名調；餘可類推。所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所謂畢曲者，曲之收聲一字也。

經世聲音圖以平、上、去、入定聲，以開、發、收、閉定音。鍾氏遇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謹案御纂性理精義：以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齊齒、合口、撮齒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者，當以等韻爲正。

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卻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只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朱子曰：『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並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得之情，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詞曲韻書，止有中原音韻可從；然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南曲洪武韻後，國初武林陳次升嘗輯南詞音韻以補其缺。功垂成而復燬，殊爲可惜。李笠翁欲就中原音韻平、上、去三聲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亦可備南詞之用，未爲無見。至於辨魚、模二韻宜分不宜合，其論甚精。蓋魚、模二音，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清何故合而爲一，豈亦仿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三韻合爲十三元，必欲於純中示雜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歇腳處散漫無歸，即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聱牙，聲韻逆耳也。塡詞用此韻，縱不能全套皆分，亦宜曲各一韻——如此曲用魚，則用魚韻到底；彼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雖合，實分，亦簡便之一法。

侵尋、監咸、廉纖，同是閉口之音，其實各異。侵尋一韻，每至收音處，雖閉口而音猶清亮。若監咸、廉纖，則沉鬱而澀；作急板小曲則可，若塡悠揚大套之詞，甚不相宜。西廂『不唸法華經，不禮梁王懺』一折用之者，以出自淨腳口中，聲口相合耳。曲中之『揝』字、『攙』字、『燂』字、『臢』字、『餡』字、『醮』字、『颭』字，惟淨腳可用，亦惟才大如海之王實甫可用。使生、旦口中用此等字，驅鶯燕與鷹隼齊飛，強桃李與松柏競秀，不倫甚矣。韓昌黎之詩，蘇東坡之詞，王實甫之曲，俱善用險韻，要皆相題行文，偶一爲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也。

萬紅友論詞『愼用去聲』，以其聲獨脆於上、入也。李笠翁論曲『愼用上聲』，以其聲獨低於去、入也。上聲之字，宜於幽靜之詞，不宜於發揚之曲。卽幽靜之詞，只可偶用、間用，不可連用、多用，蓋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也，低則此字唱不出。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連用數字皆低，不獨無音，亦無曲矣。至於發揚之曲，每到喫緊之處，卽當用陰字以傾吐之；倘用陽字，尙且不能發調，況極低之上聲字乎？

『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一〕辨論萬言，都爲一卷，非不詳晰，究竟莫定指歸。尾卷援引舊曲，言某曲中第幾句、第幾字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上去、去上不可亂施，似乎是一定之體矣；而或同此曲也，亦有不必盡然者，豈施於此套中則此句第幾字爲務頭，施於彼套中則此句第幾字卽非務頭耶？誠然，則有定，仍無定也。笠翁謂：『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眼。』此論最確。

有眼則活，無眼則死，稍知布子者，無不知之；然必拘拘何著是眼，當下子之初，雖國手不知也；必待數著數十著，不必有心作眼，而自然有眼矣。塡詞者非不知『看不動情，唱不發調。無務頭之死曲，亦猶無眼之死棋』。使必欲於某句安務頭，其去甫下子卽定何著是眼者幾希。須知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一曲中，得此一句使全曲皆活者，卽一曲之務頭也；一句中，得此數字使一句皆活者，卽一句之務頭也。由是推之，不獨曲有務頭，凡詩、詞、歌、賦以及時文、古文，莫不有務頭，可意會不可言傳也。余嘗謂：曲之定格，人籟也；曲之務頭，天籟也。陶令不求甚解，神於解矣。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狡獪文人，好奇鬥巧，以二曲三曲串爲一曲，別立新名，以炫耳目。然其名非無文義可尋也，如金絡索、梧桐樹，本兩名也，串而爲一，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亦事之所或有；傾盃序、玉芙蓉本兩曲也，串而爲一，名曰『傾盃賞芙蓉』，傾盃酒而賞芙蓉，固是韻事；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本三曲也，串而爲一，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功名中人語也。此皆巧思綺合，非強爲之解者，要不若前人並不列名〔三〕，僅加『犯』字，最爲簡便，如本曲江兒水，串入二別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串入三別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別曲，則曰『攤破簇御林』、『攤破錦地花』之類，較更渾脫。至於以十數曲串爲一曲，如六犯淸

音、七賢過關、九迴腸、十二峯，則視串合之曲，計數立名，尤指不勝僂矣。

貴筑傅青餘先生，咸豐癸丑庶常，上書言兵事，稱旨，發往河南差遣，迭以軍功奏，留館授檢討，異數也。由知府擢河南按察使，解組後，僑寓長沙，搆止園，極亭館之盛。善導引之術，年七十，猶健飯。性喜客，春秋佳日，選勝遨頭，望之若陸地神仙云。箸述甚富，著有古音類表，以天、地、人三統定聲，其說甚微。余尤愛其韻分五聲說，深得要眇。因備錄之：『太極元氣備於五六，天地之中數也。相倡相和，聲生焉。其爲物也，氣禦以行，空虛處也，渾實處也，觸即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能備，於是乎紀之於九千三百五十有三之文。文賾也，於是乎齊之以二百有六之韻。韻賾也，於是乎歸之以一十有五之部。部也，韻也，猶賾也，於是乎貫之以宮、商〔三〕、角、徵、羽之五聲。班固曰：「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爲四聲綱也。」其於字也，爲反喉入鼻之音；其於韻也，爲東、冬、鍾、江，爲陽、唐、庚，爲耕、淸、青三部。「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其於字也，爲舌抵上㖾之音；其於韻也，爲眞、臻、先，爲諄、文、欣、魂、痕，爲元、寒、桓、删、山、仙三部。「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其於字也，爲懸舌向㖾之音；其於韻也，爲歌、戈、麻，爲魚、模，爲虞三部。「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其於字也，爲銜唇接齒之音；其於韻也，爲脂、微、齊、皆、灰，爲之、咍，爲支、佳三部。「羽，宇也。物繁聚，宇覆之也。」其於字也，爲闔唇之音；其於韻也，爲侯，

爲尤、幽，爲宵、蕭、肴、豪三部。』

音律之難，不難於鏗鏘順口之句，而難於倔强聱牙之句。鏗鏘順口者，如此字聲韻不合，隨取一字換之，縱橫順逆，皆可成文；至於倔强聱牙之句，卽不拘音律，任意揮寫，尚難妥貼，況有淸濁、陰陽及明用韻、暗用韻又斷不可用韻之成格，一定而不可移乎？詞牌之最易塡者，如皂羅袍、醉扶歸、解三酲、步步嬌、園林好、江兒水等曲，韻脚雖多，字句雖有長短，然讀之順口，作者自能隨筆而成；卽有一二句作拗體，亦如詩之古風，無才者亦可勉强成章，稍有才思卽動目矣。如小桃紅、下山虎等曲，則有最難下筆之句。幽閨記小桃紅之中段云：『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盞兒拈，低嬌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句叶韻，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應用平，不可用仄。此等處似難，猶未甚難也；至下山虎云：『大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嬾能向前。弄盞傳杯，恁般靦腆。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只須『嬾能向前』、『待推怎地展』、『事非偶然』之三句，平仄拗口，撚斷吟髭，方能成句。若『嬾能向前』雖勉諧平仄，而文義甚不可解。南曲中若此類者，指不勝僂。避難就易，惟有引用成語，便覺順口。卽如此折『嬾能向前』與『事非偶然』，同一仄平仄平之句，『事非偶然』成語也，試與『嬾能向前』相較，孰順孰拗，一啓口便知矣。設或所引成語，平仄未能相協，卽顚倒更換數字，仍較自造之句，大不相同。笠翁嘗教人引用成語之法：『拈

一口頭語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因平仄不協，或改用「油鹽柴米醬醋茶」，或改爲「油鹽柴米茶醬醋」，未有不解其文義者，不辨其聲音者。』此說雖淺，實此中三折肱語也。余嘗製曲，偶未翻覽韻書，有句云：『不知是愛烏，不知是愛屋。』平仄兩協，又引用經書，甚爲得意。亡友黄幼吾選拔工於倚聲，抹以出韻，悚然改去。後見顧亭林氏論近代入聲之誤，屋、烏實可並協，悔改此妙句之速。其論甚爲精確，因備錄之：『韻書之序，平聲一東、二冬，入聲一屋、二沃，若將以屋承東，以沃承冬者，久仍其誤而莫察也。「屋」之平聲爲「烏」，故小戎以韻「驅」、「馵」，不協於東、董、送，可知也；「沃」之平聲爲「夭」，故揚之水以韻「鑿」、「襮」、「樂」，不協於冬、腫、宋，可知也。「術」轉去而音「遂」，故月令有「審端徑術」之文；「曷」轉去而音「害」，故孟子有「時日害喪」之引。「質」爲「傳質爲臣」之「質」，「覺」爲「尙寐無覺」之「覺」。「沒」音「妹」也，見於子產之書；「燭」音「主」也，著於孝武之紀。此皆載之經傳，章章著明者。至其韻中之字，隨部而誤者，十之八；以古人兩韻混併爲一而誤者，十之二，是以審音之士，談及入聲，便茫然不解，而以意爲之，遂不勝其舛互矣。茲旣本之五經，參之傳說，而亦略取說文形聲之指，不惟通其本音，而又可轉之於平、上、去。三代之音久絕而復存，其必自今日始乎？』

顧氏之學，貫徹天人，豈屑爲詞章末技，等而下之至於詞曲乎？然其論四聲一貫也，實足補中原

音韻之闕，含商嚼徵者，不可不知。逐章錄之，以代針指。『四聲之論，雖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合」、「軜」〔四〕、「邑」、「念」四字，皆平而韻「驂」。「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發」、「烈」、「褐」三字皆去而韻「歲」。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原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原註：「吳才老韻補實始此說。」不知古人何嘗屑屑於此哉。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今一一取而注之，字愈多，音愈雜，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陳氏之書，蓋多此病。至其末卷，乃曰：「四聲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韻，此類實多。舊說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無亦以今而泥古乎？」斯言切中肯綮。原註：「季立毛詩古音考、邶谷風『怒』字下註曰：『四聲之說，起於後世。古人之詩，取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著經生爲耶？且上、去二音，亦輕、重之間耳』。綢繆『隅』字下註曰：『或問：「二平而接以去聲，可乎？」中原音韻聲多此類，其音節未嘗不和暢也。』二條所論至當。但全書之中，隔閡四聲，多爲註釋，瑣碎殊甚。」不知季立既發此論，而何以猶扞格於四聲，一一爲之引證，亦所謂勞唇吻而費簡册者也。方子謙原註：「名日升。」之小補，抑又甚焉。今之爲書，取前人一字而叶兩三聲者，盡併之，使學者之視聽，一而不亂，其庶乎守約之旨也夫？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

同。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五〕。」陸法言切韻序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爲去。」約而言之，卽一人之身，而出辭、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其重、其疾，則爲去、爲入、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久，則一字而爲二字——「茨」爲「蒺藜」，「椎」爲「終葵」是也。原註：「亦有二字併爲一字者。舊唐書云：『吐谷渾，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恩齋按：「吐」本有去聲，「谷」音「肉」，「肉好」之「肉」亦去聲，皆與「退」近，故併之。故註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原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有此語。」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二音三音之所由昉已。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註於「伐人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於「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則今之平、上、去聲也；短言，則今之入聲也。恩齋按：長言則今之南曲也，短言則今之北曲也。此條尤與曲相近。平、上、去三聲，因多通貫，惟入聲似覺差殊。然而「祝」之爲「州」，見於穀梁；「蒲」之爲「亳」，見於公羊；「趨」之爲「促」，見於周禮；「提是支反」之爲「折常列反」，見於檀弓：若此之類，不可悉數。迨至六朝，詩律漸工，韻分已密，而唐人功令，猶許通用，故廣韻中有一字而收之三聲、四聲者，非謂一字而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詩之人，使隨其遲疾、輕重而用之也。後之陋儒，未究厥旨，乃謂四聲之設，攷諸五行、四序，如東西之易向，

晝夜之異位，而不相合也，豈不謬哉！且夫古之爲詩，主乎音者也；江左諸公之爲詩，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難移；音者，無方而易轉。夫不過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而已諧於音，順於耳矣，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角弓之「反」上，賓筵之「反」平；桃夭之「室」入，東山之「室」去：惟其時也。大東一篇兩言「來」，而前韻「疚」，後韻「服」；離騷一篇兩言「索」，而前韻「妬」，後韻「迫」：惟其當也。有定之四聲，以同天下之文；無定之四聲，以協天下之律。聖人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余嘗謂：『入聲無音，以平、上、去之音爲音。北曲多用入韻，反之，卽平韻也。』頗與顧氏入爲閏聲之論相合。顧氏之言曰：『平聲音長，入聲音短。恩壽按：惟其音短，故宜北曲。平聲字多，入聲字少。長者多，短者少，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故入聲之部，合之三聲，但有其四。原註：「見古音表。」而五方之音，或有或無，尙不能齊，必欲以配三聲，或以其無是聲也而削之，原註：「元周德淸中原音韻併作三聲。」則均之不遠矣。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入與入爲韻者，什之七八；入與平、上、去爲韻者，什之三。恩壽按：曲之四聲併協者，實權輿是。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嘗無入聲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聲可轉爲三聲也。恩壽按：詞中入可作平，已成定例，曲則可作三聲，此詞、曲分寬、嚴處。故入聲，聲之閏也，猶五音之有變宮、變徵而爲七也。』

李笠翁發明北曲宜用入韻，其說甚辨，蓋爲初學而言，若久於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皆宜

矣。然稍不經心，亦不無聱牙結舌之弊。試以西廂、琵琶兩記較之：作西廂者，工於北曲，則入韻是其所長，如關齋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著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作』字，何等雅馴，何等自然！琵琶工於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

續詞餘叢話 卷二

原文續

朱子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作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余謂：按曲者照譜塡詞，不敢意爲增損，以詩就樂是也；興之所至，犯一曲、兩曲，至十餘曲而成一曲者，以樂就詩是也。

塡詞一道，雖爲大方家所竊笑，殊不知此中自有樂也，惟好事者始能得之。大凡功名富貴中人，大而致君澤民，小而趨炎附勢，惟日不足，何暇作此不急之需？必也漂泊江湖、沉淪泉石之輩，稍負才學而又不遇於時，既苦宋學之拘，又覺漢學之鑿，始於詩、古文辭之外，別成此一派文章，非但鬱爲之舒，慍爲之解，而且風霆在手，造化隨心——我欲作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

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卽爲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卽諧西子、王嬙之佳偶；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卽在筆牀硯匣之旁；我欲盡忠、致孝，則君治、親年，可駕堯、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醞藉；倘或略施縱送，稍欠和平，便犯佻達之嫌，失風人之旨矣。塡詞者用意、用筆，則惟恐其蓄而不宣，言之不盡。代何等人說話，卽代何等人居心。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卽遇立心邪僻者，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僻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敍事，吳道子之寫生，斯道得矣。東坡以行文爲樂事。夫文之樂，吾則不知；雕蟲小技之樂，未有過於塡詞家矣。

塡詞誠足樂矣，而其搜索枯腸，撚斷吟髭，其苦其萬倍於詩文者。曲詞一道，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長者短一句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可。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當平者用仄則不諧，當陰者換陽則不協。儘有新奇之句，因一字不合，便當毅然去之；非無揑湊之詞，爲格律所拘，亦必隱忍留之。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淸楚，又與聲韻乖張。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已是萬幸之事，尙能計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能於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火上，仙叟奕於橘中，始爲盤根鑿節之才，八面玲瓏之筆，壽名千古，夫

復何慚。

咸豐辛亥，周春臺師與同學陳某講詩經蒹葭章，反覆譬喻。猶不得解，時余與韓申甫在階下納涼，戲謂申甫曰：『此卽西廂記所謂「隔花人遠天涯近」也。』師聞之，拍案稱賞。

笠翁十種曲，意在通俗，失之鄙俚，然其中亦有俊語也。奈何天下場詩云：『奈何人不得，且去奈何天。』又云：『饒他百計奈何天，究竟奈何天不得。』語妙乃爾。至風箏誤逼婚尾聲云：『怕你不做臥看牽牛的織女星。』本是成句，略改句讀，用意各別，尤爲巧不可階。

余前從秋雨菴隨筆見趙秋舲詠月小令江兒水，賞其清雋，已錄入前集。後見吳幼樵所撰塵夢醒談，備錄其曲，始知乃套曲中之一折也。全套皆佳，梁應來僅采此數語，猶不免斷鳧截鶴也。茲備錄於左：忒忒令熱紅塵無人解愁，冷黃昏有儂生受。園空月亮，照心兒剔透。把一個悶葫蘆恨連環，呆思想問誰知道否？沉醉東風悶嫦娥靑天上頭，憾書生下方搔首。雲影淨，露華流，中庭似畫。鬧蟲聲新涼時候。星河一周，光陰不留。銀橋、碧漢，又人間盡秋。園林好想誰家珠簾玉鉤？問何人香衾錦裯？任年少虛空孤負。無賴月，是揚州；無賴客，是杭州。嘉慶子九迴腸生小多軟就，把萬種酸情徹底兜，空向西風談舊。寒杜若，採扶留。悲薄命，怨靈修。尹令廿年前胡牀抓手，十年前書齋回首，五年前華堂笑口。一樣銀河，今日無情做淚流。品令浮生自思多，恨事難酬。花天酒地，還說甚風流？參辰卯酉，做了天星宿。江湖蓆帽，三載阻風中酒。只落得下九、初三，月子

彎彎照女、牛。〔豆葉黃〕清高玉宇，冷淡瓊樓。再休提霧鬢雲鬟，再休提霧鬢雲鬟，那裏是烏紗紅袖？生涯疎，放天涯浪游。博得個花朝月夕，博得個花朝月夕，消受了夢魔、情魔，酒囚、詩囚。〔月上海棠〕歸去休，一齊放下誰能彀？算山河現影，石火波漚。哭青天淚眼三秋，懺青春心魂一縷。蒲團叩，廣寒宮何處回頭？〔玉交枝〕癡頑生就，闖名場名勾利勾。瑤臺一陣罡風陡，吹落下魂靈滴溜。寒簧仍在月宮留，吳剛不合凡塵走。一年年新秋、暮秋，一年年新愁、舊愁。〔玉胞肚〕飛螢似豆，撲西風羅衫亂兜。看玉階景物淒涼，話碧霄兒女綢繆。我吹笙恰倚紅樓，只怕仙山不是緱。〔三月海棠〕銀匣初開眞難得，團圓又問何年，怎樣寶鏡飛丟？他愁兔兒搗碎此生臼，蟾兒跳出清虛走。紅橋侶，鶴馭儔，有箇人無賴把紫雲偷。〔江兒水〕自古歡須盡，從來滿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鬥，十三窺你粧兒就，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川撥棹〕年華壽。但相逢，盃在手。要今朝檀板金甌，要明朝檀板金甌，莽思量情魂怎收？悵良宵，漏幾籌？剔銀釭，夢裏求。〔尾聲〕夢中萬一鈞天奏，舞霓裳仙風雙袖，我便跨上青鸞笑不休。　此外又有葬花、寫恨兩商調，皆極工緻。因備錄之。葬花云：〔梧桐樹〕堆成粉黛塋，掘破胭脂井。撿塊青山，放下桃花櫬。名香爇至誠，薄酒先端整。兜起羅衫一角泥乾淨，這收場也算是羣芳幸。〔東甌令〕更紅兒誄，碧玉銘，巧製泥金直綴旌。美人題着名和姓，描一幅離魂影，再旁邊築一個小愁城，設座落花靈。〔大聖樂〕我短鋤兒學荷劉伶，是淸狂，非薄倖。今生不合做司香令。黃土畔，叫卿卿。單只爲心腸不許隨儇硬，因此

上風雨無端替你疼。一場夢醒，向衆香國裏，槃涅斯稱。解三醒收拾起風流行徑，收拾起慧眼聰明，收拾起水邊照你娉娉影，收拾起鏡裏空形，收拾起通身旖旎千般性，收拾起澈膽溫和一片情。荒墳冷，只怕你枝頭子滿，誰奠清明？前腔撇下了燕鶯孤另，撇下了蝴蝶伶仃，撇下了青衫紅淚人兒病，撇下了酒帳燈屏，撇下了踏香馬踏黃金鐙，撇下了指冷鸞吹白玉笙。難呼應，就是那杜鵑哭煞，你也無靈。尾聲向荒阡，澆杯茗，替你打個圓場證果成。叮囑你地下輪迴莫依然薄命。

寫愁云：懶畫眉生來從不會魂消，怎被莽情絲縛牢？天公待我忒蹊蹺！做就愁圈套，把瘦骨稜稜活打熬。步步嬌合是聰明該煩惱。恨海憑空造，把風流一擔挑。八字兒安排，合爲情顛倒。我何處問根苗？只的事命宮磨蝎無人曉。山坡羊冷冰冰性將人抝，好端端自將愁討。一年年越樣癡魔，一天天寫個風顛照。神暗銷，相思禁幾遭？我當初早是，早是魂靈掉，不肯勾消一場惱懊。無聊，溼衙香何處燒？空勞，醉筆箕何處調？江兒水白晝簾雙押，黃昏燭一條。把紙牌兒打箇鴛鴦筶，筆尖兒寫幅鴛鴦稿，夢魂兒打箇鴛鴦鳥。不許蜂囉蝶唣，怎底宵來，偏是南柯潦草？玉交枝沒頭沒腦，這章書糢糊亂嶍。愁城築得似天高，打不進轟天情礮。心酸好似醋梅澆，眼幸卻被虀薑搗。要丟開心兒越撩，不丟開心兒越焦。園林好恨知音他偏寂寥，恨閒人他偏絮叨。只算些兒胡鬧。波底月，鏡中潮；潮莫信，月難撈。僥僥令成團飛絮攪，作陣落花飄。我宛轉車輪腸寸絞，好比九曲三灣从路抄。尾聲閒愁怎樣難離掉，除非做一個連環結子縧，向那沒情河丟下了。

琵琶記自毛聲山批點，推為『七才子』，名重詞壇。凡從事倚聲者，幾奉為不祧之祖。以余觀之，元人中如此文章，尙非無上上品。臧晉叔元人百種之刻，大率雜劇，多塡北曲，例止四折，獨此乃院本，衍成四十齣，耳目一新，故不覺揄揚過當。無論其詞之工拙也，卽排場關目，亦多疏漏荒唐，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於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果能全節與否，誰能證之？此外如五娘之剪髮，靑蔥一握，所值幾何，而欲售去以營祭葬？不能寫其孝，徒以狀其愚。張太公，疏財仗義者也，受人之託，必能終人之事，焉有坐視不顧，致其剪髮者？卽或孝婦迫切為之，亦當回護張太公，使之自留餘地。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太公。且云：『婆婆沒了，虧太公周濟。于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似此，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為之，並非求張公不允，時勢迫之使然，何以曲中又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為入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也？觀此二語，似有怨懟太公之意。然猶可諉為背後私言也。迨其哭倒在地，太公見之，許送錢米相助，以情理而論，必當感激不遑，何以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沒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翁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葬翁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太公於何地？且太公之相助，尙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幾乎將太公一片熱腸，付之冰冷。此等詞曲，若近人為之，必羣相譏諷也。

李笠翁嘗謂：『琵琶記罅漏太多，姑舉一事概之。趙五娘于歸兩月，卽別蔡邕，算至別墓、尋夫

之日，不及數年，猶少婦也，身背琵琶，獨行千里，縱能守身似玉，能免旁人疑議乎？張太公重諾輕財，亦賢者也，豈不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竟任少婦冒不韙之名，犯瓜李之戒？揆諸情理，俱不相宜。若欲保全其聲名，惟有遣人伴送同行，最爲周妥；但劈空添出一人，頗費筆墨。剪髮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頃就著小二送來。」是小二郎太公之僕也，何不遣之伴送入京，並非節外生枝，毫無痕迹？』余向以笠翁此論最爲得體。後見笠翁改正此齣，其詞筆直欲突過東嘉。茲將原本、改本並科白備錄於左，知音者芳心自同，當不謂笠翁妄論古人，余亦謬爲附和也。

高東嘉原本

〔胡搗練〕〔旦上〕辭別去，到荒圻，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眞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奴家昨日獨自在山中築墳，睡夢間見一神人，自稱當山土地，帶領陰兵與我來助力，又囑付我改換衣粧往京都尋取丈夫。待覺來時，果然墳臺已成。這分明是神通扶持。今二親俱已安葬，我只得依著神人言語，改換衣粧，扮作道姑，將琵琶做行頭，彈幾箇行孝的曲兒，沿途抄化將去。只是一件，我幾年間和公婆廝守，他今雖死，我如何便捨得拋撇了他遠出！自幼略曉丹青，于今不免想像公婆眞容，畫成一軸，攜之而行，也似相侍親傍的一般。逢時遇節，展開與他燒些香紙，奠些酒飯，也是我一點孝心。我不免就此描畫眞容則個。〔描畫介〕

〔三仙橋〕自從公婆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

描先淚流。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飢證候，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睁睁兩眸。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畫他龐兒帶厚，他可又饑荒消瘦。我待畫他龐兒舒展，他自來長面皺。若畫出來眞是醜。那更我心憂，也做不出他歡容笑口。我非不會畫那好的，但我從嫁來他家，只見他兩月稍優游，其餘的都是愁。那兩月優游，我又忘了。這幾年間，我只記得他的形衰貌朽。這眞容呵！便做他孩兒收，也認不得是當初父母。休休，縱認不得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來的姑舅。

公婆眞容旣已畫成，不免就墓前燒香奠酒，拜別則箇。〔拜介〕

〔前腔〕公婆呵！非是奴要尋夫遠游，只怕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苦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保佑我出外州。天那！墳塋且沒人看守，如何來相保佑？只怕奴去後有誰來奠酒？縱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爹娘，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

辭墓已畢，且攜了眞容，辭張太公去。呀，張太公恰好來也！〔末扮張太公上〕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旦見末介〕太公，奴家適已拜辭了墳塋，正要到府上來告別。〔末〕呀，五娘子！你眞箇要去？你待幾時起身？〔旦〕只今日就行了。〔末〕你背的是甚麽畫？〔旦〕是奴的公婆眞容，待將路上去化些盤纏，早晚與他燒香化紙。〔末〕是誰畫的？〔旦〕是奴家自已將就畫的。〔末〕五娘子！你孝心所感，畫來一定逼眞。借我看一看。〔看畫介〕畫得像！畫得像！〔作悲介〕老員外！老安人！〔鷓鴣天〕死別多應夢裏逢，漫勞孝婦寫遺蹤？

可憐不得圖家慶，孤負丹青泣畫工。衣破損，鬢篷鬆，千愁萬恨在眉峯。只怕蔡郎不識年來面，趙女空描別後容。五娘子！你既欲遠行，待我將幾貫錢鈔，送你少資路費。〔旦〕多謝太公！奴家還有不識進退之求：奴家去後，公婆墳墓，無人看管，望太公看這兩個老的在日之面，早晚與他照顧則個！〔末〕這個當得。〔旦〕如此多謝不盡！

〔憶多嬌〕他魂渺漠，我沒倚托。程途萬里，要我懷夜壑。此去孤墳，望公公看着！〔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前腔〕〔末〕我承委託，當領諾。這孤墳我自看守，決不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鬥黑麻〕〔旦〕深謝公公便相允諾！從來的深恩，怎敢忘卻。〔末〕只怕你途路遠，體怯弱，病染孤身，力衰倦脚。〔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太公，奴家拜別了。〔末〕五娘子，且慢着，老夫還有一言相囑：當初蔡郎去時，原說若有寸進，即便回來；於今年荒、親死，一去不歸，你知他心腹事如何？況且你和他相別時節，青春正媚；於今遭這饑荒貧苦，貌怯身單，他若富貴，只怕不認得你了。你到京中，須要小心探聽，休要托大！

〔前腔〕〔末〕五娘子！伊夫婿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一貴一貧，怕他將錯就錯。〔旦〕多謝指教，不敢有忘！只得告別去了。〔拜別介〕〔合〕孤孀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旦〕爲尋夫壻別孤墳，〔末〕只怕伊夫不認眞。
〔合〕惟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成塵。

李笠翁改本

〔胡搗練〕〔旦〕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眞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家昨日在山上築墳，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夢見當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咐，着奴家改換衣裝，往京尋取夫壻。及至醒來，那墳臺果然築就。可見眞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依了夢中之言，改換作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淒涼北調，到途路之間，逢人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與公婆廝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眞個是舉目淒然。喜得奴家略曉丹青，只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在肩上行走，只當還與二親相傍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我想像起來！

〔三仙橋〕自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又畫介〕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畫完了。待我細看一看。〔看

介〕呀！像倒極像，只是畫得太苦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婦故意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去便了！〔掛介〕噯！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爲往京尋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說完了心事，然後趕到陰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尋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別墳塋，然後去別張太公纔是；只爲要託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別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與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來此已是，太公在家麼？

〔丑上〕收拾草鞋行遠路，安排包裹送嬌娘。呀！五娘子來了，老員外有請。〔末上〕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頭，西出陽關無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過來送你，你卻來了。〔旦〕因有遠行，特來拜別。太公請端坐，受奴家幾拜。〔末〕來到就是了，不勞拜罷。〔旦拜，末同拜介〕〔旦〕高厚恩難報，臨歧淚滿巾。〔末〕從今無別事，拭目待歸人。〔末起，旦不起介〕〔末〕五娘子請起！呀！五娘子你爲何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旦〕奴家有兩件大事奉求，要太公親口許下，方敢起來。〔末〕孝婦所求，一定是綱常倫理之事。老夫一力擔當，快些請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過來，與五娘子坐了講話。〔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纔

說的是那兩件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後，公婆的墳塋沒人照管，求太公不時看顧；每逢節令，代燒一陌紙錢。〔末〕這是我分內之事，自然照管，何須你囑咐。第二件呢？〔旦〕第二件，因奴家是個少年女子，遠出尋夫，沒人作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發婆心，把小二借與奴家作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還。這一件事關係奴家的名節，斷求慨允。〔末〕五娘子，這件事情，比照管墳塋還大。莫說待你拜求，方纔肯許，不是個仗義之人；就是聽你講到此處，方纔思念起來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個張廣才了！我昨日思想：不但你隻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與你丈夫相見，他問你在途路之中如何歇宿，你把甚麽言語答應他？萬一男子漢的心腸多疑少信，將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跡二字與你講論起來，如何了得！這也還是小事。他三載不歸，未必不在京中別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見前妻走到，還要無中生有，別尋說話，離間你的夫妻，何況是遠遠尋夫，沒人作伴？若把幾句惡言加你，豈不是有口難分？還有一說：你丈夫臨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託於我，我若容你獨自尋夫，有礙他終身名節，日後把甚麽顏面見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難與你公婆相會！這個主意，我先定下多時了。已曾分付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勞分付，放心前去便了！〔旦起拜介〕這等，多謝公公！奴家告別了。〔末〕且慢些，再請坐下。我且問你：你既要尋夫，那路上的盤費，已曾備下了麽？〔旦〕並不曾有。〔末〕既然沒有，如何去得？〔旦指背上琵琶介〕這就是奴家的盤費。不瞞公公說，已曾編下一套凄涼北調，譜入絲絃，一路彈唱而行，討些錢米度日。〔丑〕這等說來，竟是叫化了。這樣生意，我做不慣。不要總承，快尋別個去罷！〔末〕我自有主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髮葬親，往街坊貨賣，倒不曾問得你賣了幾貫錢財，

可勾用麽？〔旦〕並無人買，全虧太公周濟。〔末〕卻又來！頭髮可以作髢，尚且賣不出錢財，何況是空空彈唱？萬一沒人與錢，你還是去的好？轉來的好？流落在他鄉，不來不去的好？那些長途資斧，我也曾與你備下，不勞費心。也罷，你既費精神編成一套詞曲，不可不使老朽聞之。你就唱來，待我與你發個利市。〔旦〕這等，待奴家獻醜。若有不到之處，求太公改正一二。〔末〕你且唱來！〔旦理絃彈唱，末不住掩淚，丑不住哭介〕

〔北越調鬥鵪鶉〕靜理冰絃，凝神息喘，待訴衷腸將眉略展。怕的是聽者愁聽，聞者去遠。雖不比杞梁妻善哭夫，也去那哭倒長城的孟姜不遠。

〔紫花兒序〕俺不是好雲遊閒離閨閫，也不是背人偷強抱琵琶，都則爲遠尋夫苦歷山川。說甚麼金蓮窄小，道路迍邅，鞋穿，便做到骨葬溝渠首向天，保得個面無慚腆。好追隨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無寃。

〔天淨沙〕當初始配良緣，備饔飧尚有餘錢。只爲兒夫去遠，遭荒罹變，爲妻虜禍及椿萱。

〔金蕉葉〕他望賑濟心穿眼穿，俺遭搶奪糧懸命懸。若不是遇高隣分糧助饘，怎能勾慰親心將灰復燃？

〔小桃紅〕可憐他遊絲一縷命空牽，要續愁無線。俺也曾自嚥糟糠備親膳，要救餘年，又誰料攣韓臥轍翻成勸？因來竈邊，竊奴私嚥，一聲兒哭倒便歸泉。

〔調笑令〕可憐，葬無錢！虧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兩次天。他助喪非強由情願。實指望吉回凶轉，因

災致祥無他變，又誰知後運同前！

〔禿廝兒〕俺雖是厚面皮無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鄰嚮產輸田？只得把香雲剪下自賣錢，到街坊哭聲喧，誰憐？

〔聖藥王〕俺待要圖卸肩，赴九泉，怎忍得親骸朽露飽飛鳶？欲待把命苟延，較後先，算來無幸可徼天，哭倒在街前。

〔麻郎兒〕感義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復加天。則爲這好仗義的高鄰忒煞賢，越顯得受恩的淺深無辨。

〔么篇〕徒跣，把羅裙自撚，裹黃泥去築墳圈。感山靈神通晝顯，又指去路，勸人赴遠。

〔絡絲娘〕因此上顧不的鞋弓襪淺，講不起拋頭露面。手撥琵琶，原非自遣，要訴出衷腸一片。

〔東原樂〕暫把喪衣覆，喬將道服穿。爲缺資財，致使得身容變。休怪俺孝婦啼痕學杜鵑，只爲多愁怨，漬染得縗麻如茜。

〔拙魯速〕可憐俺日不停，夜不眠，饑不飡，冷不燃。當日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開藕瓣金蓮；到如今藕絲花片，落在誰邊？自對菱花，錯認椿萱，止爲憂煎。纔信道家寬出少年。

〔尾〕千愁萬緒提難偏，只好縮縧中一線。聽不出眼淚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請將鈔袋兒展。

〔末〕做也做得好，彈也彈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稱三絕！〔出銀介〕這一封銀子，就當潤喉、潤筆之資，你請收

下。〔旦謝介〕〔末〕小二過來！他方纔彈唱的時節，我便爲他聲音淒楚，情節可憐，故此掉淚。你知道些甚麼，也號號咷咷哭個不了？〔丑〕不知甚麼原故，聽到其間，就不知不覺哭將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這等，我且問你：方纔送他的銀子，萬一途中不勾，依舊要叫化起來，你還是情願？不情願？〔丑〕情願！情願！〔末〕爲什麼以前不情願，如今忽然情願起來？〔丑想介〕正是，爲甚麼原故忽然改變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好，這叫做『孝心所感，鐵人流淚；高僧說法，頑石點頭』。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從今日効驗起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問你：你公婆的墳塋，曾去拜別了麼？〔旦〕還不曾去。要屈太公同行，好對着公婆當面拜託。〔末〕一發見得到。就請同行。叫小二與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說琵琶，就是要帶馬桶，我也情願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還有幾句藥石之言，要分付你。和你一面行走，一面講罷。〔旦〕既有法言，便求賜敎！〔行介〕

〔鬥黑蟖〕〔末〕伊夫壻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貴一貧，怕他將錯就錯。〔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末〕已到墳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這個孝順媳婦，待你二人，可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無一事不全的了！如今遠出尋夫，特來拜別，將墳墓交託于我。從今以後，我就當你媳婦，逢時化紙，遇節燒錢，你不消慮得。只要保佑他一路平安，早與丈夫相會。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兩口與我張廣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只剩得我一個在此，萬一不能勾見他，這孝婦一片苦心，誰人替他表白？趁我張廣才未死，速速保佑他回來。待我見他一面，把你媳婦的好處，細細對他講一徧，我張廣才這個老頭兒就死也瞑目了！噯！

我那老友呵！〔旦〕我那公婆呵！〔同放聲大哭，丑亦哭介〕〔末〕五娘子！

〔憶多嬌〕我承委託，當領諾。這孤墳我自看守，決不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旦〕公婆！你媳婦如今去了。太公，奴家去了。〔末〕五娘子，你途間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子，不要叫他費心。〔丑〕曉得！

〔旦〕爲尋夫壻別孤墳，〔末〕只怕兒夫不認眞。

〔合〕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旦掩淚，同丑先下。末目送作咽哽不能出聲介〕噯！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這等一個孝順媳婦！可憐！可憐！〔掩淚下〕

續詞餘叢話　卷三

原事續

同邑黃幼吾選拔（其恕）負雋才，酷嗜詩詞。嘗從事倚聲，頗受綺語之累。譜坤靈扇傳奇：晉陵周生，讀書慧蓮尼菴，苦慕韻香女冠才色，不得通繾綣。月老降神，授以坤靈扇。障面而往，人不之見，遂與韻尼成伉儷。詞筆雖不脫西廂窠臼，然綺思致語，寔足蕩心志而啓情悰。余嘗舉蔣藏園『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之句箴之，幼吾謂：『茲生此詩，爲太史言也。吾輩吟風弄月，正在青年，何必守頭巾誡而自苦耶！』余亦無以難也。坤靈之名，同人不知所出。按清異錄：『朱起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豔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奈館院各別，無由會合，起念之不置。一日，至郊外，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値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宜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

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偸期，仙凡交會，華戎配合，率由一道焉。我今爲子祝之。」臨去，篋中取一竹扇授起曰：「是名『坤靈扇』。凡訪寵寵，以扇自蔽其面，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寵疫病而死。靑巾蓋仙也。』幼吾以坤靈扇名籍，蓋取此。至韻尼，寓言，乃合瑤光寺、秋江記而一之，非盡無據也。

古今塡詞家，動謂美人、才子。所謂美者，姿色在其次，第一則在風致也。風致，非姿色可比，可意會不可言傳。雖以實甫之才，僅能寫雙文之姿，不能寫雙文之致。觀其『娟娟婷婷』，差有致矣，又加以『齊齊整整』。夫以齊整贊美人，不過虎邱山泥美人耳，尙何致之有！余謂善寫美人之致者，惟長生殿耳。驚變一齣，醉楊妃以酒，以觀其致，明皇眞是風流欲絕。至曲之一語一呼，聲情宛轉，宛然一幅『醉楊妃畫圖』也。北門鵪鶉暢好是喜孜孜駐馬聽歌〔六〕，喜孜孜駐馬聽歌〔七〕，笑吟吟傳杯送盞。不須他絮煩煩射覆藏鉤，鬧紛紛彈絲弄板。我這裏無語持觴仔細看，早只見花一朵上腮間。一會價歡咍咍柳嚲花欹，軟咍咍柳嚲花欹，困騰騰鶯嬌燕嬾。南撲燈蛾態懨懨輕雲軟四肢，影濛濛空花亂雙眼，嬌怯怯柳腰扶難起，困沉沉強擡嬌腕，軟設設金蓮倒褪，亂鬆鬆香肩嚲雲鬟，美甘甘思尋鳳枕，步遲遲倩宮娥攙入繡幃間。此二折〔八〕將醉中風致曲曲寫來，雖仇十洲妙筆，不能得其髣髴也。

紫桃軒雜綴：『古歌變爲胡曲，既已絕響，而舞尤失傳。今優人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皆其

遺意。余在中州，與士大夫燕會，見有戴高竿、舞翠盤、獅子、生兒、沐猴、戲狗之技，想古之善舞柘枝、鸜鵒〔九〕，亦不踰是。又見一女童貼地蛇行，驚躍數四，備極疾徐之妙，與金鼓相應。久之，忽於尻間出一頭，以兩足代手拱揖，反覆旋轉，首尾渾不可辨。花蕊夫人宮詞有「兩頭娘子拜夫人」之句，初不可曉，亦豈謂此等，若舞態中「太平天子字當中」者耶？』

湘中歲首有所謂『燈戲』者，初出兩伶，各執骨牌燈二面，對立而舞，各盡其態。以次遞增，至十六人，牌亦增至三十二面。迨齊上時，始攏成字，如『天子萬年』、『太平天下』之類。每攏成一字，則唱時令小曲一折。誠美觀也。

長生殿有舞盤一齣，場上預設翠盤，貴妃立盤中而舞，鄭觀音、謝阿蠻各執霓旌、孔雀扇掩映其間，明皇親御羯鼓。羽衣第二疊一折，形容舞態，盡致極妍。備錄於左：畫眉序羅綺合花光，一朵紅雲自空漾。皂羅袍看霓旌四繞，亂落天香。醉太平安詳，徐開扇影露明粧。白練序渾一似天仙，月中飛降。輕颺，彩袖張，向翡翠盤中顯技長。應時明近飄然來又往，宛迎風菡萏，雙赤子翩翩葉上。舉袂向空如欲去，乍迴身側度無方。畫眉序盤旋跌宕，花枝招颭柳枝揚，鳳影高鶱鸞影翔。掏芝麻體態嬌難狀。天風吹起，環珮空中響。小桃紅冰弦玉柱聲嘹亮，鸞笙象管音飄蕩。花藥欄恰合著羯鼓低昂，按新腔，度新腔。怕春歸裊衣裙齊作留仙想。古輪臺舞住歛霞裳，重低顙，山呼萬歲拜君王。

堅瓠集：『海鹽有優童金鳳，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金既色衰，

食貧里居。比東樓敗，王鳳洲鳴鳳記行，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以其熟習，舉動酷肖，復名噪一時。向日之恩情，置勿問也。』

笑林：『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閫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予問回曰：「汝改乎？」回曰：「回也不改。」因問：「汝何獨改？」予曰：「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但鑽之彌堅耳。」予曰：「汝鑽差矣！何不鑽彌遠？」』又：『萬歷丙午，蔣檢討、蕭給事主浙試。一董姓者以買題中式，士論譁然。撤棘後，例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荊釵記，至承局寄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局曰：「貢有異物。」成曰：「何物？」局曰：「一猪。」成曰：「猪有何奇？」局曰：「絕大。」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曰：「不止。」「象大乎？」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於此矣。」局曰：「大不可言。且姑言其猪頭、猪腸、猪蹄，你道價易若干？」成曰：「多少？」局曰：「只頭腸蹄，亦買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局曰：「一收古董人家。」主試聞之，頰赤汗下而罷。』

漢陽志：『仙爹〔10〕，姓氏不可考，順治初，僑局漢口由義坊，言未來事多奇中。忽一日，言：「此處當火！」急持杯水，周行十餘家。數日後，果火。前後灰燼，獨所行者無恙。孝廉解乾濬子以痘殤，葬尼菴側。尋復活，里人陳姓收養之。孝廉不知也，每以無子爲憂。仙翁常慰之，曰：「汝

子已長成矣。」初以爲誕。康熙己酉，乾濬遇小兒於道，疑其貌類己子，物色根究得其詳，遂聞於官，判歸乾濬。時人作絳紅袍傳奇紀其事，於是仙翁之名益著。』云云。光緒丙子，余需次武昌，忽於舊書肆得是書。急購歸讀之，乃彈詞也，鄙俚可笑，不知撰志者何竟以彈詞作傳奇耶。

雲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墳，雖碑誌無考，而草間石獸猶存。故老相傳：妃卽圓圓——吳梅村所作爲圓圓曲者也。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沉，暮煙籠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瑱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閽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東廂。爲設食擁酒，簋貳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頃，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裳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卽邢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隴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爲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竺落宮。』鄭問『竺落』之義，曰：『竺落皇笳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幷吟一詩，曰：『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惟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闇淡，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諸箕筆。東海劉古石傳會作商山鸞影

傳奇，彌失其眞。蘇人蔣敬臣爲予言如此，因紀其大略。至其詩，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錄也。竺落皇笳天，據道家書爲十八色界天之一云，語詳俞蔭甫先生隨筆。

隨筆又有二則：『秦娘者，維揚勾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名——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爲媒者所誑，遂入靑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愒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美貌，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愼無死。吾已爲汝擇佳壻，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婣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慍意。須臾酒食進，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涔涔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己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

「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苟遺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荊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燕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韈、履，詐爲客狀，啓戶逕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強，令人憤氣塡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拂衣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蛻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覩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卒。蔣留蜀不得歸，値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爲司筆扎之事；居久之，凡機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通，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川、楚平，敘功以知縣銓

還，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掛，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座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爲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作爲秦晉配傳奇。

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壻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弟泊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橈不去。一日，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菴，告以故，許以重賂，尼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毋戚戚，吾爲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爲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爲之譜意外緣傳奇。』以上三種，余皆未之見也，容訪之。

〔註〕原書各卷前題『長沙　楊恩壽　朋海』。

續詞餘叢話校勘記

本編所重印的續詞餘叢話，是用坦園叢書本作底本。原刻有幾處訛誤，顯然的逕改加註；疑誤的加註說明。

〔一〕『嘯餘譜』，原作『繡餘譜』。

〔二〕『並不列名』，似應作『並不別名』。

〔三〕『商』，原作『高』。

〔四〕『軜』，原作『䮑』。

〔五〕『濁水音大』，原作『濁水多大』。

〔六〕〔七〕『駐馬聽歌』，應作『駐拍停歌』。

〔八〕『二折』，似應作『二曲』。

〔九〕『鸜鵒』，似應作『鸜鴝』。

〔一〇〕『仙爹』，似應作『仙翁』。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九

定價 一元二角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二十萬七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十又二分之一印張


贈书

統一書號：10069·452
定　價：1.20 元